

列传第一百七十一

孟珙 杜杲 子庶 王登 杨揆 张惟孝 陈咸

孟珙，字璞玉，随州枣阳人。四世祖安，尝从岳飞军中有功。嘉定十年，金人犯襄阳，驻团山，父宗政时为赵方将，以兵御之。珙料其必窥樊城，献策宗政由罗家渡济河，宗政然之。越翼日，诸军临渡布阵，金人果至，半渡伏发，歼其半。宗政被檄援枣阳，临阵尝父子相失，珙望敌骑中有素袍白马者，曰：“吾父也。”急麾骑军突阵，遂脱宗政。以功补进勇副尉。

十二年，完颜讹可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，环集城下，珙登城射之，将士惊服。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，破砦十有八，斩首千余级，大俘军器以归，金人遁，以功升下班祗应。

十四年，入谒制置使赵方，一见奇之，辟光化尉，转进武校尉。十六年，以功特授承信郎。丁父忧，制置使起复之，珙辞，讫葬趣就职，又辞，转成忠郎。理宗即位，特授忠翊郎，寻差峡州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，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骑军马，又辟京西第五副将，权管神劲左右军统制。

初，宗政招唐、邓、蔡壮士二万余人，号“忠顺军”，命江海总之，众不安，制置司以珙代海，珙分其军为三，众乃帖然。绍定元年，珙白制置司创平堰于枣阳，自城至军西十八里，由八叠河经渐水侧，水跨九阜，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，溉田十万顷，立十庄三籍，使军民分屯，是年收十五万石。又命忠顺

军家自畜马，官给刍粟，马益蕃息。二年，升京西第五正将、枣阳军总辖，本军屯驻忠顺三军。明年，差京西兵马都监。丁母忧。又明年，起复京西兵马钤辖、枣阳军驻札，仍总三军。

六年，大元将那颜倓盍追金主完颜守绪，逼蔡，檄珙戍鄂，讨金唐、邓行省武仙。仙时与武天锡及邓守移刺瑗相犄角，为金尽力，欲迎守绪入蜀，犯光化，锋剽甚。天锡者，邓之农夫，乘乱聚众二十万为边患。珙逼其垒，一鼓拔之，壮士张子良斩天锡首以献。是役获首五千级，俘其将士四百余人，户十二万二十有奇，乃授江陵府副都统制，赐金带。

制置司檄珙问边事，珙曰：“金人若向吕堰，则八千人不为少，然须木查、腾云、吕堰等砦受节制乃可济。”已而刘全、雷去危两部与金人战于夏家桥，小捷。有顷，金人犯吕堰，珙喜曰：“吾计得矣。”亟命诸军追击吕堰，进逼大河，退逼山险，砦军四合，金人弃辎重走，获甲士五十有二，斩首三千，马牛橐驼以万计，归其民三万二千有奇。瑗遣其部曲马天章奉书请降，得县五，镇二十二，官吏一百九十三，马军千五百，步军万四千，户三万五千三百，口十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三。珙入城，瑗伏阶下请死，珙为之易衣冠，以宾礼见。

初，仙屯顺阳，为宋军所挠，退屯马蹬。金顺阳令李英以县降，申州安抚张林以州降，珙言：“归附之人，宜因其乡土而使之耕，因其人民而立之长，少壮籍为军，俾自耕自守，才能者分以土地，任以职使，各招其徒以杀其势”制置司是之。七月己酉，仙爱将刘仪领壮士二百降，珙问仙虚实，仪陈：“仙所据九砦，其大砦石穴山，以马蹬、沙窝、岵山三砦蔽其前；三砦不破，石穴未易图也。若先破离金砦，则王子山砦亦破，岵山、沙窝孤立，三帅成禽矣。”珙翼日遣兵向离金，庐秀执黑旗帅众入砦，金人不疑为宋军，乃分据巷道，大呼纵火，掩

杀几尽。是夜，壮士杨青等捣王子山砦，护帐军酣寝，王建入帐中，斩金将首囊佩之，平明视之，金小元帅也。

丙辰，出师马蹬，遣樊文彬攻其前门，成明等邀截西路，一军围讷石烈，一军围小总帅砦，火烛天，杀僂山积，余逸去者复为成明伏军所得，壮士老少万二千三百来归。师还，至沙窝西，与金人遇，大捷。是日，三战三克。未几，丁顺等又破默候里砦。珙召仪曰：“此砦既破，板桥、石穴必震，汝能为我招之乎？”仪曰：“晋德与花腿王显、金镇抚安威故旧，招之必来。”乃遣德行，仪又请选妇人三百伪逃归，怀招军榜以向，珙从之。威见德，叙情好甚欢，介德往见显，显即以书乞降。德复请珙遣刘仪候之。显军约五千，犹未解甲，珙令作栲栳阵；入阵，周视良久，乃去，如素所抚循；飧以牛酒，皆醉饱歌舞。珙料武仙将上岵山绝顶窥伺，令樊文彬诘旦夺岵山，驻军其下，前当设伏，后遮归路。已而仙众果登山，及半，文彬麾旗，伏兵四起，仙众失措，枕藉崖谷，山为之赭，杀其将兀沙惹，擒七百三十人，弃铠甲如山。薄暮，珙进军至小水河，仪还，具言仙不欲降，谋往商州依险以守，然老稚不愿北去，珙曰：“进兵不可缓。”夜漏十刻，召文彬等受方略，明日攻石穴九砦。丙辰，蓐食启行，晨至石穴。时积雨未霁，文彬患之，珙曰：“此雪夜擒吴元济之时也。”策马直至石穴，分兵进攻，而以文彬往来给事。自寅至巳力战，九砦一时俱破，武仙走，追及于鲇鱼砦，仙望见，易服而遁。复战于银葫芦山，军又败，仙与五六骑奔。追之，隐不见，降其众七万人，获甲兵无算。还军襄阳，转修武郎、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。

大元兵遣宣抚王楫约共攻蔡，制置使谋于珙，珙请以二万人行，因命珙尽护诸将。金兵二万骑繇真阳横山南来，珙鼓行而前，金人战败，却走，追至高黄陂，斩首千二百级。

侂盦遣兔花忒、没荷过出、阿悉三人来迓，珙与射猎，割鲜而饮，驰入其帐。侂盦喜，约为兄弟，酌马湏饮之。金兵万人自东门出战，珙遮其归路，掩入汝河，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。得蔡降人，言城中饥，珙曰：“已窘矣，当尽死而守，以防突围。”珙与侂盦约，南北军毋相犯。决堰水，布虎落。侂盦遣万户张柔帅精兵五千人入城，金人钩二卒以往，柔中流矢如猬，珙麾先锋救之，挟柔以出。拨发官宋荣不肃，将斩之，众下马罗拜以请，犹杖之。黎明，珙进逼石桥，钩致生俘郭山，战少却。金人突至，珙跃马入阵，斩山以徇，军气复张，殊死战，进逼柴潭立栅，俘金人百有二，斩首三百余级。翼日，命诸将夺柴潭楼。金人争楼，诸军鱼贯而上。金人又饰美妇人以相盦，麾下张禧等杀之，遂拔柴潭楼，俘其将士五百三十有七人。蔡人恃潭为固，外即汝河，潭高于河五六丈，城上金字号楼伏巨弩，相传下有龙，人不敢近，将士疑畏。珙召麾下饮，再行，曰：“柴潭非天造地设，楼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，彼所恃此水耳，决而注之，涸可立待。”皆曰：“堤坚未易凿。”珙曰：“所谓坚者，止筑两堤首耳，凿其两翼可也。”潭果决，实以薪苇，遂济师攻城，擒其两将斩之，获其殿前右副点检温端，磔之城下，进逼土门。金人驱其老稚熬为油，号“人油包”，人不堪其楚，珙遣道士说止之。

端平元年正月辛丑，黑气压城上，日无光，降者言：“城中绝粮已三月，鞍靴败鼓皆糜煮，且听以老弱互食，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，又往往斩败军全队，拘其肉以食，故欲降者众。”珙下令诸军衔枚，分运云梯布城下。己酉，珙帅师向南门，至金字楼，列云梯，令诸将闻鼓则进，马义先登。赵荣继之，万众竞登，大战城上，降其丞相乌古论栲栳，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。门西开，招侂盦入，江海执其参政张天

纲以归。珙问守绪所在，天纲曰：“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，环以草，号泣自经，曰‘死便火我’，烟焰未绝。”珙与侂盍分守绪骨，得金谥宝、玉带、金银印牌有差。还军襄阳，特授武功郎、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。擢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。

太常寺簿朱杨祖、看班祗候林拓朝八陵，谍云大元兵传宋来争河南府，哨已及盟津，陕府、潼关、河南皆增屯设伏，又闻淮阨刻日进师，众畏不前。珙曰：“淮东之师，由淮、泗溯汴，非旬余不达，吾选精骑疾驰，不十日可竣事；逮师至东京，吾已归矣。”于是昼夜兼行，与二使至陵下，奉宣御表，成礼而归。制置司奏留珙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。镇北军者，珙所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，分屯灤北、樊城、新野、唐、邓间。俄令赴枢密院稟议，授带御器械。二年，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，时暂黄州驻扎，朝辞，上曰：“卿名将之子，忠勤体国，破蔡灭金，功绩昭著。”珙对曰：“此宗社威灵，陛下圣德，与三军将士之劳，臣何力之有？”帝问恢复，对曰：“愿陛下宽民力，蓄人材，以俟机会。”帝问和议，对曰：“臣介胄之士，当言战，不当言和。”赐赆甚厚。兼知光州，又兼知黄州。

三年，珙至黄，增埤浚隍，搜访军实，边民来归者日以千数，为屋三万间居之，厚加赈贷。又虑兵民杂处，因高阜为齐安、镇淮二砦，以居诸军。创章家山、毋家山两堡为先锋、虎翼、飞虎营。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，节制黄蕲光、信阳四郡军马。

大元兵攻蕲州，珙遣兵解其围；又攻襄阳，随守张龟寿、荆门守朱杨祖、郢守乔士安皆委郡去，复州施子仁死之，江陵危急。诏沿江、淮西遣援，众谓无逾珙者，乃先遣张顺渡江，

珙以全师继之。大元兵分两路：一攻复州，一在枝江监利县编筏窥江。珙变易旌旗服色，循环往来，夜则列炬照江，数十里相接。又遣外弟赵武等共战，躬往节度，破砦二十有四，还民二万。嘉熙元年，封随县男，擢高州刺史，忠州团练使兼知江陵府、京西湖北安抚副使。未几，授鄂州诸军都统制。

大元大将忒没禪入汉阳境，大将口温不花入淮甸，蕲守张可大、舒州李士达委郡去，光守董尧臣以州降。合三郡人马粮械攻黄守王鉴，江帅万文胜战不利。珙入城，军民喜曰：“吾父来矣。”驻帐城楼，指画战守，卒全其城，斩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。御笔以战功赏将士，特赐珙金碗，珙益以白金五十两赐之诸将。将士弥月苦战，病伤者相属，珙遣医视疗，士皆感泣。

二年春，授宁远军承宣使、带御器械、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。珙以三军赏典未颁，表辞。诏曰：“有功不赏，人谓朕何？三军勋劳，趣其来上。封爵之序，自将帅始，卿奚辞焉？”未几，授枢密副都承旨、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。未几，升制置使兼知岳州。乃檄江陵节制司捣襄、郢，于是张俊复郢州，贺顺复荆门军。十二月壬子，刘全战于冢头，战于樊城，战于郎神山，屡以捷闻。三年春正月，曹文鏞复信阳军，刘全复樊城，遂复襄阳。授枢密都承旨、制置使兼知鄂州。全遣谭深复光化军，息、蔡降，珙命以兵逆之，得壮士百余，籍为忠卫军。

初，诏珙收复京、襄，珙谓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，由是指授方略，发兵深入，所至以捷闻。珙奏略曰：“取襄不难而守为难，非将士不勇也，非车马器械不精也，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。襄、樊为朝廷根本，今百战而得之，当加经理，如护元气，非甲兵十万，不足分守。与其抽兵于敌来

之后，孰若保此全胜？上兵伐谋，此不争之争也。”乃置先锋军，以襄、郢归顺人隶焉。

庚寅，谍报大元兵欲大举临江，珙策必道施、黔以透湖湘，请粟十万石以给军饷，以二千人屯峡州，千人屯归州。忠卫旧将晋德自光化来归，珙奖用之。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为夔声援，遣于德兴增兵守归州隘口万户谷。大元兵自随窥江，珙密遣刘全拒敌，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。大元大将塔海并秃雪帅师入蜀，号八十万，珙增置营砦，分布战舰，遣张举提兵问道抵均州防遏。大元兵度万州湖滩，施、夔震动，珙兄璟时为湖北安抚副使、知峡州，急以书谋备御。珙请于督府，帅师西上。璟调金铎一军迎拒于归州大 亚砦。刘义捷于马巴东县之清平村。珙弟璋选精兵二千驻澧州防施、黔路。四年，进封子。

珙条上流备御宜为藩篱三层：乞创制副司及移关外都统一军于夔，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责，为第一层；备鼎、澧为第二层；备辰、沅、靖、桂为第三层。峡州、松滋须各屯万人，舟师隶焉，归州屯三千人，鼎、澧、辰、沅、靖各五千人，郴、桂各千人，如是则江西可保。又遣杨鼎、张谦往辰、沅、靖三州，同守倅晓谕熟蛮，讲求思、播、施、黔支径，以图来上。

会谍知大元兵于襄樊随、信阳招集军民布种，积船材于邓之顺阳，乃遣张汉英出随，任义出信阳，焦进出襄，分路挠其势。遣王坚潜兵烧所积船材，又度师必因粮于蔡，遣张德、刘整分兵入蔡，火其积聚。制拜宁武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。招集麻城县、巴河、安乐矶、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，皆沿边经战之士，号“宁武军”，令璋领之。进封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。

回鹘爱里八都鲁帅壮士百余、老稚百一十五人、马二百六十匹来降，创“飞鹞军”，改爱里名艾忠孝，充总辖，乞补以

官。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，交章于朝。珙曰：“国事如此，合智并谋，犹惧弗克，而两司方勇于私斗，岂不愧廉、蔺之风乎。”驰书责之，隆之、大雅得书大惭。

厘蜀政之弊，为条班诸郡县，曰差除计蜀，曰功赏不明，曰减克军粮，曰官吏贪黷，曰上下欺罔。又曰：“不择险要立砦栅，则难责兵以卫民；不集流离安耕种，则难责民以养兵。”乃立赏罚以课殿最，俾诸司奉行之。黎守阎师古言大理国请道黎、雅入贡，珙报大理自通邕、广，不宜取道川蜀，却之。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。军无宿储，珙大兴屯田，调夫筑堰，募农给种，首秭归，尾汉口，为屯二十，为庄百七十，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，上屯田始末与所减券食之数，降诏奖谕。靖州徭林赛良为乱，遣王瑀平之。

淳祐二年，珙以京、襄死节死事之臣请于朝，建祠岳阳，岁时致祭，有旨赐名閔忠庙。淮东受兵，枢密俾珙应援，遣李得帅精兵四千赴之，珙子之经监军。谍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骑兵三千经商州取鹞岭关，出房州竹山，遣王令屯江陵，寻进屯郢州，刘全屯沙市，焦进提千人自江陵、荆门出襄。檄刘全赍十日粮，取道南漳入襄，与诸军合。

大元兵至三川，珙下令应出戍主兵官，不许失弃寸土。权开州梁栋乏粮，请还司，珙曰：“是弃城也。”栋至夔州，使高达斩其首以徇。由是诸将稟令惟谨。大元兵至泸，珙命重庆分司发兵应援，遣张祥屯涪州。拜检校少保，进封汉东郡公。珙言：“沅之险不如辰，靖之险不如沅，三州皆当措置而靖尤急。今三州粒米寸兵无所从出，出京湖之忧一。江防上自秭归，下至寿昌，亘二千里，自公安至峡州滩碛凡十余处，隆冬水涸，节节当防，兵讳备多，此京湖之忧二。今尺籍数亏，既守滩碛，又守关隘，此京湖之忧三。陆抗有言：‘荆州国之藩表，如其

有虞，非但失一郡，当倾国争之。若非增兵八万并力备御，虽韩、白复生，无所展巧。’今日事势大略相似，利害至重。”余玠宣谕四川，道过珙，珙以重庆积粟少，饷屯田米十万石，遣晋德帅师六千援蜀，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。四年，兼知江陵府。珙谓其佐曰：“政府未之思耳，彼若以兵缀我，上下流急，将若之何？珙往则彼捣吾虚，不往则谁实捍患。”识者是之。

诏京湖调兵五千戍安丰，援寿春。珙遣刘全将以往。继有命分兵三千备齐安，珙言：“黄州与寿昌三江口隔一水耳，须兵即度，何必预遣？先一日则有一日之费，无益有损，万一上游有警，我军已疲，非计之得也。”不从。五年，御笔以职事修举，转行两官，许令回授。珙至江陵，登城叹曰：“江陵所恃三海，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，敌一鸣鞭，即至城外。盖自城以东，古岭先锋直至三义，无所限隔。”乃脩复内隘十有一，别作十隘于外，有距城数十里者。沮、漳之水，旧自城西入江，因障而东之，俾绕城北入于汉，而三海遂通为一。随其高下，为匱蓄泄，三百里间，渺然巨浸。土木之工百七十万，民不知役，绘图上之。

珙以身镇江陵，而兄璟帅武昌，故事，无兄弟同处一路者，乞归田，不允。诏以兵五千援淮，珙使张汉英帅之。枢密调兵五千赴广西，珙移书执政曰：“大理至邕，数千里部落隔绝，今当择人分布数郡，使之分治生夷，险要形势，随宜措置，创关屯兵，积粮聚刍于何地，声势既张，国威自振。计不出此而闻风调遣，空费钱粮，无补于事。”不听。大元大将大纳至江陵，遣杨全伏兵荆门以战，珙先期谍知，达于枢密，檄两淮为备，两淮不知也，后果如所报。珙奏：“襄、蜀荡析，士无所归，蜀士聚于公安，襄士聚于郢渚。臣作公安、南阳两书院，以没入田庐隶之，使有所教养。”请帝题其榜赐焉。

初，珙招镇北军驻襄阳，李虎、王旻军乱，镇北亦溃，乃厚招之，降者不绝。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，以所受告为质，珙白于朝，不从。珙叹曰：“三十年收拾中原人，今志不克伸矣。”病遂革，乞休致，授检校少师、宁武军节度使致仕，终于江陵府治，时九月戊午也。是月朔，大星陨于境内，声如雷。薨之夕，大风发屋折木。讣至，帝震悼辍朝，赙银绢各千，特赠少师，三赠至太师，封吉国公，谥忠襄，庙曰威爱。

珙忠君体国之念，可贯金石。在军中与参佐部曲论事，言人人异，珙徐以片语折衷，众志皆愜。谒士游客，老校退卒，壹以恩意抚接。名位虽重，惟建鼓旗、临将吏而色凜然，无敢涕唾者。退则焚香扫地，隐几危坐，若萧然事外。远货色，绝滋味。其学邃于《易》，六十四卦各系四句，名《警心易赞》。亦通佛学，自号“无庵居士”。

杜杲，字子昕，邵武人。父颖，仕至江西提点刑狱，故杲以任授海门买纳盐场，未上，福建提点刑狱陈彭寿檄摄闽尉。民有甲之子死，诬乙杀之，验发中得沙，而甲舍旁有池沙类发中者，鞫问，子果溺死。

江、淮制置使李珣罗致幕下。滁州受兵，檄杲提偏师往援，甫至，民蔽野求入避，滁守固拒，杲启钥纳之。金人围城数重，杲登陴中矢，益自奋厉，卒全其城。

调江山丞，两浙转运使朱在辟监崇明镇，崇明改隶淮东总领，与总领岳珂议不合，慨然引去。珂出文书一卷，曰：“举状也。”杲曰：“比而得禽兽，虽若丘陵，弗为。”珂怒，杲曰：“可劾者文林，不可强者杜杲。”珂竟以负芦钱劾，朝廷察芦无亏，三劾皆寢。

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庐州节度推官。浮光兵变，杲单骑往诛其渠魁，守将争餉金币，悉封贮一室，将行，属通判郑准反之。

安丰守告戍将扇摇军情，且为变，帅欲讨之，杲曰：“是激使叛也。”请与两卒往，呼将谕之曰：“而果无他，可持吾书诣制府。”将即日行，一军帖然。

知六安县，民有嬖其妾者，治命与二子均分。二子谓妾无分法，杲书其牒云：“《传》云‘子从父令’，律曰‘违父教令’，是父之言为令也，父令子违，不可以训。然妾守志则可，或去或终，当归二子。”部使者季衍览之，击节曰：“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。”

知定远县，会李全犯边，衍时为淮帅，辟通判濠州，朝廷以杲久习边事，擢知濠州。制置大使赵善湘谋复盱眙，密访杲，杲曰：“贼恃外援，当断盱眙桥梁以困之。”卒用其策成功。金众数万驻榆林阜请降，辎重甚富，或请诱而图之。杲曰：“杀降不仁，夺货不义，纳之则有后患。谕而遣之。召奏事，差主管官告院，知安丰军。善湘与赵范、范弟葵出师，迁淮西转运判官。诏问守御策，杲上封曰：“沿淮旱蝗，不任征役；中原赤立，无粮可因。若虚内事外，移南实北，腹心之地，必有可虑。”时在外谏出师者惟杲一人。及兵败洛阳，人始服其先见。奉崇道祠，再知濠州，未行，改安丰。大元兵围城，与杲大战。明年，大兵复大至，又大战。擢将作监，御书慰谕之。丞相李宗勉、参知政事徐荣叟曰：“帅淮西无逾杜杲者。”诏以安抚兼庐州，进太府卿、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使。复与大元兵战。累疏请老，不许。权刑部尚书。

淳祐元年，乞去愈力，擢工部尚书，遂以直学士奉祠。帝欲起之帅广西，以言者罢。帝曰：“杜杲两有守功，若脱兵权，使有后祸，朕何以使人？”乃起知太平州。俄擢华文阁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知建康府、行宫留守，节制安庆、和、无为三郡。

杲罢杨林堡，以其费备历阳，淮民寓沙上者护以师。首谒

程颢祠。总领所即张栻宦游处，陈像设祀焉。置贡士庄，蠲民租二万八千石。复与大元兵战于真州。进敷文阁学士，迁刑部尚书，引见，帝加奖劳。乞归不许，兼吏部尚书。杲随资格通其碍，铨综为精。梁成大子賂当国者求铨试，杲曰：“昔沈继祖论朱文公，成大亦论真文忠公，皆得罪名教者，子孙宜废锢，安得仕？”进徽猷阁，奉祀。请老，升宝文阁致仕。帝思前功，进龙图阁而杲卒，遗表上，赠开府。

杲淹贯多能，为文丽密清严，善行草急就章。晚岁专意理学，尝言吾兵间无悖谋左画，得于《四书》。子庶。

庶字康侯，幼倜傥有大志，性刚劲，通宋典故，善为文。从父兵间，习边事，未入仕已立战功，明堂恩补官。大元兵围安丰，兵将不相下，庶调护咸得其欢心，卒协力捍御。杲帅淮西，辟书写机宜文字。庐州围解，庶白事庙堂，诸将馈金助上功费，皆受之，赏典行，归悉反所馈。迁籍田令兼制机督干。监吕文德、聂斌军，与大元兵战朱皋、白冢，迁将作监簿。

杲在建康，庶通判和州，权知真州。郡素缺备，庶大修守御，具积排杉木殆十万株。差知兴化军，奉祀鸿禧观。起知邕州，改潮州，以言者寢命。赴淮东制司议幕，过阙，迁将作监丞。迁司农丞、知和州，陛辞，言：“今天时不可幸，地利不可恃，人和不可保，苟恃天幸，恃长江，恃清野，而付边事于素不谙历之人，未见其可。”帝嘉纳。

寻兼淮西提点刑狱，浚城濠，增守备，修学宫。知真州兼淮东提点刑狱，逾年，进直秘阁，移淮西兼庐州安抚副使，人欢迎如见慈父，治绩甚多。就任加刑部郎中，升宝文阁，与大元兵战于望仙、白沙城。升华文阁。开庆元年冬，进大理少卿、淮东转运副使、两淮制置司参谋官，特授两淮制置使、知扬州。射阳湖饥民啸聚，庶曰：“吾赤子也。”遣将招刺，得丁壮万

余，戮止首恶数人。明年四月，火，抗章自劾，召赴行在。寻直宝文阁、知隆兴府、江西转运副使，卒。

王登，字景宋，德安人。少读书，喜古兵法，慷慨有大志，不事生产。出制置使孟珙幕府，久之，权知巴东县。献俘制置司，登念奋自书生，不拜，吏曰：“不拜则不敢上。”难之，竟弃功去。淳祐四年，举进士，调兴山主簿。总领贾似道檄修江陵城，条画有法。明年，制置使李曾伯经理襄阳，登在行，以积功升，寻以母忧去。

及吴渊为制置使，边事甚亟，因忆弟潜盛言王登才略，具书币招之。登方与客奕，发书，衣冠拜家庙，长揖出门，问牛几何，可尽发犒师。渊慨然曰：“事亟矣，奈何？”登曰：“亟呼诸将共议。”众至，欢跃曰：“景宋在此。”渊曰：“汝辈欲西门出，景宋欲从方城，如何？”众曰：“惟命！”登曰：“用兵患不一，登书生，不过冯軾观战，请五大帅中择一人为节制。”渊曰：“请监丞出，正谓此也。”即书银牌曰：“监丞代某亲行，将士用命不用命，赏罚毕具申。”登至沙市，椎牛酹酒，得七千人，誓曰：“登与诸将义同骨肉，今日之事，登不且命，诸将杀登以献主帅；诸将有一不用命，登有制札在，不敢私也。”众股栗听命，竟立奇功于沮河。赵葵为制置使，见登握手曰：“景宋一身胆，惜相见晚也。”俾参宣抚司兼京西两节。马光祖为制置使，辟充参谋官，迁军器少监、京西提点刑狱。

登威声日振。有余思忠及徐制几谗于光祖曰：“京湖知有王景宋，不知有马制置，非久易位矣。”光祖疑焉，出登屯郢州，后以干办钟蜚英调护，情好如初。侍御史戴庆炆劾思忠，其党过元龙、沈翥在幕中，又倾之，以是议论不合，才略不能施，识者惜焉。

开庆元年，登提兵援蜀，约日合战，夜分，登经理军事，忽绝倒，五藏出血。幕客唐舜申至，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，俄而卒。它日，舜申舟经汉阳，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，左右曰：“景宋声也。”是夕，舜申暴卒。

杨揆，字纯父，抚州临川人。少能词赋，里陈氏馆之教子，数月拂衣去。游襄、汉，既而代陈中选，陈谢之万缗，鞶以入倡楼，篋垂尽，夜忽自呼曰：“纯父来此何为？”明日遂行。用故人荐，出淮阩杜杲幕，杲曰：“风神如许，它日不在我下。”由是治法征谋多咨于揆。逾年，安丰被兵，揆慨然曰：“事亟矣，揆请行。”乃以奇策解围，奏补七官。

揆念置身行伍间，骑射所当工，夜以青布籍地，乘生马以跃，初过三尺，次五尺至一丈，数闪跌不顾。制置使孟珙辟于幕，尝用其策为“小子房”，与之茶局，周其资用。揆以本领钱数万费之，总领贾似道稽数责偿，珙以白金六百令揆偿之，揆又散之宾客，酣歌不顾。似道欲杀之，揆曰：“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，不问出入，公乃顾此区区，不以结豪杰之心邪？”似道始置之。珙尝燕客，有将校语不逊，命斩之，揆从容曰：“斩之诚是，第方会客广谋议，非其时非其地也。”珙大服。未几，有大将立功，珙坐受其拜，揆为动色，因叹曰：“大将立功，庭参纳拜，信兜鍪不如毛锥子也。”于是谢绝宾客，治进土业，遂登第，调麻城尉。

向士璧守黄州，檄入幕，寻以战功升三官。无何，得心疾，曰：“我不可用矣。”遂调潭州节度推官。赵葵为京湖制置使，揆与偕行，王登迓于沙市，极谈至夜分，揆退曰：“王景宋满身是胆，惜欠沉细者，如揆副之，何事不可为也，但恐终以勇败。”后登死，人以为知言。逾时，士璧守峡州，招之，病不果行而卒，赠架阁。

张惟孝，字仲友，襄阳人。长六尺，通《春秋》，下第，乃工骑射。城中乱，争出关，惟孝拔剑杀数人，趋白河，见一舟壮钜甚，急登之，舟人不可，惟孝曰：“今日之事，非汝即我，能杀我者得此舟。”众披靡，遂以舟达郢州。兵乱，奔沙洋，别之杰为帅，尽隘诸湖不泄水，惟孝令二人贾服前行，密窥隘兵，曰：“易与耳。”乃与十骑，衣黑袍，假为敌兵，曰：“后队亟至。”守隘四五百人悉溃，舟趋藕池。

开庆元年，卜居江陵，至沙市，众舟大集，不可涉。顷有峨冠张盖，从者数十，则宣抚姚希得之弟也，今日：“敢有争岸者投水中。”惟孝睥睨良久，提剑驱左右而出，举白旗以麾，令众船登岸，毋敢乱次。干官钟蜚英见而异之，以告唐舜申，舜申曰：“吾故人也。”具言惟孝平生。蜚英谓曰：“今日正我辈趋事赴功之秋。”惟孝不答，又叩之，则曰：“朝廷负人。”明日，蜚英导希得罗致之，宴仲宣楼，蜚英酒酣曰：“有国而后有家，天下如此，将安归乎？”惟孝跃然曰：“从公所命。”乃请空名帖三十以还。逾旬，与三十骑俱拥甲士五千至，旗帜鲜明，部伍严肃，上至公安，下及墨山，游踏相继。希得大喜，请所统姓名，惟孝曰：“朝廷负人，福难祸易，聊为君侯纾一时之难耳，姓名不可得也。”时鼎、澧五州危甚，于是击鼓耀兵，不数日，众至万人，数战俱捷，江上平。制使吕文德招之，不就而遁，物色之不可得，或云已趋淮甸，后不知所终。

陈咸，字逢儒，监察御史升卿次子，为叔父巨卿后。登淳熙二年进士第，调内江县尉。县吏受贿，赋民不均，咸以闻于部使者，为下令听民自陈利病，而委咸均其赋。改知果州南充县，转运司辟主管文字。岁旱，税司免下户两税，转运使安节以为亏漕计，咸白安节曰：“苟利于民，违之不可。”因言：“今楮币行于四川者几亏三百万，苟增印百万，足以补放免之

数。”安节从之。军多滥请，咸每裁损，帅属以为言，咸曰：“咸首可断，滥请不可得。”蜀岁收激赏权输绢钱，民以为病，咸白安节，核入节出，奏岁减二十余万缗。擢知资州，时久旱，咸被命即请帅臣发粟二千余石以振。明年，东、西川皆旱，总制二司议蠲民赋而虑亏国课，咸请增印未补发引百有九万以偿所蠲，议遂决。大修学宫，政以最闻，改知普州。

开禧元年，边事兴，四川宣抚使程松奇其才，辟主管机宜文字。咸首贻书论兵不可轻动，劝松搜人才，练军实；考图籍以疏财用之源，视险要以决攻守之计；约大将面会，以免疑忌之嫌；捐金帛募死士，以明间探之远；出虚捣奇之策，审于当用；幸胜趋利之谋，寝而勿行。松复书深纳，然实不能用。副使吴曦蔑视松，易置将兵，不关白正使。松务为简贵，咸忧之，复说松收梁、洋以北义士为缓急用；据险厄，立关堡，杜支径以备不虞。松又不能用。迁利路转运判官。

曦叛臣于金，关外四州继没，人情大骇。咸留大安军督军粮，檄其守杨震仲振流民，备奸盗，众稍安。安丙密以曦反谋告咸，咸即遣人告松，松不之察。曦以咸蜀名士，欲首胁之以令其余，檄咸议事。咸不往，遂之利州。抵城外，伪都运使徐景望已挟兵入居台治。英宗讳曰，景望大合乐以享，咸力拒之。

初，咸自大安东下，遇伪将褚青与语，青有悔意。至是，以主管文字王釜、福艾可与共事，欲结二人诛景望，烧栈阁，绝曦援兵。既而釜弃官归，咸以青不可保，谋遂沮。李道传问咸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咸曰：“事极不过一死耳，必不为吾蜀累也。”语家子钦曰：“咸受国厚恩，义当击贼，恨无兵权，独有下策，削发以全臣节。”会曦以书招之急，咸答书劝其禀命，既而欲亲谕之，遂行，遇伪统领孟可道，知曦已僭乱，曰：“吾书不可用矣。”还至后牟敖，入帐中以刀自断其结，披缙而

出。景望遣兵拘咸于岸，曦闻怒甚。吴玠劝曦召咸主武兴寺，因杀之，安丙力为救解，乃得释归。曦既诛，咸语诸子曰：“吾不能讨贼而弃官守，罪也。”上表自劾，安丙、杨辅等皆勉其出。丙寻奏以咸总蜀赋，从之。

时僭乱后，帑藏赤立。咸至武兴，与丙商榷利病，兵政财计，合为一家，请丙奏于朝。核诸司羨余，移支常平广惠米，铸当五钱，榜卖官，并权截四路上供，汰弱兵二万余，规画备至，故军兴增支之数八千七百五十余万，皆不取于民。咸总赋之始，赡军帑廩缙不过一千四十五万余，粮不过九十一万余，料不过二万余。咸昼夜精勤，调度有方，不二岁，益昌大军库有楮引百八十万，成都免引场桩拨二百一十余万，城下三仓军粮四十余万石，预借米本一百一十余万，又别贮军粮百四十九万石，料七万余，而布帛丝绵、铜铁钱与祠牒不预焉。

剑外民久苦役调，或建议调东、西两路及夔路丁壮共其劳。令始下，民惮行，驰诉于安丙，乞计直输钱以免行，久而不克输者十五余万，咸蠲之。蜀钱引旧约两界五千余万，半藏于官，自军兴引皆散于民，宣、总二司增创三界通行八千余万，价日益落。咸捐一千二百余万缙以收十九界之半，又与丙议合茶马司之力，再收九十一界，续造九三界以兑之，于是引价复昂，余价顿减。

嘉陵江流忽浅，或云金人截上流，咸不动，疏而导之，自益昌至于鱼梁，馈运无阻。金州地险，咸增馈米以实之，人皆曰：“金州之险，金人不可向，何益之为？”咸曰：“敌至而虑，无及矣。”未几，金人犯上津，守赖以固。召为司农少卿，卒。丙列奏其功，赐谥勤节。初，宣谕使吴猎尝表其节，诏进二秩，咸乞回赠所生父母焉。

论曰：宋之辱于金久矣，值我国家兴师讨罪，声震河朔，

乃遣孟珙帅师夹攻，遂灭其国，以雪百年之耻。而珙说礼乐、敦诗书，诚寡与二。杜杲、王登、杨揆、张惟孝，思以功名自见，虽所立有小大，皆奇才也。陈咸不从逆曦，虽不能死，然理财于丧乱之余，蜀赖以固守，岂不贤于匹夫而莫经沟渎者哉！

列传第一百七十二

赵汝谈 赵汝说 赵希 赵彦呐 赵善湘 赵与欢 赵必愿

赵汝谈，字履常，生而颖悟，年十五，以大父恩补将仕郎。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。丞相周必大得其文异之，语参知政事施师点曰：“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。”调汀州教授，改广德军，添差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。尝从朱熹订疑义十数条，熹嗟异之。

佐丞相赵汝愚定大策，汝愚欲骤以词掖处之，力辞去。持祖母服。汝愚去国，其弟汝说力上疏乞留汝愚、斩侂胄，闻者吐舌。兄弟罹党祸斥去。寻调安庆府教授，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。丁母忧，免丧，召为太社令。

时侂胄用事炽甚，汝谈痛愤，登坛读祝，大呼侂胄及陈自强名。自强不能堪，它日指汝谈曰：“未坐白哲者何人？”汝谈不为动。以参知政事李壁荐，召试馆职，擢正字。是时吴曦叛，上下束手，或请就以曦为王，其人造汝谈，汝谈诘之曰：“孰欲王曦者，可斩！”其人面发赤不能对，遂以言去，主管崇道观。添差通判嘉兴府，与郡守王介志合。改知无为军，与光州守柴中行、安丰守陆峻俱称循吏。

时金人内变，有旨令献料敌、备边二策。其料敌之策曰：“祸乱犹在河北，未遽至河南，盖英雄择形势，大盗窥货宝，金帛重器俱聚河北，河南无大川为之险，欲起安所凭？且金素

以河南近我，置守多完颜氏亲党，其下亦令蕃汉错居，所以防虑备尽。纵彼丧乱，守将欲畔则自畔，何至相率尽反。然有天下者，自不容易一日废备，岂以金人存亡之候为吾缓急哉！”其备边之策曰：“今边州大抵无城，缺兵少粮，铠仗不足。若使自办，何所取资？丐诸朝廷，安得力给？若仿古藩封，拔用英杰守郡，则并租税市榷之利尽与之，免其共贡，上不置监临，下悉听选辟，民得自赋，兵得自募，凡百悉听所为。其有功者亦不遽徙，就峻爵秩，增异车服，给美田宅，官其子孙，凡可优宠，无不极至，使内为公卿，虽贵曾不如守边之乐。如此则有才者争自奋励，缓急必能出死力报上。”于后河南二十余年犹为金守，宋沿边诸郡权大削，兵事无肯任责者，汝谈之言若蓄龟然。

改湖北提举常平，振饥尽力。知温州，改知外宗正，作诗勉其族属，皆望风而化。迁江西提举常平。宁宗崩，以哀痛得疾。贺理宗表，力寓劝戒。陈硕曰：“此谏书也。”数丐祠，授江西转运判官，辞不获命，之官一月，以言者罢。

先是，汝谈因疾去官，言者谓其傲睨轩冕，不乐为世用。至是弥远不与祠，乃杜门著述。

端平初，以礼部郎官召，入对言：“倚用老成，广集忠智，访求众蔽之原，辟取可行之策，以饬积蠹之蛊，而成终泰之功者，愿加圣心焉。”又言：“大佞似忠，大奸似圣，未免信向而擢任之。始未见甚失，久乃浸至差讹，则纲维之臣将不能不执，议论之士将不得不言。执之坚，宁不疑其侵权？言之数，宁不意其卖直？至是则不特是非邪正易位，而黜陟予夺失中多矣。”又曰：“外之得以窒吾听、杂吾目、扰吾天君者，以吾未得虚一而静之理也。苟得之，导我声色而不能入，投我宝货而不能中，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动，凝然湛然，孰得干之哉。”

改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。时集议出师，汝谈反覆言不可轻战，而和尤非计。既而三京收复，虽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，汝谈独有忧色。未几，洛师败，朝论始服其先见。

迁宗正少卿，兼权直，兼编修国史、检讨实录，兼崇政殿说书。因讲《论语》而言汉元帝恭俭无过，惟以刚不克改，明不能绎，优柔不断，而汉业遂衰。权吏部侍郎，升侍读，兼直学士院，兼同修国史院同修撰，以所注《易》进讲。时朝议履亩称楮，汝谈言非便，违时宰意。京师军变，宰相乞贬秩，上已允，汝谈奏恐失体，持不可。草答诏，以为贬秩易，审举措难，宰相滋不悦。以言去国，提举崇禧观。起知婺州，四辞不允。至郡，力丐祠。召赴行在，四辞。

权礼部侍郎兼学士院，力辞兼直。时金兵新破，三阕增秩，称提官楮，四郡获赏。汝谈独蹙頞，登对，首疏言：“边面无可倚仗，乞超越拘挛，简拔俊杰，如吴用周瑜、鲁肃，晋任祖逖、陶侃故事，使之各分方面，连数十城，推毂授权，尽归赐履。巴蜀一人，荆襄一人，两淮各一人，一切便宜行事，不复更从中御，庶几伸缩由己，机用出心。”盖推广乡者备边之策。且曰：“臣之此策，行于开禧未用兵之前，决不至罹今日之患。”其论楮法，尤中时敝，上称叹久之，且谓：“卿文学高世，宜代予言，力辞何为？”卒以老祈免，章四上，免兼直，改侍讲。数日，仍兼直学士院，五辞。权给事中，权刑部尚书，及卒，转两官。遣表上，又转四官。

汝谈天资绝人，沈思高识，自少至老，无一日去书册。其论《易》，以为为占者作；书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宜合为一，禹功只施于河洛，《洪范》非箕子之作；《诗》不以《小序》为信；《礼记》杂出诸生之手；《周礼》宜傅会女主之书。要亦卓绝特立之见。为文章有天巧。笃于伦谊而忘仇怨，御史王益祥尝

劾之，后汝谈官其乡，益祥愧不敢见，汝谈乃数过之，相得欢甚。尝论议韩非、李斯皆有荀卿之才，惟其富贵利欲之心重，故世得而贱之，惟卿独能守其身，不苟希合，士何可不自重哉。所著有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通鉴》、《杜诗注》。

赵汝说，字蹈中，少倜傥有轶材，智略出人上。龙泉叶适尝过其家，汝说年少，衣短后衣，不得避。适劝之曰：“名门子安可不学。”汝说惭，自是终身不衣短后衣。折节读书，与兄汝谈齐名，天下称为“二赵”。以祖遗恩补承务郎，历泉州市舶务、利州大军仓属。从臣荐宗室之贤者，监行在右藏西库。

韩侂胄谋逐赵汝愚，汝说兄弟昌言非是，且上言讼汝愚冤。侂胄惧其词直，使其党胡纆再攻汝愚，以汝说兄弟受汝愚厚恩，私属为之画策，惑乱天听为言，斥使去国。坐废十年，调华亭浦东盐场，弃职去。辟浙西安抚司幕官，调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，皆不赴。以前官改镇东军。登嘉定元年进士第，为太社令，迁将作监簿、大理司农丞。与史弥远不合，请外，改湖南提举常平，易江西，寻提点刑狱。瑞州大姓幸氏贪徐氏田不可得，强取其禾，终不与，诬以杀婢，置徐狱。徐诉其冤，汝说以反坐法黥窜幸氏，籍其家。幸氏走，告急于中宫，徙汝说湖南。既至，则表直臣龚夫墓。浏阳有豪民罗氏夺民田，汝说复惩以法。迁知温州，卒。

汝说常言：“宗子不忘君，孝子不辱身，临难则功业当如朱虚，立身当如子政。”

赵希鋐，字君锡，旧名希哲，登庆元二年进士第，改赐今名。少扶父丧归，道遇寇，左右骇散，希鋐拊棺恸哭不慑，寇义而去。学于陈傅良、徐谊，既举进士，调汀州司户。峒寇李元砺方起，汀人震惧，郡会僚佐议守城，希鋐下坐无一语，守

异之曰：“不言得无有所见乎？”希鑑曰：“守城非策也，距城三十里有关曰古城，若悉精锐以扼其冲，贼不足虑矣。”守以付希鑑，人为危之。希鑑至关，审形明间，申令谨候，分画粗定，贼已遣谍窥关。希鑑得谍诘之，纵其举火相示，而羸师以误之。夜半，贼数百衔枚突至，希鑑严兵以待。贼且至，始命矢石俱下，贼无一免，余党闻风而遁。希鑑引还，老稚罗拜相属，希鑑繇他道以避之。事闻，诏升州推官，治疑狱，决滞讼，摄下邑，弭乱卒。去之日，军民遮道泣送者数十里。

调主管夔州路转运司帐司，疏大宁盐井利病，使者上诸朝，民便之。改知玉山县，未行。召对，希鑑首言民力困于贪吏，军力困于债帅，国家之力则外困于归附之卒，内困于浮冗之费；次论四蜀铨科举之弊；次论大宁盐井本末。宁宗嘉纳之。

授大理寺丞，迁大宗正丞，权工部郎官。宗姓多贫，而始生有训名，为人后有过礼，吏受赇亡艺，莫敢自陈，希鑑白其长推行之。会朝议，燕邸近属赴朝参者少，命希鑑易班，希鑑力辞，弗克。特换授吉州刺史、提举佑神观。未几，廷臣言宗姓换班人尝举进士，请视朝士，听轮对。于是希鑑次对时首论：“今日多事之际，而未有办事之人。朝绅，清选也，以缄默为清重，以刻薄为举职，以无所可否为识体。阃寄，重任也，以大言为有志，以使过为知恩。臣非敢厚诬天下以为无人，患在选择未得其道、器使未当其才尔。”授成州团练使，赐金带，令服系。以宝玺推恩，进和州防御使。

理宗即位，进潭州观察使，以公族近邸，恩特加厚。又进安德军承宣使。希鑑引对，言：“初政急务，莫先于明道，总治统，收人心。”上为动容。越明年，论祠祭不蠲，禁卫不肃。慈明宫上寿，升节度，封信安郡公。卒，遗奏闻，上震悼辍视朝，赐含敛，赠以金币。

希館风资凝重，胸抱魁垒，扬人之善，不记人之过，急人之难，不忘人之恩。居官，祁寒盛暑未尝谒告，衣食取裁足而已。追封信安郡王。

赵彦呐，字敏若，彭州人。登四川类试第。少以材称。吴曦叛，以禄禧伪守夔，彦呐结义士杀之，遂显名。

嘉定十二年，关外西和州新被兵，制使安丙檄使经理，金人再至，战却之。因请修州北水关，募民耕战以守；又劝丙尽捐关外四州租，结民兵使各自为守。皆不行。在州五年，得军民心，转提点刑狱，寻帅沔，时誉甚都。及崔与之代丙，始察其大言无实，谓他日误事省必此人，请庙堂毋付以边藩。寻夺其节制。

宝庆元年，乃移帅兴元。三年，会郑损弃四州，退保三关，彦呐力争不胜，罢归家者五年。绍定四年，桂如渊代损，起彦呐于副使，更李、黄伯固，皆彦呐副之。端平元年，遂升正使，丞相郑清之趣其出兵，以应入洛之役，不从。秦、巩之豪汪世显久求内附。至是彦呐为力请数四，清之亦汙不从。三年，金人大入至三泉，彦呐大败，贬衡州，其子洸夫用事亦窜岭南，史嵩之留之江陵两年，卒。

赵善湘字清臣，濮安懿王五世孙。父武翼郎不陋，从高宗渡江，闻明州多名儒，徙居焉。善湘以恩补保义郎，转成忠郎、监潭州南岳庙，转忠翊郎，又转忠训郎。庆元二年举进士，以近属转秉义郎，换承事郎，调金坛县丞。五年，知余姚县。

开禧元年，添差通判婺州。嘉定元年，以招茶寇功，赴都堂审察，提辖文思院。出判无为军兼淮南转运判官、淮西提点刑狱。四年，改知常州。八年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十年，知湖州。十一年，丁内艰，明年起复，知和州，三辞不获命。迁知大宗正丞兼权户部郎官，改知秘阁、淮南转运判官，兼淮西

提举常平，兼知无为军。进直徽猷阁、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，兼知庐州，兼本路安抚，仍兼转运判官、提举常平。

十三年，进直宝文阁。以平固始寇功，赐金带，许令服系。十四年，进直龙图阁、知镇江府。十七年，拜大理少卿，进右文殿修撰、知镇江府，封祥符县男，赐食邑。宝庆二年，进集英殿修撰，拜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，进宝章阁待制、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。赐仙花金带，进封子，加食邑。

绍定元年，以创防江军、宁淮军及平楚州畔寇刘庆福等功，皆升其官，进龙图阁待制，仍任，兼江东转运副使。三年，进焕章阁直学士，仍任，进封伯，加食邑。以李全犯淮东，进焕文阁学士、江淮制置使，乃命专讨，许便宜从事。四年，进封侯，加食邑。及戮全，善湘遣使以露布上，乃进兵部尚书，仍兼任。

时善湘见范、葵进取，慰藉殷勤，馈问接踵，有请必应。遣诸子屯宝应以从，范、葵亦让功督府，凡得捷，皆汝樵等握笔草报。善湘季子汝楫，丞相史弥远婿也，故奏报无不达。以平闽寇功，转江淮安抚制置使。五年，复泰州淮安州、盐城淮阴县四城，及策应京湖功，进端明殿学士，与执政恩例，仍任，升留守，加食邑。以受金枢密副使纳合买住降，复盱眙军、泗寿二州功，进资政殿学士，加食邑，遣使赐手诏、金器等物。九疏丐归，皆不许。请愈力，进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，封天水郡公，加食邑。监察御史劾奏善湘，御笔以善湘有讨逆复城之功，寝其奏。

嘉熙二年，授四川宣抚使兼知成都府，未拜，改沿海制置使兼知庆元府。即丐祠，改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。三年，两请休致，四乞归田，复提举洞霄宫。淳祐二年，帝手诏求所解

《春秋》，进观文殿学士，守本官致仕，卒。遗表闻，帝震悼辍视朝，赠少师，赙增加等。所著有《周易约说》八卷，《周易或问》四卷，《周易续问》八卷，《周易指要》四卷，《学易补过》六卷，《洪范统论》一卷，《中庸约说》一卷，《大学解》十卷，《论语大意》十卷，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，《老子解》十卷，《春秋三传通议》三十卷，诗词杂著三十五卷。

赵与欢，字悦道，燕懿王八世孙。嘉定七年进士，调会稽尉，改建宁司户参军。中明法科，摄浦城县。丁父忧，作《善庆五规》示子孙。免丧，授大理评事。转对，言天变、民情、国威三事，又言：“死囚以取会驳勘，动涉岁时，类瘐死，而干证者多毙逆旅，宜精择宪臣使详覆，果可疑则亲往鞫正，必情法轻重可闵，始许申奏。”

迁籍田令。久之，拜宗正寺簿，历军器监、司农寺丞，迁宗正丞兼权都官郎官，改仓部，权度支，以直宝章阁知安吉州。郡计仰榷醋，禁纲峻密，与欢首捐以予民。设铜钲县门，欲诉者击之，冤无不直。有富民诉幼子，察之非其本心，姑逮其子付狱，徐廉之，乃二兄强其父析业。与欢晓以法，开以天理，皆忻然感悟。又嫠媪仅一子，亦以不孝告，留之郡听，日给饌，俾亲馈，晨昏以礼，未周月，母子如初。二家皆画像事之。丧母，朝廷屡起之，不可，议使守边，授淮西提点刑狱，弗能夺。再期，以刑部郎官召，乞终禫，奉祠，复半载，乃趋朝。

自恢复退师，又议纳使，与欢言：“在朝迎合，政出多门，必得智识气节之士，布列中外可也。”兼权检正，迁宗正少卿兼权户部侍郎，寻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，同详定，剖决明畅，罪者咸服。郊祀之夕，大风雷，与欢言国本未定，又阵弭盗固本之策。有以刑罚术数言于帝者，与欢言：“导民有本。如臣待罪天府，岂遽能及民，惟其真实相孚，待以不扰，数月

而庭讼弥寡。人心本善，有感必从。或谓厉以威、待以术者，非知本之论。”且言：“朝令夕改，非以示作新；旁蹊曲径，非以肃纪纲。”帝为悚然。又建言：“秦刻颂有‘端平法度’语。”

明年改元嘉熙，襄、蜀残破，或望风弃地，召见便殿，言：“韩琦当仁宗朝，犹昼夜泣血。今主忧臣辱矣。”因具言防边之道，其后多见施行。与欢招刺三千人为忠毅军，又言：“禁卫虚籍及京口诸郡，悉宜募兵，统以郡将，财先贍军，余始上供，乞省不急之费。”荐文武士四十人。迁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，论边事至为深切。

星变，上章请罢。大火，力言灾变之烈，谓：“臣罪擢发莫数，犹欲以去国为言，少悟上听。愿祇畏天威，思以实德及民，始自上躬，痛加节约，广推振恤。”五请窜。于是中书方大琮言：“与欢素自洁修，疏财轻爵，人所共知，不幸遇此，观其待罪之章，恳切至到，未尝不叹其知义也。乞俞所请，使小大之臣，皆知引咎。”乃收一阶。寻复之。与欢请先叙复同降官属，又言：“艰难不可为之时，当慷慨厉志，深为人才兵力思。”迁户部尚书兼权吏部，累丐祠，不许。

论楮币自嘉定以一易二，失信天下，尝出内帑收换，屡称提而折阅益甚。尝请两界并展十年勿议造新，贵州县毋以损污抑沮，至是遂请不立界限以绝其疑，所以区画者甚备。其后诏宰相遍询侍从，与欢又以前说陈之。有欲以端平钱当五行使，与欢谓：“开禧尝以二当三，何救于楮。”且曰：“士大夫不清白奉法，恣意扶持，虽日易一法，无救于楮，而国非其国矣。法削国弱，能独享富贵乎？”每言“端平以来，窜赃吏，禁包苴，戒奔竞，戢横敛，而风俗沈痼自若。或口仁义而身市井，率以欺君为常，肥家为乐，遂临事乏使，而小人得从旁乘间窃

取官爵矣。”疏乞：“别邪正，警偷惰，奖用恬退质直之士，以绝躁竞浮靡之习。内廷有关于除授者必斥，暗室有涉于谤议者必思，清心寡欲，以革酣歌黻货之风，其机皆自陛下始。”又言：“军政弛而尺籍不明，总兵者或缘功赏开嫌隙，内则班行惟求速化，守牧类多贪庸，楮事日非，浮冗不节，指陈无虚日。”

大风震雷数见，因具陈边事，且言：“人才国用，民力兵威，愿乘此机，加意根本，勿徒困精神于除授，老岁月于行移，委公道于私情，付事功于无可奈何也。”迁吏部尚书。讲筵言：“膏雨不降，星变频仍。在京物价腾踊，民讹士噪；在外兵权涣散，流民充斥。登崇元老，并建宰辅，谓宜风采振扬，而事势犹若此，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责，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。”力求归田，会潮汐啮堤，执政道帝意留治之，手诏云：“忠正廉勤，无如卿者。”授端明殿学士、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。江堤竣事，狱空，力丐罢。依旧端明殿学士，提举万寿观。提领户部财用兼侍读兼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。奉朝请，出关，遣使趣还。

会饥民相携溺死，帝仍付临安府事，恩例视执政。与欢涕泣奉诏，亟榜谕曰：“今申奏振救，宜忍死须臾各全性命，伫沐圣恩。”都人相谓毋死。与欢上则祈哀公朝，下则推诚劝分，甘雨随至，米商来集，流移至者有以济之。力求纳禄，授资政殿学士、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、监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。奉朝请，与欢至浙江，上召还，即日绝江去，帝为怅然。与欢三为府尹，尽力民事，都人称“赵端明”，必以手加额曰“赵佛子”也。

久之，以旧职知温州，政事必亲，吏不敢欺，创水砦，修贡院。以侍读召，辞，不许。入对，言爵禄之滥，因及国本事。五丐归，又不许。进《春秋解》，升大学士，荐士六十人。史

嵩之将复入相，而人言不已，帝以问与欢。言：“嵩之老师费财，私昵贪富，过立名誉，必不宜复用。”时嵩之犹子璟卿诵言其过忽毙，而杜范、刘汉弼、徐元杰三贤暴死，人皆疑嵩之致毒。与欢请优恤汉弼、元杰家，帝从之，而优恤手诏，则与欢所拟入也。

又请以兵财分任辅臣。在讲筵言：“以坏证付庸医，仅支残息，徒运巧心，天下事尚堪再误耶？”时相忌之。寻授安德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寿观使。日食，应诏言事益切。月赐内帑，与欢辞不取。帝书“安贫乐道，植节秉忠”字赐之。建储未定，乃申言之，又言：“人才乏使，赃吏不悛，民昔流而南，今流而北，盗昔伏于远，今伏于近，体认不真，贤否无别，国将谁与立邪？愿富一代之储，使小人无间可投，以绝隐伏之祸。”帝为改容。

袁士宋斌少从黄干、李燔登朱熹之门，学禁方严，羁旅困沮，年且八十，与欢延之，事以父行，奏乞用旌礼布衣故事，死葬西湖上，岁一祭焉。帝逐二谏臣，与欢力争之。五乞免朝请，三乞致仕，俱不允，赐《泰卦诗》、《忠邪辨》。自是，国事皆缕缕言之，有不胜书，盖其爱君忧国，本诸天性。拜少傅，卒，遗表犹不忘规正。帝震悼辍朝，赙赠有加，诏有司治葬，赠少师，追封奉化郡王，谥清敏，累赠太师。

手注《六经》及《仁皇训典详释》，又有《高宗宝训要释》、奏议、诗文百卷。与欢尝谓：“士大夫有贪声，则虽奇才奥学，徒以蠹国害民尔。”故敛之夕，而金带犹质钱民家云。

赵必愿，字立夫，广西经略安抚崇宪之子也。未弱冠，丁大母忧，哀毁骨立。服阕，以大父汝愚遗表，补承务郎。

开禧元年，铨监平江府粮料院，调常熟丞。嘉定七年举进士，知崇安县，剖判如流，吏不能困。修学政，立催科法，列

户名为三等，以三期为约，足者旌之，未足者宽以趣之，逾期不纳者里胥程督之，民皆感恻愿输。革胥吏鬻盐之弊。擅发光化社仓活饥民，帅怒，逮吏欲惩之，必愿曰：“刍牧职也，吏何罪。”束檐俟谴，帅无以诘而止。旧有均惠仓，无所储，必愿捐缗钱增余，至二千石。力主义役之法，乡选善士，任以推排，入资买田助役，则勉有产之家，有感化者，出己田以倡，遂遍行一邑，上下便之。台府以闻，下其式八郡四十八县。秩满，民共立祠刻石。

授湖、广总所干办公事。丁父忧，居丧尽礼，贻书问学于黄干。服除，差充两浙运司主管文字。再考，特差充提领安边所主管文字。差知全州，陛辞，奏乞下道、江二州访周惇颐之后。知常州，改知处州，陈折帛纳银之害，皆得请。移泉州，罢白土课及免差吏榷铁，讽诸邑行义役。秋旱，力讲行荒政，乞拨永储、广储二仓米振救。差主管官告院。越五日，诏依旧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，一循大父之政，察民疾苦，抚摩凋瘵，修养济院，建陈瓘祠，政教兼举。

端平元年，以直秘阁知婺州。至郡，免催绍定六年分小户绫罗钱三万缗有奇。立淳良、顽慢二籍，劝惩人户。措置广惠仓及诸仓积谷。奏乞宽减内帑绫罗，申省免用旧例，预解诸色窠名钱，罢开化税场。迁太府寺丞，寻迁度支郎中。诏以汝愚配享宁宗，从必愿请也。兼右司郎中，引见，疏言：

陛下英明密运，断出于独，固欲一切转移之。然而大权若在我，或者犹有下移之疑；众正若已开，或者犹有旁径之疑。策免二相，销天变也，去者固难以复留，留者恐终于引去。虚鼎席以待故老，疑者或意其未必来，而况在数千里之外；责次补以任大政，疑者或意其不敢专，而况于不安其位。中书，政之本也。今果何时，尚可含糊意向以启天下之疑乎？亲擢台谏，

开言路也，用之未久者，何为轻于易去？去之未几，何为使之复来？召于外服者，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坚；除目周行者，不知果能听之而无讳乎？

朝廷除授，军国赏罚，本至公也，今有姓名未达于庙堂，而迁擢忽由于中出，斥逐三衙，竟不指名罪状，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。一除目之颁，一号令之出，虽未必由于阍宦，而人或疑于阍宦；虽未必由于私谒，而人或疑于私谒；虽未必由于戚畹宗邸，而人或疑于戚畹宗邸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，非陛下所私有也，陛下虽有去敝之心，而动涉可疑之迹，陛下亦何乐于此。

时论伟之。

三京兵败，边事甚亟，诏条上守御计，必愿言十事：下哀痛之诏，合江淮之兵，救江陵之急，节财用之宜，縻议和之使，抚无归之民，处北来之众，置镇抚之使，择帅阍之代，拔未用之将，皆切于边要。政府议楮币日轻，欲令诸州再用印及他为称提之法，必愿力争不可。嘉熙元年，贻书政府，论边防事宜，授右司郎中。

火灾，必愿应诏上封事，曰：“开边稔祸之刑，牵制而未行；激变弃城之戮，姑息而未举。京、襄沦没，祖宗之基业莫能保；淮、蜀蹂躏，赤子之冤魂无所依。履亩之令下而加以抑配，称提之法严而重以告讐。民无盖藏，每有转壑之忧；士不宿饱，常有思乱之志。”又曰：“台谏、给舍骨鲠之论莫容；左右便嬖浸润之言易入。春夏常享，阔略于原庙之尊；节钺隆恩，殷勤于邸第之贵。”又曰：“必也正故相专国之罪，严贪夫徇国之诛，思室鬼高明之瞰。先编氓，后亲贵，去木妖竞治之衅；尚坚固，革奢华，戒宴殿无度之宴酣，节内庭不急之营缮。”又论济王及国本事。

迁左司郎中，又迁司农少卿兼左司。转对，言：“正气日消月沮，驯至今日，非惟搢绅不肯论事，下至草茅之士，皆结舌矣。端平初年，沉疴方去，新病未作，陛下犹勤于咨访，如恐不及。今疾攻心腹，决裂将溃，乃不求瞑眩之剂以起其殆，甚可惑也。”又曰：“毋使人臣以指斥怀疑，毋致陛下以厌言得谤。”时直士相继去，故必愿及之。兼敕令所删修官，拜司农卿，兼职如故。翼日，改宗正少卿，仍兼删修敕令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，寻兼左司，迁太府卿，仍兼编修、检讨，迁宗正少卿。诏依旧太府卿，仍兼职，且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。转对，言：“中才庸主，惟其无所知觉，故言不可入，而败亡随之。陛下作敬天之图，朝夕对越，谓宜天意可回，而荧惑失度，郁攸煽灾，迫近禁门，几毁左藏。烟埃方息，白昼陨星，贯日之虹，胁阳之霤，叠见层出。陛下观时察变，何由致此？今日之事，动无良策，惟在侧身修行，祈天永命而已。”迁起居舍人，兼职仍旧。

大水，上封事曰：“海潮毁隘，侵迫禁城，灾异之来，理不虚发，必上畏天戒，下修人事，易沴召和，转移于陛下方寸间耳。”又曰：“《周官》国有大事，则举大询之理。今日之事迫矣，谓宜合众谋，屈君策，上而搢绅，下而刍豢，各陈所见，择其可用之策，以授任事之臣，庶几千虑一得，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。”暂兼权右郎官。言：“财非天雨鬼输，岂可轻施妄用。长此不已，必至颠覆，异时或得罪。今之大夫不能为国生财，程异、皇甫铸之徒乘间捷出，推敲克剥，以术相胜，凿空取办，以计巧取，事倍敛，献羨余，间架缙钱之令下，而唐祚愈促矣。愿陛下精思熟虑，约已爱民，必如勾践之卧薪尝胆，必如卫文公之帛衣布冠，可也。”权吏部右侍郎，乞免兼检正，从之。兼国史修撰。

时边事急，必愿应诏言：“宜敕彭大雅自重庆领王青之兵东下以复夔，责李安民及归、峡二守以自效，调一将督中流之师，以伐其顺流之谋，调一将自间道出鼎、澧之后，以折其捣虚之锋，调一将助芮兴之势，以备江陵之急。又宜下湖南遣飞军及团结民兵之类守沅江、益阳江，以防冲突长沙，尽收江上民船，毋资敌用。”区画皆中事机。暂兼权侍左侍郎。李宗勉每称其平允。暂兼权户部侍郎，兼同详定敕令。请立国本，请亲祷雨。迁户部侍郎，暂兼给事中。

先是，钱相尝缴陈洵益赠节使不行，必愿复缴奏曰：“李韶向为殿中侍御史，疏论洵益，乞予外祠，以绝窥伺，陛下不行其言，复夺其职，韶不能自安，径求外补。今召之不至，正以此故。若超赠洵益，又缴驳不行，韶愈无来期矣。陛下忍于去一贤从官，而不忍于沮一已死之内侍，则何以兴起治功，振扬国势？欲望寝洵益节钺，趣韶供职。”于是必愿三以疾乞祠，不许。

权户部尚书，疏言：“端平元年，洛师轻出。明年，德安失，襄阳失。又明年，固始失，定远失，六安失，郢、复、荆门失，蜀道蹂，成都破。又明年，夔、峡徙，浮光降。又明年，滁阳歼。越二年，寿春弃。明年，真阳扰，安丰危，成都遗烬，靡有子遗。”又曰：“去冬安丰危而复安，特天幸尔。君臣动色，太平自贺。雷作于雪宴之先期，蜀警于大宴之盼命，戒心一弛，赫鉴已随之矣。”又乞“谕太府丞，核户部收支数目，庶见多寡盈虚之实，有余则储之以待朝廷之取拨，阙则助之以示官府之一体。”二疏连丞相史嵩之，乞免官、乞祠，皆不许。以司谏郑起潜论列，以宝谟阁直学士奉祠；辞职名，不许。淳祐五年，以华文阁直学士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三辞，不许。闽人闻必愿至，欣然叹美。

必愿平易以近民，忠信以厚俗，恻怛以勤政，行乡饮酒，旌退士，奖高年，裁僧寺实封之数。尤留意武事，甫入境，即以军礼见戎帅，申明左翼军节制事宜，措置海道修水，教士卒知劝。”居官四年，累乞归，及命召，又三辞，皆不许。卒，遗表上，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必愿才周器博，心平量广，而又蚤闻家庭忠孝之训、师友正大之言，故所立卓然可称云。

论曰：宋之公族，往往亦由科第显用，各能以术业自见，汝谈、汝说、希牟官是已。彦呐帅边而堕功，亦由庙算之短。善湘父子克平大盗。与欢以长者称。必愿世济其美，可谓信厚之公子矣。

列传第一百七十三

史弥远 郑清之 史嵩之 董槐 叶梦鼎 马廷鸾

史弥远，字同叔，浩之子也。淳熙六年，补承事郎。八年，转宣义郎，铨试第一，调建康府粮料院，改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。十四年，举进士。绍熙元年，授大理司直。二年，迁太社令。三年，迁太常寺主簿，以亲老请祠，主管冲佑观。丁父忧。庆元二年，复为大理司直，寻改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轮对，乞旌廉洁之士，推举荐之赏；浚沟洫，固堤防，实仓廩，均赋役，课农桑，禁未作，为水旱之备；葺城郭，修器械，选将帅，练士卒，储粟谷，明烽燧，为边鄙之防。丞相京镗屏左右曰：“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，愿以子孙为托。”四年，授枢密院编修官，迁太常丞，寻兼工部郎官，改刑部。六年，改宗正丞。丐外，知池州。嘉泰四年，提举浙西常平。开禧元年，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迁秘书少监，迁起居郎。二年，兼资善堂直讲。

韩侂胄建开边之议，以坚宠固位，已而边兵大衄，诏在位者言事，弥远上疏曰：“今之议者，以为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，此为将之事，施于一胜一负之间，则可以争雄而捷出。若夫事关国体、宗庙社稷，所系甚重，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？京师根本之地，今出戍既多，留卫者寡，万一盗贼窃发，谁其御之？若夫沿江屯驻之兵，各当一面，皆所以拱护

行都，尤当整备，继今勿轻调发，则内外表里俱有足恃，而无可伺之隙矣。所遣抚谕之臣，止令按历边陲，招集逋寇，戒饬将士，固守封圻。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，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，使民力愈宽，国势愈壮，迟之岁月，以俟大举，实宗社无疆之福。”

奏方具，客曰：“侂胄必以奏议占人情，太夫人年高，能无贻亲忧乎？”弥远曰：“时事如此，言入而益于国，利于人，吾得罪甘心焉。”封鄞县男兼权刑部侍郎。三年，改礼部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仍兼刑部。

兵端既开，败衄相属，累使求和，金人不听。都城震摇，宫闱疑惧，常若祸在朝暮，然皆畏侂胄莫敢言。弥远力陈危迫之势，皇子询闻之，亟具奏，乃罢侂胄并陈自强右丞相。既而台谏、给舍交章论驳，侂胄乃就诛。召弥远对延和殿，帝欲命为签书枢密院事，力辞，乃迁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。

询立为太子，兼詹事，遣使诣金求和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关、濠州来归，疏奏：“今两淮、襄、汉沿边之地，疮痍未瘳，军实未充。当勉厉将帅，尽吾委寄之诚；简阅士卒，核其尺籍之阙。缮城堡，葺器械，储糗粮。当聘使既通之后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，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，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。”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进封伯。

嘉定元年，迁知枢密院事，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，进开国公。丁母忧，归治葬，太子请赐第行在，令就第持服，以便咨访。二年，以使者趣行急，乃就道，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。四年，落起复。雪赵汝愚之冤，乞褒赠赐谥，厘正诬史，一时伪学党人朱熹、彭龟年、杨万里、吕祖俭虽已歿，或褒赠易名，或录用其后，召还正人故老于外。十四年，赐家庙祭器。

宁宗崩，拥立理宗，于是拜太师，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魏国公，六辞不拜，因乞解机政，归田里，亟出关，帝从之。实庆二年，拜少师，赐玉带。劝上倾心顺承以事太后，力学修德以答皇天眷祐，以副四海归戴。绍定元年，上太后尊号，拜太傅，八辞不拜。夏，得疾，累疏丐归，不许。都城灾，五疏乞罢斥，乃降封奉化郡公。五年春，复爵。六年，将拜太师，三具奏辞，乞免出命，不许。乃拜太师，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、鲁国公，又三具奏辞。绍定五年，上疏乞谢事，拜太傅。未几，拜太师、左丞相兼枢密使。上疏乞解机政，依前太师特授保宁、昭信军节度使，充醴泉观使，进封会稽郡王。卒，遗表闻，帝震悼，辍朝三日，特赠中书令，追封卫王，谥忠献。户部支贖赠银绢以千计，内帑特颁五千匹两，遣使祭奠。及其丧还，遣礼官致路祭于都门外，赐熏、佩玉、黹纁。

初，诛李全，复淮安，克盱眙，第功行赏，诸将皆望不次拔擢。或言于弥远，弥远曰：“御将之道，譬如养鹰，饥则依入，饱则扬去。曹彬下江南，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。况今边戍未撤，警报时闻，若诸将一一遂其所求，志得意满，猝有缓急，孰肯效死？”赵善湘以从官开阃，指授之功居多，日夜望执政。弥远曰：“天族于国有嫌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，不许为执政。绍熙末，庆元初，因汝愚、彦逾有定策功，是以权宜行之。某与善湘姻家，则又岂敢。”弥远亲密友周铸、兄弥茂、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，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，然铸老于布衣，弥茂以执政恩入流，周篆以捧香恩补官，俱止训武郎而已。

初，弥远既诛韩侂胄，相宁宗十有七年。迨宁宗崩，废济王，非宁宗意。立理宗，又独相九年，擅权用事，专任俭壬。理宗德其立己之功，不思社稷大计，虽台谏言其奸恶，弗恤也。弥远死，宠渥犹优其子孙，厥后为制碑铭，以“公忠翊运，定

策元勋”题其首。济王不得其死，识者群起而论之，而弥远反用李知孝、梁成大等以为鹰犬，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，不遗余力云。

郑清之字，德源，庆元之鄞人。初名燮，字文叔。少从楼昉学，能文，楼钥亟加称赏。嘉泰二年，入太学。十年，登进士第，调峡州教授。帅赵方严重，靳许可，清之往白事，为置酒，命其子范、葵出拜，方掖清之无答拜，且曰：“他日愿以二子相累。”湖北茶商群聚暴横，清之白总领何炳曰：“此辈精悍，宜籍为兵，缓急可用。”炳亟下召募之令，趋者云集，号曰“茶商军”，后多赖其用。调湖、广总所准备差遣、国子监书库官。十六年，迁国子学录。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，事见《皇子竑传》。俄以清之兼魏惠宪王府教授，迁宗学谕，迁太学博士，皆仍兼教授。宁宗崩，丞相入定策，诏旨皆清之所定。

理宗即帝位，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迁宗学博士、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、兼崇政殿说书。帝问外人因阁子库进丝履有谤议，清之言：“禁中服用颇事新洁者。”帝曰：“故事，月进

奚数两，朕非敝不易，何由致谤？”清之奏：“孝宗继高宗，故俭德易章，陛下继宁考，故俭德难著。宁考自奉如寒士，衣领重浣，革舄屡补，今欲俭德著闻，须过于宁考方可。”帝嘉纳。

宝庆元年，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迁起居郎，仍兼史官、说书、枢密院编修官。二年，权工部侍郎，暂权给事中，进给事中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绍定元年，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、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三年，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。四年，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六年，弥远卒，命清之为右丞相

兼枢密使。

端平元年，上既亲总庶政，赫然独断，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，召还真德秀、魏了翁、崔与之、李 、徐侨、赵汝谈、尤焞、游似、洪咨夔、王遂、李宗勉、杜范、徐清叟、袁甫、李韶，时号“小元祐。”大者相继为宰辅，惟与之终始辞不至，遣逸如刘宰、赵蕃皆见旌异。是时金虽亡而入洛之师大溃。二年，上疏乞罢，不可，拜特进、左丞相兼枢密使。三年八月，霖雨大风，四疏丐去。九月，禋祀雷变，请益力。乃授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，四疏控辞，依旧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及闻边警，密疏：“恐陛下忧悔太过，以汨清明之躬，累刚大之志。”嘉熙三年，封申国公。四年，遣中使赐御书“辅德明谟之阁”，赐楮十万缗为筑室，乃日与宾客门生相羊山水间。

淳祐四年，依前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，屡辞不允，拜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，进封卫国公。趣入见，有旨赐第。五年正月，上寿毕，亦疏丐归，不允。拜少傅，依前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，进封越国公。居无何，丧其子士昌，决意东还，又不许。拜少师、奉国军节度使，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、越国公，赐玉带，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。进读《仁皇训典》，谓：“仁祖之仁厚，发为英明，故能修明纪纲，而无宽弛不振之患；孝宗之英明，本于仁厚，故能涵养士气，而无矫励峭刻之习。盖仁厚、英明二者相须，此仁祖、孝宗所以为盛也。”帝褒谕之。

六年，拜太保，力辞。故事，许回授子孙，清之请追封高祖洽，帝从之，盖异恩也。七年，拜太傅、右丞相兼枢密使、越国公。中使及门，清之方放浪湖山，寓僧刹，竟夕不归。诘旦内引，叩头辞免，帝勉谕有外间所不及知者。甫退，则中使

接踵而至。或请更化改元，清之曰：“改元，天子之始事，更化，朝廷之大端，汉事已非古，然不因易相而为之。”

帝以边事为忧，诏赵葵以枢使视师，陈靴以知枢密院事帅湖、广，二人方辞逊，会清之再相，力主之，科降辟置无所留难，葵、靴遂往。于是战于泗水、涡口、木库，皆以捷闻。九年，拜太师、左丞相兼枢密使，辞太师不拜，依前太傅。每谓天下之财困于养兵，兵费困于生券，思所以变通之，遇调戍防边，命枢属量远近以便其道涂，时缓急以次其遣发。又议移岁调兵屯以戍淮面，并军分头目以节廩稍，先移镇江策胜一军屯泗水，公私便之。

诸路亏盐，执其事者破家以偿，清之核其犯科者追理，挂误者悉蠲之，全活甚众。沿江算舟之赋素重，清之次第停罢，如池之雁、义有大法场之目，其钱分隶诸司，清之奏罢其并缘渔取者，盖数倍公家之入，合分隶者从朝廷偿之。报下，清之方与客饮，举杯曰：“今日饮此酒殊快！”四上谢事之章。

十年，进《十龟元吉箴》，一持敬，二典学，三崇俭，四力行，五能定，六明善，七谨微，八察言，九惜时，十务实。疏奏：“敬天之怒易，敬天之休难，天怒可忧而以为易，天休可喜而以为难，何哉？盖忧则惧心生，惧则怒可转而为休；喜则玩心生，玩则休或转而为怒。”帝大喜，命史官书之，赐诏奖谕。十一年，十疏乞罢政，皆不许。拜太师，力辞。有事于明堂，有旨阁门给扶掖二人，再赐玉带，令服以朝。十一月丁酉，退朝感寒疾，危甚，犹以未得雪为忧。俄大雪，起曰：“百官贺雪，上必甚喜。”命掬雪床前观之。累奏乞罢政，不允，奏不已，拜太傅、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，进封齐国公致仕。卒，遗表闻，帝震悼，辍朝三日，特赠尚书令，追封魏郡王，赐谥忠定。

清之不好立异，汤巾尝论事侵清之，及清之再相，巾求去，清之曰：“己欲作君子，使谁为小人。”力挽留之。徐清叟尝论列清之，乃引之共政。赵葵视师年余，乞罢，上未有以处之，清之曰：“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劳，陛下岂以臣故耶？臣必不因葵来遽引退，臣愿为左，使葵居右。”上讫从之，然葵竟不果来。

清之代言奏对，多不存稿，有《安晚集》六十卷。清之自与弥远议废济王竑，立理宗，駸駸至宰辅，然端平之间召用正人，清之之力也。至再相，则年齿衰暮，政归妻子，而闲废之人或因缘以贿进，为世所少云。

史嵩之，字子由，庆元府鄞人。嘉定十三年进士，调光化军司户参军。十六年，差充京西、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。十七年，升干办公事。宝庆三年，主管机宜文字，通判襄阳府。绍定元年，以经理屯田，襄阳积谷六十八万，加其官，权知枣阳军。二年，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，寻兼制置司参议官。三年，枣阳屯田成，转两官。以明堂恩，封鄞县男，赐食邑。以直秘阁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。四年，迁大理少卿兼京西、湖北制置副使。五年，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，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，赐便宜指挥。六年，迁刑部侍郎，仍旧职。

端平元年，破蔡灭金，献俘上露布，降诏奖谕，进封子，加食邑。移书庙堂，乞经理三边，不合，丐祠归侍，手诏勉留之。会出师，与淮阩协谋掎角，嵩之力陈非计，疏为六条上之。诏令嵩之筹画粮饷，嵩之奏言：

臣熟虑根本，周思利害，甘受迟钝之讥，思出万全之计。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，饥馑流亡之患，极力振救，尚不聊生，征调既繁，夫岂堪命？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，役夫中道

而窜逸，无归之民，聚而为盗，饥馑之卒，未战先溃。当此之际，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。兵民，陛下之兵民也，片纸调发，东西惟命。然事关根本，愿计其成，必计其败，既虑其始，必虑其终，谨而审之，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。

若夫和好之与进取，决不两立。臣受任守边，适当事会交至之冲，议论纷纭之际。雷同和附，以致误国，其罪当诛；确守不移之愚，上违丁宁之旨，罪亦当诛。违旨则止于一身，误国则及天下。

丞相郑清之亦以书言勿为异同，嵩之力求去。

朝陵之使未还，而诸军数道并进，复上疏乞黜罢，权兵部尚书，不拜。乞祠，进宝章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宫，归养田里。寻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。帝自师溃，始悔不用嵩之言，召见，力辞，权刑部尚书。引见，疏言结人心、作士气、核实理财等事。且言：“今日之事，当先自治，不可专恃和议。”乞祠，以前职知平江府，以母病乞侍医药，不俟报可而归。进宝章阁学士、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。既内引，赐便宜指挥，兼湖、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。嘉熙元年，进华文阁学士、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，依旧沿江制置副使兼节制光、黄、蘄、舒。乞免兼总领，从之。

庐州围解，诏奖谕之。以明堂恩，进封伯，加食邑。条奏江、淮各三事，又陈十难，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，乞勉谕之。汉阳受攻，嵩之帅师发江陵，奏诛张可大，窜卢普、李士达，以其弃城也。二年，黄州围解，降诏奖谕，拜端明殿学士，任职依旧，恩数视执政，进封奉化郡侯，加食邑。诏入觐，拜参知政事，督视东西、荆湖南北、江西路军马，鄂州置司，兼督视淮南西路军马兼督视光、蘄、黄、夔、施州军马，加食邑。城黄州。十一月，复光州。十二月，复滁州。三年，授宣奉大

夫、右丞相兼枢密、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，进封公，加食邑，兼督江西、湖南军马，改都督江、淮、京、湖、四川军马。荐士三十有二人，其后董槐、吴潜皆号贤相。

复信阳，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饥。六月，复襄阳，嵩之言：“襄阳虽复，未易守。”自是边境多以捷闻，降诏奖谕。四年，乞祠，趣召奏事，转三官，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，眷顾特隆，赐赉无虚日。久旱，乞解机政。地震，屡疏乞罢免，皆不许。淳祐元年，进《玉斧箴》。安南入贡，不用正朔，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，以不敢闻于朝还之。二年，进高、孝、光、宁帝《纪》，《孝宗经武要略》，《宁宗实录》、《日历》，《会要》、《玉牒》，进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食邑。是冬，封永国公，加食邑。四年，遭父丧，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。累赐手诏，遣中使趣行。于是太学生黄恺伯、金九万、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，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，京学生刘时举、王元野、黄道等九十四人，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，建昌军学教授卢钺，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，不报。将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，帝意颇悟。

初，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：

伯父秉天下之大政，必办天下之大事；膺天下之大任，必能成天下之大功。比所行浸不克终，用人之法，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，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，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。借曰有非常之才，有不次之除，醴恩异赏，所以收拾人才，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、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？抑亦献贿赂幕宾而得之乎？果能驰身鞍马，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？抑亦效鬻奴仆而得之乎？徒闻包苴公行，政出多门，便嬖私昵，狼狈万状，祖宗格法，坏于今日也。

自开督府，东南民力，困于供需，州县仓卒，匱于应办，

犇金帛，輓白粟，络绎道路，曰一则督府，二则督府，不知所干者何事，所成者何功！近闻蜀川不守，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。何者？分戍列屯，备边御戎，首尾相援，如常山之蛇。维扬则有赵葵，庐江则有杜伯虎，金陵则有别之杰。为督府者，宜据鄂渚形势之地，西可以援蜀，东可以援淮，北可以镇荆湖。不此之图，尽损藩篱，深入堂奥，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，其如天下苍生何！

是以饥民叛将，乘虚捣危，侵轶于沅、湘，摇荡于鼎、澧。为江陵之势苟孤，则武昌之势未易守；荆湖之路稍警，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？况杀降失信，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；内地失护，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。此隙一开，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。则宋室南渡之疆土，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。盍早为之图，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，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。不然，师老财殫，绩用不成，主忧臣辱，公论不容。万一不畏强御之士，绳以《春秋》之法，声其讨罪不效之咎，当此之时，虽优游菽水之养，其可得乎？异日国史载之，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，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，遗臭万年，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？人谓祸起萧墙，危如朝露，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。

为今之计，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，悉召在野之君子，相与改弦易辙，戮力王事，庶几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矣。如其视失而不知救，视非而不知革，薰莸同器，驽骥同枥，天下大势，骶骶日趋于危亡之域矣。伯父与璟卿，亲犹父子也，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，则吾族幸甚！天下生灵幸甚！我祖宗社稷幸甚！

居无何，璟卿暴卒，相传嵩之致毒云。嵩之为公论所不容，居闲十有三年。宝祐四年春，授观文殿大学士，加食邑。八月癸巳卒，遗表上，帝辍朝，赠少师、安德军范度使，进封鲁国

公，谥忠简，以家讳改谥庄肃。德祐初，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夺谥。

董槐，字庭植，濠州定远人。少喜言兵，阴读孙武、曹操之书，而曰：“使吾得用，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。”槐貌甚伟，广颡而丰颐，又美髯，论事慷慨，自方诸葛亮、周瑜。父永，遇槐严，闻其自方，怒而嘻曰：“不力学，又自喜大言，此狂生耳，吾弗愿也。”槐心愧，乃益自摧折，学于永嘉叶师雍。闻辅广者，朱熹之门人，复往从广，广叹其善学。嘉定六年，登进士第，调靖安主簿。丁父忧去官。

十四年，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，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，郡捕系之狱，槐察其枉，以白守，守曰：“为反者解说，族矣。”槐曰：“吏明知狱有枉，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：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，皆可杀乎？”不听。顷之，守以忧去，槐摄通判州事，叹曰：“桷诚枉，今不为出之，生无繇矣。”乃为翻其辞，明其不反，书上，卒脱桷狱。绍定二年，迁镇江观察推官。明年春，入为主管刑部架阁文字。秋，兼权礼兵部架阁，迁籍田令，特差权通判镇江府。至州，会全叛，涉淮临大江，大府急发州兵。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，全遁去，乃还。五年，丁母忧。端平三年，差通判蕲州，辞。

嘉熙元年，召赴都堂，迁宗正寺簿、出知常州。后三日，提点湖北刑狱。常德军乱，夜纵火而噪，守尉闯不出。槐骑从数人于火所，且问乱故。乱者曰：“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，吾属将责之偿，不为乱也。”槐坐马上，召彦直斩马前，乱者还入伍中，明日，乃捕首乱者七人戮诸市，而贖彦直之家。差充归、峡、岳察访使。二年，兼权知常德府，寻兼军器少监，依旧提点刑狱。

三年，以直宝谟阁知江州兼都督府参谋。秋，流民渡江而

来归者十余万，议者皆谓：“方军兴，郡国急储粟，不暇食民也。”槐曰：“民，吾民也，发吾粟振之，胡不可？”至者如归焉。当是时，宋与金为邻国，而襄、汉、扬、楚之间，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，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。浮光人翟全寓黄陂，有众三千余，稍出卤掠。

槐令客说下全，徙之阳乌洲，使杂耕蕲春间，又享赐之，用为裨将。于是曹聪、刘清之属皆来自归。

四年，进直华文阁、知潭州、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。方三边急于守御，督府日夜征发，民且困，槐为画策应之，令民不伤而军须亦不匮。淳祐二年，迁左司郎官，进直龙图阁、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、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。视其赋则吏侵甚，下教曰：“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，吾且诛之！”吏乃震恐，愿自新。槐因除民患害，凡利有宜，弛以利民，惟恐不尽弛。大计军实，常若敌且至。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，斩以徇师，军中肃然。

三年，进秘阁修撰。四年，召入奏事，迁权户部侍郎，赐紫，进集英殿修撰、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军政弛弗治，乃为赏三等以教射，春秋教肄士卒坐作进退击刺之技，岁余尽为精兵。六年，召至阙，辞。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，又辞。权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。宰相移书槐曰：“国家方用兵，人臣不辞急难，公幸毋固辞。”槐即日就道，至邕州，上守御七策。邕州之地西通诸蛮夷，南引交址及符奴、月乌、流鳞之属，数寇边，槐与约无相侵，推赤心遇之，皆伏不动。又与交址约五事：一无犯边，二归我侵地，三还卤掠生口，四奉正朔，五通贸易。于是遣使来献方物、大象南方悉定。

七年，进宝章阁待制。八年，迁工部侍郎，职事依旧，兼

转运使。九年，召赴阙，封定远县男。迁兵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兼侍读，升给事中，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。群臣奏事少与法违，惮槐不敢上。兼侍读，进宝章阁直学士、知福州福建安抚使，辞。进封子。是年冬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封侯。十二年，为同知枢密院事。宝祐元年，权参知政事。二年，进参知政事。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战败夺官，诏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视师，曾伯辞，槐曰：“事如此，尚可坐而睨乎？”上疏请行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、蜀辅车之势，诏报曰：“腹心之臣，所与共理天下者也，宜在朝廷，不宜在四方。”复上疏曰：“天下之事，不进则退，人臣无敢为岐意者，苟以臣为可任，宜少听臣自效，即臣不足与军旅之事，愿上官爵。”不许，进封濠梁郡公。

帝曰乡用槐，槐言事无所隐，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。帝问余民粟积边，则对曰：“吴民困甚，有司急余不复省。夫民惟邦本，愿先垂意根本。”帝问修太乙祠，则对曰：“土工荐起，民罢于征发，非所以事天也。”帝问边事，对曰：“外有敌国，则其计先自强。自强者人畏我，我不畏人。”又言：“敌国在前，宜拔材能用之。士大夫有过失，为执法吏所刺劾，终身摈弗用，深为朝廷惜此。苟非奸邪，皆愿为昭洗，勿废其他善。又迁谪之臣，久堕遐方，稍稍内徙，今得生还，顾弗用可矣。”槐每奏，帝辄称善。

三年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槐自以为人主所振拔，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，然务先大体，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，在官者率满岁而迁。嗜进者始不说矣。槐又言于帝曰：“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。”帝曰：“胡为害政者三？”对曰：“戚里不奉法，一矣；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，二矣；皇城司不检士，三矣。将率不检下故士卒横，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；执法

威福擅故贤不肖混淆，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，贤人伏而不出；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，法令轻故朝廷卑。三者弗去，政且废，愿自上除之。”于是嫉之者滋甚。

帝年浸高，操柄独断，群臣无当意者，渐喜狎佞人。丁大全善为佞，帝躐贵之，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。大全已为侍御史，遣客私自结于槐，槐曰：“吾闻人臣无私交，吾惟事上，不敢私结约，幸为谢丁君。”大全度槐弗善己，衔甚，乃日夜刻求槐短。槐入见，极言大全邪佞不可近。帝曰：“大全未尝短卿，卿勿疑。”槐曰：“臣与大全何怨？顾陛下拔臣至此，臣知大全邪而噤不言，是负陛下也。且陛下谓大全忠而臣以为奸，不可与俱事陛下矣。”既罢出，即上书乞骸骨，不报。四年，策免丞相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时大全亦论劾槐，书未下，自发省兵迫遣之。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争之，语见《大全传》。

五年及景定元年，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。二年，特授判福州、福建路安抚大使，固辞。进封吉国，又进封许国公。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，天大雨，烈风雷电，槐起衣冠而坐，麾妇人出，为诸生说《兑》、《谦》二卦，问夜如何？诸生以夜中对，遂薨。遗表上，赠太子少师，谥文清。帝使使致金六十斤、帛千匹以赙。

叶梦鼎，字镇之，台之宁海人。本陈待聘之子，七岁后于母族。少从直龙图阁郑霖、宗正少卿赵逢龙学，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，两优释褐出身，授信州军事推官，摄教事，讲荒政。迁太学录。

淳祐二年，雷变，上封事，言召人才，戒媿近。明年，轮对，言君子、直言、军制、楮币、任官、分阃六事。同番易汤巾召试馆职，授秘书省正字。四年，升校书郎兼庄文府教授。

五年，迁秘书郎，转对，言定国本，求哲辅，专阍帅，奖用介直。雷变上言，援唐康澄“五可畏”之说，迁著作佐郎。六年，拜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，转对，言国计、边事、国体三事。又言：“外有窥边之大敌，内有伺隙之巨奸；奇邪蛊媚于宫闱，熏腐依凭于城社；强藩悍将，牙孽易摇，草窃奸宄，肘腋阶变。”

权知袁州，转运司和余米三万斛，梦鼎言：“袁山多而田少，朝廷免和余已百年，自今开之，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，则无穷之怨从之。”民汤頌献田学官，妻子离散，梦鼎遂还之。毁万载旗{甫}村淫祠，塞其妖井。召赴行在。丁本生母忧。十一年，免丧，拜司封员外郎。轮对，言：“陛下惑于左右之谗说，例视言者为好名，中伤既深，胶固莫解。近岁以来，言稍犯人主之所难者，不显罢则阴黜，不久外则设间，去者屡召而不还，来者一鸣而辄斥。”兼玉牒检讨官，以直秘阁、江西提举常平兼知吉州。节制悍将，置社仓、义仓，平反李义山受赃之冤，以国子司业召。

宝祐元年陞对，言国论主平江西义仓，不可待申省而后发。考试集英殿，授崇政殿说书，进讲《尚书》。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迁国子祭酒。二年，兼权礼部侍郎，谏幸西太乙宫。三年，权礼部侍郎，仍兼祭酒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寻兼侍讲。丁母忧。五年，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赣州。丁大全柄国，欲挽梦鼎登朝，卒辞谢之。六年，改知建宁府，又改知隆兴府。开庆元年，复知建宁府，作桥梁，置驿舍，建大安关，决疑狱。

景定元年，召为太子詹事，上疏以“法天”为言。迁吏部侍郎，赐宁海县食邑。二年，权兵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。三年，迁兵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修撰。迁吏部尚书，五辞免，请祠，不允。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屡辞不许。同提举编

修《经武要略》兼太子宾客，进封宁海伯。四年，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封临海郡侯，以明堂恩进封临海郡公。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，罢十七、十八两界会子，梦鼎以为厉民，乃止罢十七界。公田法行，梦鼎又以为厉民，故行之浙右而止。五年，三辞，不许，进同知枢密院事、权参知政事。以彗星出，梦鼎言政上下恐惧交修之日，乞解机政，又不许。奏免浙西经界。

理宗崩，议太子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，梦鼎曰：“母后垂帘，岂是美事！”进参知政事，加食邑。梦鼎力辞，似道恳留之，不可。帝勉谕再三，诏阁门封还奏疏。似道奏：“参政去则江万里、王 龠必不来。”理宗复土，摄少傅，竣事，引疾归里，累诏，力辞，授资政殿学士、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。肃清海寇，罪止首恶，羨余之费，悉却不受。建济民仓以备饥岁，造驿舍以待宾旅。

咸淳三年，再召为参知政事，加食邑，六辞，不许。诏著作佐郎卢钺与台州守项公采趣行，拜特进、右丞相兼枢密使，累辞，不许，乃与似道分任。利州转运使王价尝以言去官，非其罪也，四川制置司已辟参议，及死，其子诉求遗泽。至是，梦鼎明其无罪，似道以为恩不已出，罢省部吏数人，榜其姓名于朝。梦鼎怒曰：“我断不为陈自强。”即求去。似道之母让似道曰：“叶丞相安于家食，未尝希进，汝强与以相印，今乃牵制至此，若不从吾言，吾不食矣。”似道曰：“为官不得不如此。”会太学诸生亦上书言似道专权固位，乃悔悟，属府尹洪焘求解，而梦鼎屡上章乞闲。冬雷，引咎求去愈力。

四年，策杨妃，宰相无拜礼，吏赞拜，梦鼎以笏挥之，趋出。明日，乞还田里，诏勉留之。诏免诸州守臣上殿奏事，梦鼎言：“祖宗谨重牧守之寄，将赴官，必令奏事，盖欲察其人品，及面谕以廉律己，爱育百姓。其至郡延见吏民，具宣上意，

庶几求无负临遣之意。今不远数千里而来，咫尺天颜而不得见，甚非立法之本意。”又乞容受直言。进少保。五年，引杜衍致仕单车宵遁故事累辞，乃授观文殿学士、判福州、福建安抚大使，进封信国公，不拜；充醴泉观使，又不拜。七年，再充醴泉使。

九年，授少傅、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引疾力辞，宰、掾、郎、曹沓至趣行，扶病至嵎县，请辞不获，乞还山林。疏奏：“愿上厉精寡欲，规当国者收人心，固邦本，励将帅，饬州县，重振恤。”扁舟径归。使者以祸福告，梦鼎语之曰：“廉耻事大，死生事小，万无可回之理。”似道大怒，台臣奏从归田之请，诏仍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，不请祠禄。

瀛国公初即位，咨访故老，梦鼎上封事，曰：“敦教道，训廉德，厉臣节，拯民瘼，重士选，劝吏廉，惩吏奸，补军籍。授判庆元府、沿海制置大使，力辞，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，不拜。二年，益王即位于闽，召为少师、太乙宫使。航海遂行，道梗不能进，南向恸哭失声而还。后二年卒。子应及，太府寺丞、知建德府军器少监、驻戎军马；应有，朝请郎、太社令。

马廷鸾，字翔仲，饶州乐平人。本灼之子，继灼兄光后。甘贫力学，既冠，里人聘为童子师，遇有酒食饌，则念母藜藿不给，为之食不下咽。登淳祐七年进士第，调池州教授，需次六年。

宝祐元年，召赴都堂审察，辞。至池以礼帅诸生。二年，调主管户部架阁。三年，迁太学录，召试馆职。时外戚谢堂厉文翁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用事，廷鸾试策言强君德，重相权，收直臣，防近习。大与时违，迁秘书省正字。四年，尤焞提举史事，辟为史馆校勘。

初，丁大全令浮梁，雅慕廷鸾，弥欲钩致之，廷鸾不为动。

试策稍及大全，及廷鸾当轮对，大全私谓王持垕往间焉。廷鸾素厚持垕且同馆，不虞其谋也，密露大意。持垕给曰：“君犹未改秩，姑托疾为后图乎？”廷鸾曰：“此微臣千一之遭，其何敢不力。”持垕以告大全，及候对殿门，格不得见。翼日，以监察御史朱熠劾罢。宋臣遣八厢貌士索奏稿，稿虽焚，闻者浸广，忌者愈深，而廷鸾之名重天下。开庆元年，吴潜入相，召为校书郎。

景定元年，兼沂靖惠王府教授。时大全党多斥，宋臣尚居中，言路无肯言者，诸学官抗疏，疏上即行。会日食，与秘书省同守局，因相与草疏。潜以书告廷鸾曰：“诸公言事纷纷，皆疑潜所嗾，闻馆中又将论列，校书宜无与，以重吾过。”廷鸾对曰：“公论也，不敢避私嫌。”越数日，宋臣竟坐谪，徙安吉州。兼权枢密院编修官。时贾似道自江上还，位望赫奕，廷鸾未尝亲之。轮对，言：“国于东南者，楚、越霸而有余，东晋王而不足。乞遏恶扬善以顺天，举直错枉以服民。”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仓部郎官。

二年，进著作佐郎兼右司，迁将作少监。三年，一再乞外补，不许。廷鸾论贡举三事：严乡里之举，重台省之覆试，访山林之遗逸。又言荒政，宜蠲除被灾州县租赋之不可得者。擢军器监兼左司，兼太子右谕德，升左谕德，行国子司业，乞免兼左司。轮对，言：“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，养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。”兼翰林权直，擢秘书少监，升权直学士院。四年，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入奏言：“太史必当谨书灾异。愿陛下翕受敷施，以壮人才之精神；虚心容纳，以植人言之骨干。念邦本而以公灭私，严边备而思患豫防。”时再召用宋臣，廷鸾引何郯之说进，极言宋臣不可用，帝从之。荐士二十人，进中书舍人。程奎污

稔诡秘，不当补将仕郎；王之渊为大全党，不当通判江州；朱熠不当知庆元府及为制置使；林爽、赵必、张称孙不当与郡；皆缴还词头。兼国史实录院。五年，彗出，上疏极言天人之际。迁礼部侍郎。理宗遗诏、度宗登极诏，皆廷鸾所草。兼侍读，辞，不许。疏列孝宗之政以告。升直学士院。

咸淳元年，进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《经武要略》。丁母忧。三年，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《经武要略》。入奏言培命脉，植根本，崇宽大，行仁厚。又言：“恢大度以优容，虚圣心而延伫，推内恕以假借，忍难行而听纳，则情无不达，理无不尽，奸人破胆，直士吐气，天下事尚可为也。”兼权参知政事。五年，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，进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八年，九疏乞罢政。九年，依旧观文殿大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大使。上疏辞免，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

度宗初年，诏询故老，专以修攘大计叩之赵葵。葵极意指陈曰：“老臣出入兵间，备谙此事，愿朝廷谨之重之。”似道作色曰：“此三京败事者，词臣失言。”廷鸾每见文法密，功赏稽迟，将校不出死力，于边阃升辟，稍越拘挛。似道颇疑异己，黥堂吏以泄其愤。及辞相位，帝恻怛久之曰：“丞相勉为朕留。”廷鸾言：“臣死亡无日，恐不得再见君父。然国事方殷，疆圉孔棘。天下安危，人主不知；国家利害，群臣不知；军前胜负，列阃不知。陛下与元老大臣惟怀永图，臣死且瞑目。”顿首涕泣而退。

瀛国公即位，召不至。自罢相归，又十七年而薨。所著《六经集传》、《语孟会编》、《楚辞补记》、《洙泗裔编》、《读庄笔记》、《张氏祝氏皇极观物外篇》诸书。

论曰：史弥远废亲立疏，讳闻直言。郑清之堕名于再相之

日。弥远之罪既著，故当时不乐嵩之之继也，因丧起复，群起攻之，然固将才也。董槐毋得而议之矣。叶梦鼎、马廷鸾之所遭逢，其不幸也夫！

列传第一百七十四

傅伯成 葛洪 曾三复 黄畴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许
罗必元 王遂

傅伯成，字景初，吏部员外郎察之孙。少从朱熹学。登隆兴元年进士第，调连江尉。试中教官科，授明州教授。以年少，嫌以师自居，日与诸生论质往复，后多成才。改知闽清县。丁父艰，服除，知连江县。东湖溉田余二千顷，堤坏。即下流南港为石堤三百尺，民蒙其利。

庆元初，召为将作监，进太府寺丞。言吕祖俭不当以上书贬。又言于御史，朱熹大儒，不可以伪学目之。又言朋党之敝，起于人主好恶之偏。坐是不合，出知漳州，以律己爱民为本。推熹遗意而遵行之，创惠民局，济民病，以革襍鬼之俗。由郡南门至漳浦，为桥三十五，治道千二百丈。

两为部使者，迁工部侍郎。时权臣方开边，语尚秘。伯成言：“天下之势，譬如乘舟，中兴且八十年矣，外而望之，舟若坚緻，岁月既久，罅漏浸多，苟安旦夕，犹惧覆败，乃欲徼幸图古人之所难，臣则未之知也。”相府灾，同列相率唁丞相，或以为偶然者，伯成正色谓：“天意如此，官师相规时也，以为偶然乎？”丞相色动。遂陈三事：一曰失民心，二曰隳军政，三曰启边衅。进右司郎官，权幸有私谒者，皆峻拒之。出为湖、广总领。朝议欲纳金人之叛降者，伯成言不宜轻弃信誓，乞戒将帅毋生事。御史中丞邓友龙遂劾伯成，罢之。

嘉定元年，召对，面谕：“前日失于战，今日失之和。小使虽返，要求尚多。陛下不获己，悉从之。使和议成，犹可以纾一时之急；否则虚帑藏以资敌人，驱降附以绝来者，非计也。今之策虽以和为主，宜惜日为战守之备。”权户部侍郎史弥远初拜相，麻词有“昆命元龟”之语，闽帅倪思以为不当用，御史劾罢思。伯成因对及其事，帝曰“过当”者再。对曰：“思固过当，但恐摧抑太过，遂塞言路，乞明诏台谏侍从，竭尽底蕴，无以思为戒。”李壁谪居抚州，伯成言：“侂胄之诛，壁与有功，不酬近功，乃追前罪，他日负罪之臣，不容以功赎过矣。”

伯成未为谏官也，尝言：“弥远谋诛侂胄，事不遂则其家先破，侂胄诛而史代之，势也。诸公要相协和，共议国事；若立党相挤，必有胜负，非国之福。”又劝丞相钱象祖：“安危大事，以死争之；差除小者，何必乖异？”拜左谏议大夫，抗疏十有三，皆军国大义。或致弥远意，欲使有所弹劾，谓将引以共政。谢之曰：“吾岂倾人以为利哉。”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。

左迁权吏部侍郎。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。蔡元定谪死道州，归葬建阳，乃雪其冤于朝。进宝谟阁待制、知镇江府。全活饥民，瘞藏野殍，不可胜数。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军于鬪山石牌，伯成谓：“虚此实彼，利害等耳。包港在焦、鬪之中，不若两砦之兵迭戍焉。”鬪山砦兵，素与海盗为地，伯成廉知姓名，会郡都试捕而鞠之，无一逸去。狱具，请贷其死，黥隶诸军。

嘉定八年，召赴阙，辞不获，行至莆，拜疏曰：“臣病不能进矣。”除宝谟阁直学士、通奉大夫，致仕。理宗即位，升直学士，落致仕，予祠，锡金带。伯成辞免，乃进“昭明天常、

扶持人极”之说，诏进一官。

宝庆元年，与杨简同召，寻加宝文阁学士，提举佑神观，奉朝请。虽力以老病辞，而爱君忧国之念不少衰。闻大理评事胡梦昱坐论事贬，蹙然语所亲曰：“向吕祖俭之谪，吾为小臣，犹尝抗论。今蒙国恩，叨窃至此而不言，谁当言者。”遂抗疏曰：“臣恐陛下不复闻天下事矣。方今内无良吏，田里怨咨，外无名将，边陲危急，而廉耻道丧，风俗益偷，贿赂流行，公私俱困。谓宜君臣上下，忧边恤民，以弭祸乱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，未几而斥，明日某人言某事，未几而斥，则是上疏者以共工、驩兜之刑加之矣。昔韩愈论后世人主奉佛，运祚短促，唐宪宗大怒，将抵以死，自崔群、裴度戚里诸贤皆为愈言，止贬潮州，寻复内徙。今上疏者非可愈比，然在列之臣，无一为言者，万一死于瘴疠，陛下与大臣有杀谏者之谤，史册书之，有累圣治。臣垂尽之年，与斯人相去，风马牛之不相及，独以受恩优异，效其誓言。”不报。明年，加龙图阁学士，转一官，提举鸿庆宫，复辞。

伯成纯实无妄，表里洞达，每称人善，不啻如己出，语及奸人误国，邪人害正，词色俱厉，不少假借，常慕尸谏，疏草毕，亟命缮写，朝服而逝，年八十有四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。端平三年，赐谥忠简。

葛洪，字容父，婺州东阳人。从吕祖谦学，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。嘉定间，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迁守尚书工部员外郎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。上疏言：

今之将帅，其才与否，臣不得而尽知。惟忠诚所在，凡为人臣者斯须所不可离，则不可不以是责之耳。今安居无事，非必奋不顾死，冒水火，蹈白刃，而后谓之忠也。第职思其忧谓之忠，公尔忘私谓之忠，纯实不欺谓之忠。

且拊循士卒，帅之职也，朝廷每严掊克之禁，蠲营运之逋，其傲之者至矣。今乃有别为名色，益肆贪黷，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，动辄估籍，择廩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，取办刍粟，抑配军需，于拊循何有哉！训齐戎旅，亦帅之职也，朝廷每严点试之法，申阶级之令，其傲之亦切矣。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，坐作仅同儿戏，技勇者不与旌赏，拙懦者未尝劝惩，士日横骄，类难役使，于训齐何有哉

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，溺意田宅之图，而不恤国事者矣。又有营营终日，专务纳交，书币往来，道路旁午，而妄希升进者矣。自谓缮治器甲，修造战舰，究其实，则饰旧为新而已尔。自谓撙节财用，声称羨余，原其自，则剥下罔上而已尔。乞严饬将帅，上下振厉，申致军实，常若有寇至之忧。磨砺振刷，以求更新，亦庶乎其有用矣。

帝嘉纳之。

进直焕章阁，为国子祭酒，仍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迁工部侍郎，仍兼祭酒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，拜工部尚书，亦兼祭酒兼侍读。进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拜参知政事，封东阳郡公。赞讨平李全，援王素谏仁宗却王德用进女事，以止备嫔御，世多称之。以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，进大学士。召赴行在，仍旧职充万寿观使兼侍读，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守本官致仕，卒。帝辍视朝一日，谥端献。杜范称其侃侃守正，有大臣风。有奏议、杂著文二十四卷。

曾三复字无玷，临江人。乾道六年进士。淳熙末，为主管官告院，迁太府寺簿，历将作、太府丞。登朝数年，安于平进，搢绅称之。绍熙初，出知池州，改常州。召为御史检法，拜监察御史，转太常少卿，进起居舍人，迁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，以疾告老。诏守本官职致仕。三复性耿介，耻奔竞，故位不速

进。在台余两年，持论正平，不随不激。其没也，士论惜之。

黄畴若，字伯庸，隆兴丰城人。一岁而孤，外大母杜教之。淳熙五年举进士，授祁阳县主簿。邑民有诉僧为盗且杀人，移鞠治，畴若疑其无证，以白提点刑狱马大同，且争之甚力，已而得真盗，大同荐之，调柳州教授，又调灵川令。会万安军黎蛮窃发，经略司选畴若条画招捕事宜。畴若谓须稽原始乱，为区处之方。再任岭外，用举考改知庐陵县。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，畴若念民方艰食，取任内县用钱三十余缗为民代输两年。诸司举为邑最官，召赴都堂审察，差监行在都进奏院。

开禧元年，都城火。畴若应诏上言曰：“当今之急务有三：一曰赋敛征求之无艺，二曰都鄙军民之无法，三曰守令牧养之无状。”迁太府寺主簿，又迁将作监丞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。迁太府寺丞，又迁秘书丞兼权礼部郎官，兼资善堂说书。迁著作郎，拜监察御史。首章乞天子择宰相，宰相择监司。又言：“善为国者必以恐惧修省之训陈于前，善为相者必以危亡灾异之事告于上。”

韩侂胄败，畴若上章丐去，帝批其奏曰：“卿怀忠荩，朕固知之。”畴若遂疏邓友龙、陈景俊之恶。先是，江、淮督府既罔功，罢不更置。畴若奏，以为和战未决，不遣近臣置幕府，无以统诸将。乞检会前奏，亟诏大臣科条人才为宣抚使。帝即日以丘壘为江、淮制置使。寻迁畴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讲。朝廷与金人约和，金人约函致侂胄首。诏令台谏、侍从、两省杂议。畴若与章燮等奏：“乞梟首，然后函送敌国。”人讥其有失国体。

畴若奏：“今帑藏无余，岁币若必睥睨于百姓，愿自宫禁以及宰执百官共为撙节，逐年桩积。”遂置安边所。户部侍郎沈诜条具合节省拘催者，畴若复乞：“依仁宗、孝宗两朝成训，

凡节省事：在内诸司选内侍长一员，令自行搜访，条具来上；在外廷三省则委宰掾、枢属，六曹则委长贰，事干浮费者闻奏。”又乞：“以官司房廊及激赏库四季所献并侂胄万亩庄等，一并拘桩。”既而内廷及酒所减省，议多格，独得估籍奸贼及房廊非泛供须五项，总缙钱九百一十三万有奇，外桩留产业，每岁又可得七十一万五千三百余缙，畴若乞：“令后省类聚更化以来臣下章奏，察其可行者以闻，付之中书。”

都城穀踊贵，诏减价糶桩管米十万石，于是淮、浙流民交集。临安府按籍振济，仅不满五千人，以三月后麦熟罢振济，各给粮遣归。畴若谓：“此实驱之使去耳。”遂奏：“乞令核实，近甸之人，愿归就田者勿问，其有未能归者，更振济两月；淮民见在都城者，其家既破，又无赢赏，必难遽去，仍与振恤，俟早熟乃罢。”于是诏振济至六月乃止。

帝以蝗灾，令刺举监司不才者，畴若同台监考察上之。又言：“湖、广盗贼，固迫于饥寒，然亦有激而成之者。黑风峒寇，实由官不为决讼所致。宜戒湖、广诸司，申明法禁为贼，关防以时，平心决讼，勿令胥官巡尉侵渔。”权户部侍郎，金使告主亡，差充馆伴。

自军兴费广，朝廷给会子数多，至是折阅日甚。朝论颇严称提，民愈不售，郡县科配，民皆闭门牢避。行旅持券，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。诏令侍从、台省，条上所见。畴若奏曰：“物少则贵，多则贱，理之常也。曷若令郡县姑以渐称提，先收十一界者销毁，勿复支出。上下流通，则不待称提矣。”由是峻急之令少宽。又疏奏：“乞崇忠厚，延质朴，屏绝浮薄之论。乞拨买官田充余本，以广常平之储。乞令户察一员，专监安边所。”帝皆是之。

因面求补外，退上章，降诏不允，又连疏丐去。会旱蝗复

焮，御笔令在朝百执事条上封事，畴若奏“官吏苛刻、科役频并、赋敛繁重、刑法淹延”四事。册皇太子，差充引见礼仪使。进华文阁待制、知成都府。蜀自吴曦畔后，制置使移司兴元，朝论有偏重之嫌。朝廷择人，故辍畴若以往，三辞不允。避讳，改宝谟阁待制。诏：“凡属军民利病，吏治臧否，并许谘访以闻。”当征积欠十余万，畴若亟命榜九邑尽蠲之。考官吏冗员，非救命差注者悉罢之。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，计二十万二千四百缗；又别立库储二十五万三千缗，期于异日接续代输；又余米十五万石有奇，足广惠仓之储；又减他赋之重者，民力遂宽。

初，沈黎蛮屡犯边，畴若至，则媵榜晓以祸福，青、弥两羌遂乞降。四年，董蛮合其部族入寇犍为利店。畴若亟调兵，且设方略捕之，皆遁去。先是，畴若廉知嘉定边备废弛，而平戎庄子弟可用，遂檄嘉定府权免平戎庄是年炭估、麻租，令庄子弟即日上边为守备。会嘉定阙守，蛮窥利店无备，遂入寇。畴若复选西军，欲且往防拓，牒转运司折支，不报。蛮再犯龙鸠堡，转运司始颇从所请。蛮复到龙门隘，知有备乃退。进龙图阁待制，依旧知成都府。

大使司之师出，东路提刑亦征兵，三垂告警，叙南之报复急，两路震动。畴若亟移书两军，俾速还师守险为后图，西师遂退守沐川。既而畴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，既得专行，益严守备，蛮首昔丑竟降，朝廷赏平蛮功，进畴若一秩。

畴若留蜀四年，弊根蠹穴，苗耨发栉。如乞拣留移屯西兵义勇，以防窃发，以救偏重；更用东南贤士使蜀四路，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为东南监司，庶杜州县姻娅之私；轻取钱引贴期之费，以纾民力；皆抗疏请于朝，乞力行之。复念大玄城乃张仪所筑，高骈所修，圯坏岁久，复修费重，乃以节缩余钱四十万贯为修城备。畴若以制置使留汉中，则护诸将为得宜。召赴

行在，入对延和殿，迁权兵部尚书、太子右庶子。

八年，四月不雨，诏求直言。畴若条具三事，首言：“比称提楮币，州县奉行切迫，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众，乞与给还；乞蠲阁下户畸零税赋；乞振赡雄淮军之乏。”寻皆行之。落权，升左庶子，仍兼修史，擢太子詹事。畴若引范镇故事，乞归田里。

十年春，差知贡举，试礼部尚书，以足疾乞归。进焕章阁学士、知福州，力辞，乃改提举鸿庆宫。关外军溃，言者论及畴若，落职罢祠，后以焕章阁学士致仕。所著有《竹坡集》、奏议、讲议、《经筵故事》。

袁韶字彦淳，庆元府人。淳熙十四年进士。嘉泰中，为吴江丞。苏师旦恃韩侂胄威福，挠役法，提举常平黄荣檄韶核田以定役。师旦密谕意言：“吴江多姻党，佻相容，当荐为京朝官。”韶不听。是岁更定户籍，承徭赋，皆师旦党，师旦讽言者将论去。荣亟以是事白于朝，且荐之。未几，师旦败。改知桐庐县。桐庐多宗室，持县事无有善去者。韶始至，绝私谒，莫敢挠。钱塘岸岁为潮啮，率取石桐庐，韶言：“庙子山有石，不必旁取邻郡。”遂得求免。嘉定四年，召为太常寺主簿，父老旗鼓蔽江以钱，至于富阳，泣谢曰：“吾曹不复输石矣。”

后为右司郎官、接伴金使。使者索岁币，语慢甚，韶曰：“昔两国誓约，止令输燕，不闻在汴。”使者语塞。十三年，为临安府尹，几十年，理讼精简，道不拾遗，里巷争呼为“佛子”，平反冤狱甚多。

绍定元年，拜参知政事。胡梦昱论济王事，当远窜，韶独以梦昱无罪，不肯署文书。李全叛，扬州告急，飞檄载道，都城争有逃避者。乃拜韶浙西制置使，仍治临安镇遏之。丞相史弥远惩韩侂胄用兵事，不欲声讨。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：“扬

失守则京口不可保，淮将如卞整、崔福皆可用。”适福至，韶夜与同见弥远，言福实可用。弥远从之，遂讨全。韶卒以言罢。端平初，奉祠，卒年七十有七，赠少傅。后以郊恩，累赠太师、越国公。

韶之父为郡小吏，给事通判厅，勤谨无失，岁满当代，不听去。后通判至，复留用之，因致丰饶。夫妻俱近五十，无子，其妻资遣之往临安置妾。既得妾，察之有忧色，且以麻束发，外以彩饰之。问之，泣曰：“妾故赵知府女也，家四川，父歿家贫，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。”即送还之。其母泣曰：“计女聘财犹未足以给归费，且用破矣，将何以酬汝？”徐曰：“贱吏不敢辱娘子，聘财尽以相奉。”且闻其家尚不给，尽以囊中贖与之，遂独归。妻迎问之曰：“妾安在？”告以其故，且曰：“吾思之，无子命也。我与汝周旋久，若有子，汝岂不育，必待他妇人乃育哉？”妻亦喜曰：“君设心如此，行当有子矣。”明年生韶。

危稹，字逢吉，抚州临川人。旧名科，淳熙十四年举进士，孝宗更名稹。时洪迈得稹文，为之赏激。调南康军教授。转运使杨万里按部，骤见叹奖，偕游庐山，相与酬倡。调广东帐司，未上，服父丧，免，调临安府教授。倪思荐之，且语人曰：“吾得此一士，可以报国矣。”丁母忧，免，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。入为武学谕，改太学录。

明年，迁武学博士，又迁诸王宫教授。稹谓以教名官，而实未尝教，请改创宗子学，立课试法如两学，从之。嘉定九年，新学成，改充博士，其教养之规，稹所论建。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，兼吴益王府教授。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。

稹始进对，请叙复军功之赏以立大信，按拭功臣之罪以厉忠节，置局以立武事，遣使以省边防，厚赏以精间谍。次论和、

战、守利害，而请颢意于守。是岁春至夏不雨，稹应诏言：“安边所征敛之害，与无罪而籍没之害；楮币之改，以一夺二；盐钞之更，以新废旧；至于沮格军赏，放散死士，皆足以召怨而致旱。”

明年又论：“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，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，自二议不合，是以国无成谋，人无定志。愿诏大臣合二议共图之，且欲下两淮帅臣，讲明守御之备。”最后言：“事无成规者，皆不可为。意向不明，无以一众听；信誓不立，无以结人心；报应不亟，无以趋事机；赏罚不果，无以作士气。”

番易柴中行去国，稹赋诗送之，迁宰相，出知潮州。寻以通金华徐侨书论罢，提举千秋鸿禧观。久之，知漳州。漳俗视不葬亲为常，往往栖寄僧刹，稹命营高燥地为义冢三，约期责之葬，其无主名、若有主名而力弗给者，官为葬之，凡二千三百有奇，刻石以识。郡有临漳台，据溪山最胜处，作龙江书院其上。既成，横经自讲，人用歆动。邑令有贿闻者，劾去之，籍其财以还民。郡有经、总制无名钱岁五千缗，厉民为甚，前守赵汝说奏蠲五之二，稹疏于朝，悉罢之。会常平使有言，稹不欲辩，即自请以归。久之，提举崇禧观，与乡里耆艾七人为真率会。卒，年七十四。

稹性至孝，父疾，愿损己算益亲年，疾寻愈。真德秀登从班，举稹自代，没，又为铭其墓。所著有《巽斋集》，诸经有讲义、集解，诸魏、晋、唐诗文皆有编，辑先贤奏议曰《玉府》、曰《药山》。

弟和，字祥仲。开禧元年进士，为上元主簿，大辟祠宇祀程颢，真德秀为记之。知德兴，振荒有惠政。有《蟾塘文集》。

程公许，字季与，一字希颖，叙州宣化人。少知孝敬，大

母侯疾，公许不交睫者数月，病革，尝其痰沫，既卒，哀毁逾制。嘉定四年举进士，调温江尉，未上，丁母忧。服除，授华阳尉，再调绵州教授。制置使崔与之大加器赏，改秩知崇宁县，蠲预借，免抑配，人甚德之。

差通判简州。改隆州，未上。会金人犯阆中，制置使桂如渊遁，三川震动，朝廷擢李 代之，辟公许通判施州，行户房公事。当兵将奔溃之后，公许尽力佐之，节浮费，疏利原，民不增赋而用自足。时诸将乘乱抄劫，事定自危，以重赂结幕府。大将和彦威怀金宝以献，公许正色却之，彦威惭而退。吴彦者，緘僧牒于书尾以进，公许卷还之而责其使，闻者畏服。有献议招秦、巩大姓于 者，众多从臾，独公许谓山东覆辙未远，反覆论难， 从之。其后赵彦呐开阆，复行其策。未几，金人捣成都，大姓者实导之，始服公许先见。

端平初，授大理司直，迁太常博士。秋祀明堂，雷雨，应诏言事。嘉熙元年，御史杜范论执政李鸣复，不行，徙右史，竟拂衣东归，鸣复坐政府自若。公许轮对，言：“志士仁人，婴逆鳞，贾众怒，不过为陛下通耳目，为朝廷立纲纪而已。今也假以职而弃其谏，幸其退而优其迁，则是自裂其纲纪，自蔽其耳目，遂使居是职者虽被亲擢，言不得行，始焉固辞而弗从，终焉强留而饮愧。臣恐自此同类沮失，各起遐心，来者相戒，以为容默，陛下愈孤立无助矣。”

夏，行都大火，殿中侍御史蒋岷逢君希宠，创为邪说，禁锢言者。公许应诏曰：“群臣忠告者众，而圣意确不可回；圣意不可回，而言者不免于激。陛下宜以大舜无藏怒宿怨为心，而参酌于汉文帝之待淮南厉王、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，以召和气，弭眚灾，特在一念转移之顷耳。”迁秘书丞兼考功郎官，竟为岷劾去，差主管云台观、和衢州，未上。改江东宣抚司参

议官，不赴。

李宗勉入相，以著作佐郎召，兼权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，迁著作郎。时谏官郭磊卿以论事不报出关，徐荣叟亦抗章引去，公许奏：“乞还言官，俾安厥位。”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，台谏谢方叔、王万及磊卿相继他徙，公许又奏：“外难凭陵，国势岌若缀旒，朝廷上自为弗靖，阳为迁除，阴夺言职，此中外所以怏怏。”

迁将作少监。大旱，应诏疏时事四条。又言：“储极虚位，天下寒心。”时朝廷令侍从、台谏条具易楮利害，寻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。公许缴申省，谓：“庙堂决意更革，本欲重十八界，亦当令十六界、十七界稍有分别，若一时皆以五折一，安保将来十七界与十八界并行而不折阅乎。曷若将十七界且以三兑一，使民间尚知宝此一界，不至一旦贸易不行，令三界各有等第，庶几公私两便。”嵩之格不行，径揭黄榜。公许谓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不得为敕。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，则掖垣可废。”累上奏牒，径欲引去，宗勉及参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

淳祐元年，迁秘书少监，轮对，言蜀事十条。兼直学士院，拜太常少卿，力请外，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论罢。寻以直宝谟阁知袁州，请蠲和余之半。改命郡吏部总所纲运，而厚其赏，免募平民，民甚便之。新周敦颐祠，葺张栻书院，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说。杜范荐于上，召拜宗正少卿，再迁起居舍人。濮斗南缴还，疏有“臣等耻与为伍”之语，遂以旧职提举玉局观。范见疏曰：“程季与肯与汝为伍耶？”

退处二年，召赴行在，属嵩之以父忧去位，经营起复，益惮公许，密柬韩祥曦殿中侍御史王赞奏寝召命。帝虽曲从而意不悦。及逐不才台谏，擢公许起居郎兼直学士院。公许入奏不

可不坚凝者七。帝语之曰：“卿一去三年，今用卿，出自朕意。”是日晚命下，嵩之罢起复，相范钟及范，三制皆公许为之。兼权中书舍人。

时二相尚逊，机务多壅。公许奏：“辅臣崇执谦逊，避远形迹，相示以色而不明言，事几无穷，日月易失。今最急莫若疆场之事，帅才不蓄，一旦欲议易置，茫然莫知所付。九江择守，至以近所废斥朋附为欺之台察充其选。同时任言责者，虽心迹有显晦，过恶有重轻，而获罪于清议则同。一人捋拭之骤若是，三人者宁不引领以望玷缺之复。况近者言官方以刘晋之、郑起潜、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，以示警戒，而忽闻龚基先之用，议者咸谓改纪之初，所为错缪，邪枉窥伺善类，何可高枕而卧。”帝见公许疏称善，且言基先之用太早。

右史徐元杰暴亡，司谏谢方叔、御史刘应起言，不报。公许亟奏曰：“正月，侍御史刘汉弼死。四月，右丞相杜范死。六月，右史徐元杰死。汉弼之死固可疑，范之死人言已籍籍，然汉弼类风淫未疾，范亦尪弱多病，诿曰天命，犹可也。元杰气体魁硕，神采严毅，议论英发，甫闻谒告，奄至暴亡，口鼻四体变异之状，使人为之雪涕不已。六馆诸生叩阍告，陛下始命有司置狱鞫勘，谓当于朝绅中选公正明决无所顾忌者专莅其事，尽情研究，务使得实。集议朝堂，分列首从，必诛无赦。”疏入，不报。物论沸腾，临安尹赵与簪奏乞置狱天府，帝从之。公许缴奏：“与簪乃嵩之死党，乞改送大理寺，命台臣董之。”诏殿中侍御史郑案，案回懦首鼠，事竟不白，然公论莫不伟公许。

权礼部侍郎，差充执绥官。郑起潜、刘晋之及陈一荐以台臣论劾迁谪，公许疏其附下罔上之罪，乞下各州军严行押发。郑清之以少保奉祠，侍讲幄中，批复其子士昌官职，与内祠，

且许侍养行在所。盖士昌尝以诏狱追逮，或云许以死闻，清之造阙，泣请于帝，故有是命。公许缴奏：“士昌罪重，京都浩穰，奸宄杂糅，恐其积习沉痼，重为清之累；莫若且与甄复，少慰清之，内祠侍养之命宜与收寝。”帝密遣中贵人以公许疏示清之。项容孙以罪遣还家，道死，时叙官复职，公许驳奏，命遂格。

迁中书舍人，进礼部侍郎。嵩之免丧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，台谏、给舍交章论奏，公许疏：“乞睿断亟下明诏，正邦典。”殿中侍御史章琰、正言李昉英以论执政及府尹，帝怒，出二人，公许力争之。公许自缴士昌之命，清之日夜于经筵短公许。周坦妻与清之妻善，因拜坦殿中侍御史。坦首疏劾公许，以宝章阁待制知建宁府；谏议大夫郑杲又劾之，命遂寝。

清之再相，公许屏居湖州者四年，再提举玉隆观、差知婺州，未上；帝欲召为文字官，清之奏已令守婺，帝曰：“朕欲其来。”乃授权刑部尚书，屡辞弗获。入对，上疏货财，兴缮、逐谏臣、开边衅时弊七事，荐知名士二十九人。

时罢京学类申，散遣生徒，公许奏：“京学养士，其法本与三学不侔。往者立类申之法，重轻得宜，人情便安，近一旦忽以乡庠教选而更张之，为士亦当自反，未可尽归咎朝廷也。令行之始，臣方还朝，未敢强聒以挠既出之令。今士子扰扰道途，经营朝夕，今既未能尽复旧数，莫若权宜以五百为额，仍用类申之法，使远方游学者，得以肄习其间。京邑四方之极，而庠序一空，弦诵寂寥，遂使逢掖皇皇，市廛昉怨而不敢议，非所以作成士气、尊崇教化也。”清之益不乐。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，参知政事吴潜奏留之，帝夜半遣小黄门取垓疏入。后二日，二府奏公许不宜去，同知枢密院徐清叟上疏论垓。太学生刘黻等百余人、布衣方和卿伏阙上书论垓。朝廷寻

授宝章阁学士、知隆兴府，而公许已死矣。遗表上，帝嗟悼，进龙图阁学士致仕，赠宣奉大夫，官其后，赐赙如令式。

公许冲澹寡欲，晚年惟一僮侍，食无重味，一裘至十数年不易。家无羡储，敬爱亲戚备至。蜀有兵难，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。所著有《尘缶文集》、内外制、奏议、《奏常拟谥》、《掖垣缴奏》、《金革讲义》、《进故事》行世。

罗必元，字亨父，隆兴进贤人。嘉定十年进士。调咸宁尉，抚州司法参军，崇仁丞，复摄司法。郡士曾极题金陵行宫龙屏，迁丞相史弥远，谪道州，解吏寤极甚。必元释其缚，使之善达。真德秀入参大政，必元移书曰：“老医尝云，伤寒坏证，惟独参汤可救之，然其活者十无二三。先生其今之独参汤乎？”调福州观察推官。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支园，必元直之；遇为言官，以私憾罢之。知余干县。赵福王府骄横，前后宰贰多为挤陷，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，亦为直之，言于州曰：“区区小官，罢去何害？”人益壮其风力。

淳祐中，通判赣州。贾似道总领京湖，克剥至甚。必元上疏，以为蠹国脉、伤民命，似道衔之。改知汀州，为御史丁大全按去，后起干行在粮料院。钱塘有海鳅为患，漂民居，诏方士治之，都人鼓扇成风。必元上疏力止之。帝召见曰：“见卿《梅花诗》，足知卿志。”度宗即位，以直宝章阁兼宗学博士致仕。卒，年九十一。必元尝从危稹、包逊学，最为有渊源，见理甚明，风节甚高，至今乡人犹尊慕之云。

王遂字去非，一字颖叔，枢密副使韶之玄孙，后为镇江府金坛人。嘉泰二年进士，调富阳主簿，历官差干办诸司审计司。绍定三年，福建寇扰甫定，朝廷选贤能吏，劳来安集，以遂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。遂过江山、浦城道中，遇邵武避地之人，即遗金为归资，从者如市。至郡，抚摩创痍，翦平凶

孽，民恃以安。未几，言者以遂妄自标致，邀誉沽名，罢。

改知安丰军，迁国子监主簿，又迁太常寺主簿，拜监察御史。疏奏极论进君子，退小人。又言正风俗，息奔竞。又言：“朝廷谓史嵩之小黠为大智，近功为远略。忽臣之言，必欲侥幸嵩之于不败，非为国至计也。欺君误国，天下知之，而朝廷犹且惑焉，势甚凜凜也。”入对，言帝知、仁、勇，学有未至。

迁右正言，寻拜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三十年来凶德参会，未有如李知孝、梁成大、莫泽肆无忌惮者。三凶之罪，上通于天，乞重其刑。”又取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时奏格，择其关于风化切于时宜者，请颁示中外。皆从之。又请于并准置屯田，且条上边事曰：“当今之急务：在朝廷者五，定规摹，明意向，一心力，谨事权，审号令；在边阃者六，恤归附，精间谍，节财用，练士兵，择将才，计军实。”又言：“君德必纯乎刚。”帝皆善之。

迁户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，时暂兼权侍左侍郎。以宝章阁待制差知遂宁府。进焕章阁待制、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。差知平江府。进敷文阁待制、知庆元府，改知太平州，以论罢。进显谟阁待制、知泉州。改温州、宁国府。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建宁府。以华文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。改知太平州，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。召赴阙，授权工部尚书。

遂与同里刘宰素同志，宰尝称遂为文雅健，无世俗浮靡之气，足以名世。遂守平江，宰赠之言曰：“士友当亲，而贤否不可不辨；财利当远，而会计不可不明。折狱以情，毋为私意所牵；荐士以才，毋为权要所夺。当言则言，不视时而退缩；可去则去，不计利而迟回。庶几名节之全，不愧简册所载。”盖格言也。

论曰：“傅伯成晚与杨简为时耆龟。葛洪守正不阿。曾三复澹然无躁竞之心。黄畴若优于政治。袁韶力请讨李全，盖丞相史弥远腹心也。危稹以通问徐侨获罪，其人可知，矧治州之政，有循吏之风焉。罗必元受学于稹者也。程公许、王遂说论叠见，岂不伟哉。

列传第一百七十五

吴渊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颖 冷应澂 曹叔远
从子鹵 王万马光祖

吴渊，字道父，秘阁修撰柔胜之第三子也。幼端重寡言，苦志力学。五岁丧母，哭泣哀慕如成人。嘉定七年举进士，调建德县主簿，丞相史弥远馆留之，语竟日，大悦，谓渊曰：“君，国器也，今开化新置尉，即日可上，欲以此处君。”渊对曰：“甫得一官，何敢躁进，况家有严君，所当禀命。”弥远为之改容，不复强。至官，就辟令。江东九郡之冤，讼于诸使者，皆乞送渊。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。

丁父忧，诏以前职起复，力辞，弗许，再辞，且贻书政府曰：“人道莫大于事亲，事亲莫大于送死，苟冒哀求荣，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，他日何以事君？”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，或曰：“得无碍时宰乎？”渊弗顾，诏从之。服除，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，寻改镇江府节制司、沿江制置使司干办公事。皆不就。知武陵县，改扬子县兼淮东转运司干办公事，添差通判真州。入为将作监丞，迁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，再迁秘书丞仍兼刑部郎官。以直焕章阁知平江府兼节制许浦水军，提点浙西刑狱。

会衢、严盗起，警报至，调遣将士招捕之，歼其渠魁，散其支党，以功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兼左司。进右文殿修撰、枢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检正。

适政府欲用兵中原、以据关守河为说，渊力陈其不可，大要谓“国家力决不能取，纵取之决不能守”，丞相郑清之不乐而罢。出知江州，改江、淮、荆、浙、福建、广南都大提点坑冶，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渊，罢。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，劾定左迁。未几，边事果如渊言，清之致书引咎巽谢。差知镇江府，定防江军之扰，兼淮弄清总领，以功迁太府少卿，复以总领兼知镇江，加集英殿修撰、知镇江兼总领。进权工部侍郎，任职如旧。权兵部侍郎，权户部侍郎，再为总领兼知镇江。

时渊造阙下入对，历陈九事，甫下殿，御史唐璘击之，璘盖渊所荐者也。遂仍前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久之，加宝章阁待制，再起知镇江兼总领。未几，以户部侍郎兼知镇江府，召赴行在。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，寻兼江东转运使。

时两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余万，渊亟加慰抚而赈济之，使之什伍，令土著人无相犯。旁郡流民焚劫无虚日，独太平境内肃然无敢畔者。以功加华文阁直学士、沿海制置使、知庆元府，不赴；以工部尚书、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，亦不赴。升华文阁学士、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。会岁大侵，讲行荒政，全活者七十八万九千余人。徙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不赴，加敷文阁学士，仍知隆兴府，安抚、转运副使如故。改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、许浦、溲浦等处兵船，岁亦大侵，因渊全活者六十五万八千余人。右正言三疏劾渊，夺职。寻复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未几，改鸿庆宫。

丁母忧，服除，进龙图阁学士、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，寻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举南康军兵甲公事、节制蕲黄州、安庆府屯田使。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，破数县，袁、洪大震，渊命将调兵，生禽其渠魁，乱遂平。迁兵部尚书、知平江府兼浙西两淮发运使。寻兼知平江府，岁亦大侵，因渊全活者四十二万

三千五百余人。兼浙西提点刑狱、知太平州兼提领两淮茶盐所，以功进端明殿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、兼行宫留守、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。

朝廷付渊以光、丰、蕲、黄之事，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砦、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，团丁壮置军，分立队伍，星联棋布，脉络贯通，无事则耕，有警则御。诏以渊兴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，究心军民，拜资政殿大学士，职任如旧，与执政恩例，封金陵侯，复赐“锦绣堂”、“忠勤楼”大字。进爵为公，徙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改知平江府兼发运使。

御史刘元龙劾渊，帝寝其奏，改知宁国府。累具辞免，且丐祠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。起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不赴。改知太平兼提领江、淮茶盐所，转荆湖制置大使、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，兼京湖屯田大使，带行京湖安抚制置大使。拜观文殿学士，职任如旧，兼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、湖北京西军马钱粮。渊调兵二万往援川蜀，其后力战于白河、沮河、玉泉。宝祐五年正月朔，以功拜参知政事。越七日，卒，赠少师，赙银绢以五百计。

渊有材略，迄济事功，所至兴学养士，然政尚严酷，好兴罗织之狱，籍入豪横，故时有“蜈蚣”之谣。其弟潜亦数谏止之。所著《易解》及《退庵文集》、奏议。

余玠，字义夫，蕲州人。家贫落魄无行，喜功名，好大言。少为白鹿洞诸生，尝携客入茶肆，殴卖茶翁死，脱身走襄淮。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，玠作长短句上谒，葵壮之，留之幕中。未几，以功补进义副尉，擢将作监主簿、权发遣招进军，充制置司参议官，进工部郎官。

嘉熙三年，与大元兵战于汴城、河阴有功，授直华文阁、

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。淳祐元年，玠提兵应援安丰，拜大理少卿，升制置副使。进对：“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，然后华夏率孚，天人感格。”又言：“今世胄之彦，场屋之士，田里之豪，一或即戎，即指之为粗人，斥之为哈伍。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，勿令偏有所重，偏必至于激，文武交激，非国之福。”帝曰：“卿人物议论皆不常，可独当一面，卿宜少留，当有擢用。”乃授权兵部侍郎、四川宣谕使，帝从容慰遣之。

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，其功日月可冀。

寻授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。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，十六年间，凡授宣抚三人，制置使九人，副四人，或老或暂，或庸或贪，或惨或缪，或遥领而不至，或开隙而各谋，终无成绩。于是东、西川无复统律，遗民咸不聊生，监司、戎帅各专号令，擅辟守宰，荡无纪纲，蜀日益坏。及闻玠入蜀，人心粗定，始有安土之志。

玠大更敝政，遴选守宰，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，供张一如帅所居，下令曰：“集众思，广忠益，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。欲有谋以告我者，近则径诣公府，远则自言于郡，所在以礼遣之，高爵重赏，朝廷不吝以报功，豪杰之士趋期立事，今其时矣。”士之至者，玠不厌礼接，咸得其欢心，言有可用，随其才而任之；苟不可用，亦厚遗谢之。

播州冉氏兄弟璡、璞，有文武才，隐居蛮中，前后阍帅辟召，坚不肯起，闻玠贤，相谓曰：“是可与语矣。”遂诣府上谒，玠素闻冉氏兄弟，刺入即出见之，与分廷抗礼，宾馆之奉，冉安之若素有，居数月，无所言。玠将谢之，乃为设宴，玠亲主之。酒酣，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，璡兄弟饮食而已。玠以微言挑之，卒默然。玠曰：“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。”明日更

辟别馆以处之，且日使人窥其所为。兄弟终日不言，惟对踞，以堊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，起则漫去，如是又旬日，请见玠，屏人曰：“某兄弟辱明公礼遇，思有以少裨益，非敢同众人也。为今日西蜀之计，其在徙合州城乎？”玠不觉跃起，执其手曰：“此玠志也，但未得其所耳。”曰：“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，请徙诸此，若任得其人，积粟以守之，贤于十万师远矣，巴蜀不足守也。”玠大喜曰：“玠固疑先生非浅士，先生之谋，玠不敢掠以归己。”遂不谋于众，密以其谋闻于朝，请不次官之。诏以璡为承事郎、权发遣合州，璞为承务郎、权通判州事。徙城之事，悉以任之。命下，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。玠怒曰：“城成则蜀赖以安，不成，玠独坐之，诸君无预也。”卒筑青居、大获、钓鱼、云顶、天生凡十余城，皆因山为垒，棋布星分，为诸郡治所，屯兵聚粮为必守计。且诛溃将以肃军令。又移金戎于大获，以护蜀口。移沔戎于青居，兴戎先驻合州旧城，移守钓鱼，共备内水。移利戎于云顶，以备外水。于是如臂使指，气势联络。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，蜀以富实。

十年冬，玠率诸将巡边，直捣兴元，大元兵与之大战。十二年，又大战于嘉定。初，利司都统王夔素残悍，号“王夜叉”，恃功骄恣，桀骜稠受节度，所至劫掠，每得富家，穴箕加颈，四面然箕，谓之“螞蝓月”，以弓弦系鼻下，高悬于格，谓之“错系喉”，缚人两股，以木交压，谓之“干榨油”，以至用醋灌鼻、恶水灌耳口等，毒虐非一，以胁取金帛，稍不遂意，即死其手，蜀人患苦之。且悉敛部将倖马以自入，将战，乃高其估卖与之。朝廷虽知其不法，在远不能诘也。大帅处分，少不赚其意，则百计挠之，使不得有所为。玠至嘉定，夔帅所部兵迎谒，才羸弱二百人。玠曰：“久闻都统兵精，今疲敝若此，殊不称所望。”夔对曰：“夔兵非不精，所以不敢即见者，

恐惊从人耳。”顷之，班声如雷，江水如沸，声止，圆阵即合，旗帜精明，器械森然，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，无一人敢乱行者。舟中皆战掉失色，而玠自若也。徐命吏班赏有差。夔退谓人曰：“儒者中乃有此人！”

玠久欲诛夔，独患其握重兵居外，恐轻动危蜀，谋于亲将杨成，成曰：“夔在蜀久，所部兵精，前时大帅，夔皆势出其右，意不止此也。视侍郎为文臣，必不肯甘心从令，今纵弗诛，养成其势。后一举足，西蜀危矣。”玠曰：“我欲诛之久矣，独患其党与众，未发耳。”成曰：“侍郎以夔在蜀久，有威名，孰与吴氏？夔固弗若也。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，能百战以保蜀，传之四世，恩威益张，根本益固，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。一旦曦为叛逆，诸将诛之如取孤豚。况夔无吴氏之功，而有曦之逆心，恃豨突之勇，敢慢法度，纵兵残民，奴视同列，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。今诛之，一夫力耳，待其发而取之，难矣。”玠意遂决，夜召夔计事，潜以成代领其众，夔才离营，而新将已单骑入矣，将士皆愕眙相顾，不知所为。成以帅指譬晓之，遂相率拜贺，夔至，斩之。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数人，稍稍以法诛之。乃荐成为文州刺史。

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，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，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，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，世安闭关不纳。且有危言，然常疑玠图己。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，世安厚结之，求方叔为援。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，非我调停，且旦夕有变，又阴嗾世安密求玠之短，陈于帝前。于是世安与玠抗，玠郁郁不乐。宝祐元年，闻有召命，愈不自安，一夕暴下卒，或谓仰药死。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。

玠自入蜀，进华文阁待制，赐金带，权兵部尚书，进徽猷阁学士，升大使，又进龙图阁学士、端明殿学士，及召，拜资

政殿学士，恩例视执政。其卒也，帝辍朝，特赠五官。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。六年，复之。

玠之治蜀也，任都统张实治军旅，安抚王惟忠治财赋，监簿朱文炳接宾客，皆有常度。至于修学养士，轻徭以宽民力，薄征以通商贾。蜀既富实，乃罢京湖之饷；边关无警，又撤东南之戍。自宝庆以来，蜀阃未有能及之者。惜其遽以太平自诩，进蜀锦蜀笈，过于文饰。久假便宜之权，不顾嫌疑，昧于勇退，遂来谗贼之口；而又置机捕官，虽足以廉得事情，然寄耳目于群小，虚实相半，故人多怀疑惧。至于世安拒命，玠威名顿挫，赍志以没。有子曰如孙，取“当如孙仲谋”之义，遭论改师忠，历大理寺丞，为贾似道所杀。

汪立信，澈从孙也。立信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，道六安，爱其山水，因居焉。

淳祐元年，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、刘文亮等，借补承信郎。六年，登进士第，理宗见立信状貌雄伟，顾侍臣曰：“此阃帅才也。”授乌江主簿，辟沿江制幕。知桐城县，未上，辟荆湖制司干办、通判建康府。荆湖制置赵葵辟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。葵去而马光祖代之，立信是时犹在府也。

鄂州围解，贾似道既罔上要功，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，乃行打算法于诸路，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，击去之。光祖与葵素有隙，且欲迎合似道，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，卒不能得其疵。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，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。立信力争之，谓不可，且曰：“方艰难时，赵公莅事勤劳，而公以非理捃拾之。公一旦去此，后来者复效公所为，可乎？”光祖怒曰：“吾不才不能为度外事，知奉朝命而已。君他日处此，勉为之。”立信曰：“使某不为则已，果为之，必不效公所为也。”光祖益怒，议不行，立信遂投劾去。初，

立信通判江陵府，葵制置荆湖，尝以公事劾立信，及在沿江府，亦谋议寡谐，立信于葵盖未尝有一日之欢也。

擢京西提举常平，改知昭信军、权淮东提刑。景定元年，差知池州、提举江东常平、权知常州、浙西提点刑狱。明年冬，即嘉兴治所讲行荒政。寻改知江州，充沿江制置副使、节制蕲黄兴国军马、提举饶州南康兵甲，升江西安抚使。乞祠禄，差知镇江，寻充湖南安抚使、知潭州。至官，供帐之物悉置官库，所积钱连岁代纳潭民夏税，贫无告者予钱粟，病者加药饵，雨雪旱潦军民皆有给。兴学校，士习为变。以潭为湖湘重镇，创威敌军，所募精锐数千人，后来者果赖其用。权兵部尚书、荆湖安抚制置、知江陵府。

时襄阳被围危急，立信上疏“请益安陆府屯兵，凡边戍皆不宜抽减，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，朝廷宜防之。”乃移书似道，谓：“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，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。夫天之不假易也，从古以然，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，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。而乃酣歌深宫，啸傲湖山，玩岁卜妻日，缓急倒施，卿士师师非度，百姓郁怨非上，以求当天心，俯遂民物，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，不亦难乎！为今日之计者，其策有三。夫内郡何事乎多兵，宜尽出之江干，以实外御。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，老弱柔脆，十分汰二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。而沿江之守，则不过七千里，若距百里而屯，屯有守将，十屯为府，府有总督，其尤要害处，辄参倍其兵。无事则泛舟长淮，往来游徼，有事则东西齐奋，战守并用。刁斗相间，馈饷不绝，互相应援，以为联络之固。选宗室亲王、忠良有干用大臣，立为统制，分东西二府，以莅任得其人，率然之势，此上策也。久拘聘使，无益于我，徒使敌得以为辞，请礼而归之，许输岁币以缓师期，不二三年，边遽稍休，藩垣稍固，生兵日

增，可战可守，此中策也。二策果不得行，则天败我也，若衔璧舆榘之礼，则请备以俟。”似道得书大怒，抵之地，诟曰：“瞎贼狂言敢尔。”盖以立信目微眇云。寻中以危法废斥之。

咸淳十年，大元兵大举伐宋，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，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、沿江置使、江淮招讨使，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。立信受诏不辞，即日上道，以妻子托爱将金明，执其手曰：“我不负国家，尔亦必不负我。”遂行。与似道遇芜湖，似道拊立信背哭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立信曰：“平章、平章，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。”似道问立信何向？曰：“今江南无一寸乾净地，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，第要死得分明尔。”既至，则建康守兵悉溃，而四面皆北军。立信知事不可成，叹曰：“吾生为宋臣，死为宋鬼，终为国一死，但徒死无益耳，以此负国。”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，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。

已而闻似道师溃芜湖，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。立信叹曰：“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。”乃置酒召宾佐与诀，手为表起居三宫，与从子书，属以家事。夜分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握拳抚案者三，以是失声，三日扼吭而卒。以光禄大夫致仕，遗表闻，赠太傅。

大元丞相伯颜入建康，金明以其家人免，或恶立信于伯颜，以其二策及其死告，且请戮其孥，伯颜叹息久之，曰：“宋有是人，有是言哉！使果用，我安得至此。”命求其家厚恤之，曰：“忠臣之家也。”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。

立信子麟，内书写机宜文字，在建康不肯从众降，崎岖走闽以死。

初，立信之未仕也，家窳甚。会岁大侵，吴渊守镇江，命为粥以食流民，使其客黄应炎主之。应炎一见立信，与语，心

知其非常人，言于渊，渊大奇之，礼以上客，凡共张服御视应炎为有加，应炎甚快快。渊解之曰：“此君，吾地位人也，但遭时不同耳。君之识度志业，皆非其伦也，盍少下之。”是年，试江东转运司，明年登第，后其践历略如渊而卒死于难，人谓渊能知人云。

向士璧，字君玉，常州人。负才气，精悍甚自好，绍定五年进士，累通判平江府，以臣僚言罢。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，又以监察御史胡泓言罢。起知高邮军，制置使丘崇又论罢。起知安庆府、知黄州，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，加直宝章阁，仍旧职，奉鸿禧祠。特授将作监、京湖制置参议官，进直焕章阁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，兼归峡施黔、南平军、绍庆府镇抚使，迁太府少卿、大理卿，进直龙图阁。合州告急，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，数立奇功。帝亦语群臣曰：“士璧不待朝命，进师归州，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，其志足嘉。”进秘阁修撰、枢密副都承旨，仍旧职。

开庆元年，涪州危，又命士璧往援，北兵夹江为营，长数十里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。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，进驻峡州，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，士璧不从，以计断桥奏捷，具言方略。未几，文德亦以捷闻。士璧还峡州，方怀倾夺之疑，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，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，兼京西、湖南北路宣抚司参议官，加右文殿修撰，寻授权兵部侍郎、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。顷之，升湖南制置副使。大元将兀良哈麟兵自交址北还，前锋至城下，攻围急，士璧极力守御，闻后队且至，遣王辅佑率五百人往觐之，以易正大监其军，遇于南岳市，一战有功，潭州围遂解。事闻，赐金带，令服系，进兵部侍郎兼转运使，余依旧职。

似道入相，疾其功，非独不加赏，反讽监察御史陈寅、侍

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，送漳州居住。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，逮至行部责偿。幕属方元善者，极意逢迎似道意，士壁坐是死，复拘其妻妾而征之。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，俄归得狂疾，常呼士壁。时辅佑亦远谪，及文天祥起兵召辅佑于谪所，则死矣。

德祐元年三月，诏追复元官，仍还从官恩数，立庙潭州。明年正月，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，诏从之。

胡颖，字叔献，潭州湘潭人。父櫛，娶赵方弟雍之女，二子，长曰显，有拳勇，以材武入官，数有战功，事见《赵范传》。颖自幼风神秀异，机警不常，赵氏诸舅以其类己，每加赏鉴。成童即能倍诵诸经，中童子科，复从兄学弓马，母不许，曰：“汝家世儒业，不可复尔也。”遂感励苦学，尤长于《春秋》。

绍定三年，范讨李全，檄颖入幕，颖常微服行诸营，察众志向，归必三鼓。后全败，遣颖献俘于朝，以赏补官。五年，登进士第，即授京秩。历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，移湖南兼提举常平，即家置司。性不喜邪佞，尤恶言神异，所至毁淫祠数千区，以正风俗。衡州有灵祠，吏民夙所畏事，颖撤之，作来谗堂奉母居之，尝语道州教授杨允恭曰：“吾夜必瞑坐此室，察影响，咸无有。”允恭对曰：“以为无则无矣，从而察之。则是又疑其有也。”颖甚善其言。

以枢密都承旨为广东经略安抚使。潮州僧寺有大蛇能惊动人，前后仕于潮者皆信奉之。前守去，州人心疑焉，以为未尝诣也；已而旱，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，后守不得已诣焉，已而蛇蜿蜒而出，守大惊得疾，旋卒。颖至广州，闻其事，檄潮州令僧舁蛇至，至则其大如柱而黑色，载以阑槛，颖令之曰：“尔有神灵当三日见变怪，过三日则汝无神矣。”既及期，蠢然犹众蛇耳，遂杀之，毁其寺，并罪僧。移节广西，寻迁京湖总领财赋。咸淳间卒，赠四官。

颖为人正直刚果，博学强记，吐辞成文，书判下笔千言，援据经史，切当事情，仓卒之际，对偶皆精，读者惊叹。临政善断，不畏强御。在浙西，荣王府十二人行劫，颖悉斩之。一日轮对，理宗曰：“闻卿好杀。”意在浙狱，颖曰：“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，非嗜杀也。”帝为之默然。

冷应澄，字公定，隆兴分宁人。宝庆元年进士，调庐陵主簿，即以廉能著。有愬事台府者，必曰：“愿下庐陵清主簿。”尤为杨长孺所识拔。调静江府司录参军，治狱平恕，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。

知万载县，大修学舍，招俊秀治其业，旌其通经饬行者以劝。岁歉，弃孩满道，乃下令恣民收养，所弃父母不得复问，全活甚众。叶梦得列其行事，风厉余邑。通判道州。入监行在榷货务，迁登闻鼓检院。—

景定元年，奉使督饷江上，还，知德庆府。前守政不立，纵豪吏渔猎，峒獠遂大为变，逼城六十里而营。应澄未入境，驰檄谕之曰：“汝等不获已至此，新太守且上，转祸为福，一机也。胁从影附，亦宜早计去就，不然不免矣。”獠感悟欲自归，惑谋主不果，众稍引去，应澄知其势解，即厉士马，出不意一鼓擒之，纵遣归农，犹千余人，乃请诸监司，归郡之避难留幕府者，诛豪吏之激祸者。初经略雷宜中意应澄必以济师来请，及是叹服，亟上其事，荐应澄可大用。

属县租赋，诱道阻久不至郡，应澄为之期曰：“首输者与减分，未至则偿所减。”民惟恐后，不一月讫事。凡诸纲官廩稍军券，前政积不得者悉补还之，上下欣附。应澄亦极力摩抚，与为简便。期年报政，奏罢抑配盐法及乞用楮券折银纲等五事，以纾民力，诏就升本道提举常平兼转运使，俾行其说。首劾守令贪横不法十余人，列郡肃然。最闻，加直秘阁。时经略使陈

宗礼入为参知政事，帝问谁可代卿者，宗礼以应澄对，旋召为都官郎官，未行，就升直宝章阁、知广州，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、马步军都总管，领漕、庾如故。

五司丛剧，应澄即分时理务，不扰不倦，常曰：“治官事当如家事，惜官物当如己物。方今国计内虚，边声外震，吾等受上厚恩，安得清谈自高以误世。陶士行、卜望之吾师也。”自闻襄、樊受围，日缮器械，裕财粟，以备仓卒，后卒赖其用，屡平大寇，未尝轻杀，笞杖以降，亦加审慎，至其临事辄断，虽势要不为挠夺。后卒于家。

曹叔远，字器远，温州瑞安人。少学于陈傅良。登绍熙元年进士第。久之，李壁荐为国子学录，迁韩侂胄，罢。通判涪州，后守遂宁，营卒莫简苦总领所侵刻，相率称乱，势张甚，入遂宁境，辄戢其徒无肆暴，曰：“此江南好官员也。”入朝，为工部郎，出知袁州。以太常少卿召，权礼部侍郎，遇事献替，多所裨益。终徽猷阁待制，谥文肃。尝编《永嘉谱》，识者谓其有史才。子鬻，孙郃，皆登进士第。族子鹵。

鹵字西士，少从钱文子学，登嘉泰二年进士第，授安吉州教授。调重庆府司法参军，郡守度正欲荐之，鹵辞曰：“章司录母老，请先之。”正敬叹。改知建昌县，复故尚书李常山房，建斋舍以处诸生。擢秘书丞兼仓部郎官。出为浙西提举常平，面陈和余折纳之敝，建虎丘书院以祀尹焞。移浙东提点刑狱，寒食放囚归祀其先，囚感泣如期至。召为左司谏，与王万、郭磊卿、徐清叟俱负直声，当时号“嘉熙四谏”。上疏言：“立太子、厚伦纪，以弭火灾”。又论余天锡、李鸣复之过，迁旨，迁起居郎。进礼部侍郎，不拜，疏七上，进古诗以寓规正。久之，起知福州，再以侍郎召，为台臣所沮而止。遂守宝章阁待制致仕，卒谥文恭。子愉老，亦登进士第。

王万，字处一，家世婺州，父游淮间，万因生长濠州。少忠伉有大志，究心当世急务，尤精于边防要害。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，调和州教授。端平元年，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，迁国子学录。明年，添差通判镇江府。

时金初灭，当路多知其人豪也，咨问者旁午。郑清之初谋乘虚取河洛，万谓当急为自治之规。已而大元兵压境。三边震动，理宗下罪己诏，吴泳起草，又以咨万，万谓：“兵固失矣，言之甚，恐亦不可。今边民生意如发，宜以振厉奋发，兴感人心。”为条具沿边事宜，遍告大臣要官，谓：“长淮千里，中间无大山泽为限，击首尾应，正如常山蛇势，首当并两淮为一制阃之命是听。两淮惟濠州居中。濠之东为盱眙，为楚，以达盐城，淮流深广，敌所难度。濠之西为安丰，为光，以达信阳，淮流浅涩，敌每揭厉以涉之。法当调扬州北军三千人，自淮东捣虚，常往来宿、亳间，使敌无意于东，而我并力淮西。淮西则又惟合肥居江、淮南北之中，法当建制置司合肥，而以濠梁、安丰、光州为臂，以黄冈为肘后缓急之助。又必令荆、襄每候西兵东来，辄尾之，使淮、襄之势亦合，而后大规模可立。”

论用兵，则谓：“当以五千人为屯，每屯一将、二长，一大将一路，又合一大将而并合于制置为总统。淮东可精兵三万，光、黄可二万，东西夹击，而沿江制司会合肥兵共二万，以牵制其中。行则给营阵，止则依城垒；行则赍干粮，止则就食州县。”论屯田，则谓：“当于新复州军，东则海、邳，所依者水之险，西则唐、邓，所依者山之险，画此无地无田不耕，则归附新军流落余民亦有固志。”

又谓：“戎司旧分地戍守，殿步兵戍真、扬、六合，镇江兵戍扬、楚、盱眙，建康马司兵戍滁、濠、定远，都统司兵戍庐、和、安丰，以至池司兵戍舒、蕲、巢县，江司兵戍蕲、黄、

浮光，地势皆顺，皆以统制部之出外，而皆常有帅臣居内，以本军财赋葺营栅，抚士卒，备器械，以故军事常整办。遇警急则帅臣亲统重兵以行。比乃有以建康马帅而知黄州者，都统而知光州者，以池司都统而在楚州，以镇江都统而在应天者，将不知兵，兵不属将，往往以本军之财，资他处之用，以致营栅坏而莫修，士卒贫而莫给，器械钝而莫缮，宜与尽还旧制。”及请宽边民，请团民兵，请援浮光，请边民之能捍边者，常厚其赏而小其官，使常得其力。其后兵兴用窘，履亩之令行，则又言之庙堂曰：“今名更化，可反为故相之所不为乎？”其他敷陈，往往累数万言，其自任之笃，切于当世如此。三年。授枢密院编修官。

嘉熙六年，兼权屯田郎中，因转对，言：“天命去留原于君心，陛下一一而思之，凡恻然有触于心而未能安者，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。天不在天，而在陛下之心，苟能天人合一，永永勿替，天命在我矣。”差知台州，至郡日，惟蔬饭，终日坐厅事，事至立断，吏无所售，往往改业散去，民亦化之不复讼，上下肃然，郡以大治。才五月，乞祠去。三年，迁屯田员外郎兼编修，转对，言：“君臣上下尽克私心，以服人心，以回天心。”迁尚右郎官，寻兼崇政殿说书。

四年，擢监察御史。首论史宅之，故相之子，曩者弄权，不当复玷从班。上命丞相再三谕旨，迄不奉诏。上不得已，出宅之知平江府。又论之，疏凡五上，史嵩之自江上董师入相，万又首论之，谓其“事体迫遽，气象倾摇，太学生欲趣其归，则贿赂之迹已形。近或谓有族人发其私事，肆为丑诋者，以相国大臣而若此，非书之所谓大臣矣”。然当时论相之事已决，疏入，迁大理少卿。万即日还常熟寓舍。迁太常少卿，辞。差知宁国府，辞。召赴行在奏事，出为福建提点刑狱，加直焕章

阁、四川宣谕司参议官，皆力辞，乞休致。诏特转朝奉郎，守太常少卿致仕，卒。嵩之罢相，众方交论其非，上思万先见，亲赐御札，谓万“立朝蹇谔，古之遗直，为郡廉平，古之遗爱。闻其母老家贫，朕甚念之，赐新会五千贯，田五百亩，以贍给其家。”

初，万之学专有得于“时习”之语，谓学莫先于言顾行，言然而行，未然者非言之伪也，习未熟也，熟则言行一矣。故终其身，行无不顾其言。发于设施论谏，皆根于中心。遗文有《时习编》及其他奏札及论天下事者凡十卷。

马光祖，字华父，婺州金华人。宝庆二年进士，调新喻主簿，已有能名。从真德秀学。改知余干县，差知高邮军，迁军器监主簿，差充督视行府参议官。奉云台祠。差知处州，监登闻鼓院，进太府寺丞兼庄文府教授、右曹郎官。出知处州，乞降僧道牒振济，诏从之。加直秘阁，浙东提举常平。移浙西提点刑狱，时暂兼权浙西提举常平。起复军器监、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。进直徽猷阁、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。以右正言刘汉弼言罢。后九年，起直徽猷阁、知太平州、提领江西茶盐所。进直宝文阁，迁太府少卿，仍知太平州、提领江、淮茶盐所。迁司农卿、淮西总领兼权江东转运使。

拜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。帝谕丞相谢方叔趣入觐，乞严下海米禁，历陈京师艰食、和籴增价、海道致寇三害。加宝章阁直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，加焕章阁，寻加宝章阁学士。始至官，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，减租税，养鰥寡孤疾无告之人，招兵置砦，给钱助诸军昏嫁。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，倚阁除免以数万计。兴学校，礼贤才，辟召僚属，皆极一时之选。

拜端明殿学士、荆湖制置、知江陵府，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。帝闻，命以资政殿学士、沿江制置大使、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，士女相庆。光祖益思宽养民力，兴废起坏，知无不为，蠲除前政逋负钱百余万缗，鱼利税课悉罢减予民，修建明道、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。尊节费用，建平余仓，贮米十五万石，又为库贮余本二百余万缗，补其折阙，发余常减于市价，以利小民。修饬武备，防拓要害，边赖以安。其为政宽猛适宜，事存大体。

公田法行，光祖移书贾似道言公田法非便，乞不以及江东，必欲行之，罢光祖乃可。进大学士兼淮西总领。召赴行在，迁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。会岁饥，荣王府积粟不发廩，光祖谒王，辞以故，明日往，亦如之，又明日又往，卧客次，王不得已见焉。光祖厉声曰：“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，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？”王以无粟辞；光祖探怀中文书曰：“某庄某仓若干。”王无以辞，得粟活民甚多。进同知枢密院事，寻差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以侍御史陈尧道言罢，以前职提举洞霄宫。再以沿江制置、江东安抚使知建康，郡民为建祠六所。乞致仕，不许。咸淳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五年，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以监察御史曾渊子言罢。给事中卢钺复缴奏新命，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，卒，谥庄敏。

光祖之在外，练兵丰财；朝廷以之为京尹，则剽治浩穰，风绩凛然。三至建康，终始一纪，威惠并行，百废无不修举云。

论曰：吴渊才具优长，而严酷累之。余玠意气豪雄，而志不克信。贾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，殆天夺其魄矣。向士璧卒厄于似道，宋之不足图存，盖可知也。胡颖好毁淫祠，非其中之无嫌，不能尔也。冷应澄安边之才。曹叔远、王万皆正人端士。马光祖治建康，逮今遗爱犹在民心，可谓能臣已。

列传第一百七十六

乔行简 范钟 游似 赵葵 兄范 谢方叔

乔行简，字寿朋，婺州东阳人。学于吕祖谦之门。登绍熙四年进士第。历官知通州，条上便民事。主管户部架阁，召试馆职，为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。升秘书郎，为淮西转运判官，知嘉兴府。改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、提举常平。言金有必亡之形，中国宜静以观变。因列上备边四事。会近臣有主战者，师遂出，金人因破蕲、黄。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镇江府。迁起居郎兼国子司业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侍讲。寻迁宗正少卿、秘书监，权工部侍郎，皆任兼职。

理宗即位，行简贻书丞相史弥远，请帝法孝宗行三年丧。应诏上疏曰：

求贤、求言二诏之颁，果能确守初意，深求实益，则人才振而治本立，国威张而奸宄销。臣窃观近事，似或不然。夫自侍从至郎官凡几人，自监司至郡守凡几人，今其所举贤能才识之士又不知其几人也，陛下盖尝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。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来上，或直或巽，或切或泛，无所不有，陛下亦尝摭其一二见之施行且褒赏之矣。而天下终疑陛下之为具文。

盖以所召者，非久无宦情决不肯来之人，则年已衰暮决不可来之人耳。彼风节素著、持正不阿、廉介有守、临事不挠者，论荐虽多，固未尝收拾而召之也。其所施行褒赏者，往往皆末节细故，无关于理乱，粗述古今，不至于抵触，然后取之以示

吾有听受之意。其间亦岂无深忧远识高出众见之表，忠言至计有补圣听之聪者，固未闻采纳而用之也。

自陛下临御至今，班行之彦，麾节之臣，有因论列而去，有因自请而归。其人或以职业有闻，或以言语自见，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，徒见其置散投闲，倏来骤去，甚至废罢而镌褫，削夺而流窜，皆以为陛下黜远善士，厌恶直言。去者遂以此而得名，朝廷乃因是而致谤，其亦何便于此。夫贤路当广而不当狭，言路当开而不当塞，治乱安危，莫不由此。

又言：“敬天命，伸士气。”时帝移御清燕殿，行简奏“愿加畏谨”，且言：“群贤方集，愿勿因济王议异同，致有涣散。”升兼侍读，兼国子祭酒、吏部侍郎，权礼部尚书。权刑部尚书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进签书枢密院事。

太后崩，疏言：

向者，陛下内廷举动，皆有禀承。小人纵有蛊惑干求之心，犹有所忌惮而不敢发，今者，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？陛下又安能保圣心之不无少肆？陛下为天下君，当懋建皇极，一循大公，不私应徇小人为其所误。

凡为此者，皆戚畹肺肝之亲，近习贵幸之臣，奔走使令之辈。外取货财，内坏纲纪。上以罔人君之聪明，来天下之怨谤；下以挠官府之公道，乱民间之曲直。纵而巳，其势必至于假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，设众人之誉而进拔儉人，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。日积月累，气势益张，人主之威权，将为所窃弄而不自知矣。

陛下衰经在身，愈当警戒，宫庭之间既无所严惮，嫔御之人又视昔众多，以春秋方富之年，居声色易纵之地，万一于此不能自制，必于盛德大有亏损。愿陛下常加警省。

又论火灾求言，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。又论许国不当换文

资，其当虑者有五；郑损不当帅蜀。

又言：“时青者，以官则国家之节度，以人则边陲之大将，一旦遽为李全所戕，是必疑其终为我用，虑变生肘腋，故先其未发驱除之。窃意军中必有愤激思奋之人，莫若乘势就淮阴一军拔其尤者以护其师，然后明指杀青者之姓名，俾之诛戮，加赠恤之典于青，则其势自分，而吾得籍此以制之，则可折其奸心而存吾之大体。不然，跋扈者专杀而不敢诛，有功者见杀而不敢诉，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断不施，乌保其不递相视效？则其所当虑者，不独李全一人而已。”

又言：“山阳民散财殫，非凶贼久安之地，当日夜为鸱张之计。扬州城坚势壮，足以坐制全淮，此曹未必无窥伺之心，或为所入，则淮东俱非我有，不可不先为之虑也。”又请屯驻重兵海道，内为吴、越之捍蔽，外为南北之限制。

又论：“李全攻围泰州，剿除之兵今不可已。此贼气貌无以逾人，未必有长算深谋，直剽捍勇决，能长雄于其党耳，况其守泗之西城则失西城，守下邳则失下邳，守青社则失青社，既又降北，此特败军之将。十年之内，自白丁至三孤，功薄报丰，反背义忘恩，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愤，惟决意行之。”后皆如行简所料。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。时议收复三京，行简在告，上疏曰：

八陵有可朝之路，中原有可复之机，以大有为之资，当有可为之会，则事之有成，固可坐而策也。臣不忧出师之无功，而忧事力之不可继。有功而至于不可继，则其忧始深矣。夫自古英君，必先治内而后治外。陛下视今日之内治，其已举乎，其未举乎？向未揽权之前，其敞凡几？今既亲政之后，其已更新者凡几？欲用君子，则其志未尽伸；欲去小人，则其心未尽革。上有厉精更始之意，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。朝

廷有禁包苴、戒贪墨之令，而州县之黷货不知盈仄者自如。欲行楮令，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；欲平物价，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。纪纲法度，多颓弛而未张；赏刑号令，皆玩视而不肃。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，犹令之而未从，作之而不应，乃欲阖辟乾坤，混一区宇，制奸雄而折戎狄，其能尽如吾意乎？此臣之所忧者一也。

自古帝王，欲用其民者，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。数十年来，上下皆怀利以相接，而不知有所谓义。民方憾于守令，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；卒不爱其将校，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。蓄怨含愤，积于平日，见难则避，遇敌则奔，惟利是顾，皇恤其他。人心如此，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，遽欲驱之北乡，从事于锋镝，忠义之心何由而发？况乎境内之民，困于州县之贪刻，厄于势家之兼并，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，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，萧墙之忧凛未可保。万一兵兴于外，缀于强敌而不得休，潢池赤子，复有如江、闽、东浙之事，其将奈何？夫民至愚而不可忽，内郡武备单弱，民之所素易也。往时江、闽、东浙之寇，皆藉边兵以制之。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，窥伺田里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，其势不能以相及，宁不又动其奸心？此臣之所忧者二也。

自古英君，规恢进取，必须选将练兵，丰财足食，然后举事。今边面辽阔，出师非止一途，陛下之将，足当一面者几人？勇而能斗者几人？智而善谋者几人？非屈指得二三十辈，恐不足以备驱驰。陛下之兵，能战者几万？分道而趣京、洛者几万？留屯而守淮、襄者几万？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，恐不足以事进取。借曰帅臣威望素著，以意气招徕，以功赏激劝，推择行伍即可为将，接纳降附即可为兵，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。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今之馈饷，累日

不已，至于累月，累月不已，至于累岁，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。今百姓多垂罄之室，州县多赤立之帑，大军一动，厥费多端，其将何以给之？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，可一而不可再，可再而不可三。再三之后，兵事未已，欲中辍则废前功，欲勉强则无事力。国既不足，民亦不堪。臣恐北方未可图，而南方已先骚动矣。中原蹂践之余，所在空旷，纵使东南有米可运，然道里辽远，宁免乏绝，由淮而进，纵有河渠可通，宁无盗贼邀取之患？由襄而进，必须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，亦恐未必能达。若顿师千里之外，粮道不继，当此之时，孙、吴为谋主，韩、彭为兵帅，亦恐无以为策。他日运粮不继，进退不能，必劳圣虑，此臣之所忧者三也。愿陛下坚持圣意，定为国论，以绝纷纷之说。

不果从。进知枢密院事。

时议御阅不果，反骤汰之，殿司军哄，为之黜主帅，罢都司官，给黄榜抚存，军愈呼噪。行简以闻，戮为首者二十余人，众乃帖息。寻拜右丞相，言“三京挠败之余，事与前异，但当益修战守之备。襄阳失守，请急收复。”或又陈进取之计，行简奏：“今内外事势可忧而不可恃者七。”言甚恳切，师得不出。

端平三年九月，有事于明堂，大雷雨。行简与郑清之并策免。既去，而独趣召行简还京，留之，拜左丞相。援韩琦故事，乞以边防、财用分委三执政，请修中兴五朝国事。十上章请谢事。嘉熙三年，拜平章军国重事，封肃国公。每以上游重地为念，请建节度宣抚使，提兵戍夔。边事稍宁，复告老，章十八上。四年，加少师、保宁军节度使、醴泉观使，封鲁国公，淳祐元年二月，薨于家，年八十六。赠太师，谥文惠。

行简历练老成，识量弘远，居官无所不言。好荐士，多至

显达,至于举钱时、吴如愚,又皆当时隐逸之贤者。所著有《周礼总说》、《孔山文集》。

范钟,字仲和,婺州兰溪人。嘉定二年,举进士。历官调武学博士,添差通判太平州,知徽州。召赴阙,迁刑部郎官,又迁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说书。进对,帝曰:“仁宗时甚多事。”钟对曰:“仁宗始虽多事,乃以忧勤致治。徽宗始虽无事,余患至于今日。”帝悦。寻迁吏部郎中兼说书,又迁秘书少监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、实禄检讨。拜起居郎兼祭酒,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禄同修撰。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,权兵部尚书兼侍讲,寻兼侍读。嘉熙三年,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四年,授参知政事。淳祐元年,乞归田里,不许。四年,知枢密院事,乞归田里。五年,特拜左丞相兼枢密使,封东阳郡公,再乞归田里,不许。六年,复请,许之。加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,辞不拜,以保晚节,乃提举洞霄宫。九年正月,薨。

钟为相,直清守法,重惜名器,虽无赫赫可称,而清德雅量,与杜范、李宗勉齐名。赠少师,谥文肃。所著书有《礼记解》。

游似,字景仁,利路提点刑狱仲鸿之子。嘉定十四年进士,历官为大理司直,升大理寺丞,迁太常丞兼权兵部郎官。迁秘书丞兼权考功郎中、直秘阁、夔路转运判官,移潼川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。请封谥田锡,从之。迁军器监、宗正少卿兼权枢密都承旨。

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兼侍讲、权礼部侍郎。有事于明堂,似上疏言:“欲尽事天之礼,当尽敬天之心。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,言动必当其理,雨蛇菴循其序,夷夏必安其生。”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,权礼部尚书兼侍读。言:“军赏冒滥,

请给告之制，奏功者书填真命付之，候从军十年，别能立功，升至统领已上，方许从所属保明申朝廷，立名给告，则冒滥者革，功劳者劝。”

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，权工部侍郎，充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兼给事中。迁吏部尚书，入侍经幄。帝问：“唐太宗贞观治效何速如是？”似对曰：“人主一念之烈，足以旋乾转坤。或谓霸图速而王道迟，不知一日归仁，期月而可，王道曷尝不速。一念有间断，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。至于忧勤，既切宸念，而佐理非人，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实。”乃摭太宗事以陈，且谓：“太宗矜心易启，渐弗克终，仅止贞观之治。陛下嗣服十有五年，艰危之势滋甚，回视太宗治效敏速、相越乃尔。意者亲儒而从谏，敬畏以检身，未若贞观之超卓乎？节用以致爱，选廉以共理，未若贞观之切至乎？愿陛下益加圣心。”

嘉熙三年正月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封南充县伯。八月，拜参知政事。四年闰月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淳祐四年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仍奉朝请，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进爵郡公。五年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十上章，乞归田里，帝不许。七年，特授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兼侍读，进爵国公。十一年，转两官致仕，薨。特赠少师。

赵葵，字南仲，京湖制置使方之子。初生时，或梦南岳神降其家。方在襄阳，命葵专督饮食共养之事。与兄范俱有志事功，方器之，聘郑清之、金子才为之师。又遣从南康李燾为有用之学。每闻警报，与诸将偕出，遇敌则深入死战，诸将惟恐失制置子，尽死救之，屡以此获捷。一日，方赏将士，恩不偿劳，军欲为变。葵时十二三，觉之，亟呼曰：“此朝廷赐也，本司别有赏赉。”军心赖一言而定，人服其机警。

嘉定十年，金将高琪、乌古论庆寿犯襄阳，围枣阳。时边烽久熄，金兵猝至，人情震惧。方帅范、葵往战，败走之。十三年，方遣葵及都统扈再兴攻金人至高头。高头，金人必守之处也，出劲兵拒战，葵率先锋奋击，再兴继进歼之。翼日，进次邓州，金人阻泚河以拒。葵麾军进击，杨义诸将继至，金兵亦大出合战，大破之，俘斩及降者几二万，获万户而下十数人，夺马八百，逐北直傅城下而还。

十四年，金人犯蕲州，葵与范攻唐、邓。方命之曰：“不克敌，毋相见也。”三月丁亥，至唐州，薄城而陈。金大将阿海引兵出战，葵帅精骑赴敌，再兴从之，大捷，斩馘万余。金人闭门不出。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，数十骑出山椒，葵帅杨大成以十四骑逐之。金骑渐益至数百，葵力战连破之，而金步骑大集。会范、再兴军合战，至夜分始解。庚寅，官军分二阵，范将左，再兴将右，葵帅突骑左右策应。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，而不先动。范曰：“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，乃预备大鼓，令军中闻叠鼓声始动，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。未几，金兵稍下山，再兴遽冲之，果为敌所乘，遂逼范军。范叠鼓麾军突斗，葵继进，歼金兵数千。敌并力向再兴，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骑横冲之，金人僵尸相属。复相持至夜分，金人虽敛，而阵如故。范、葵急会将校，选死士数千，黎明四面奋击，唤声撼山谷。金人走，乘胜逐北，斩首数千级，副统军投戈降，拔所掠子女万余，得輜重器械山积。补葵承务郎、知枣阳军，范授安抚司内机。

方卒，十五年，起复直秘阁、通判庐州，进大理司直、淮西安抚参议官。十七年，李全往青州，淮东制置使许国檄葵议兵。葵至曰：“君侯欲图贼，而坐贼阱中，悔已无及，惟有重帐前兵，犹足制之尔。”国曰：“兵不能集，集不能精，奈

何？”曰：“葵请视两路之兵，别其精锐，君侯留三万帐前，贼不敢动矣。”国曰：“不若集淮兵来阅，而君董之，既足示众，亦可选锐。”葵曰：“有兵之郡，必当冲要，守将岂可空壁以从制使命耶？必将力争于朝，分留自卫。一得朝命，必匿其强壮，遣老弱以备数。本欲选锐，适得其钝，本欲示众，适示单弱，徒启戎心。”国不听，卒败。

宝庆元年，范知扬州，乞调葵以强勇、雄边军五千屯宝应备贼。葵在庐州，数费私钱会诸将球射，与制置使曾式中不合，葵去之。言者以为擅，遂奉祠。三年，起为将作监丞。

绍定元年，出知滁州。二年，全将入浙西告余，实欲觊畿甸也。初，全之献俘也，朝廷授以节钺，葵策其必叛，乃上书丞相史弥远曰：“此贼若止于得粟，尚不宜使轻至内地，况包藏祸心，不止告余。若不痛抑其萌，则自此肆行无惮，所谓延盗入室，恐畿内有不可胜讳之忧。”至滁，以其地当贼冲，又与金人对境，实两淮门户，修城浚隍，经武不少暇。命秦喜守青平，赵必胜守万山，以壮形势。葵母疾，谒告省侍不得，剖股杂药以寄之。母卒，葵求解官，不许，不得已，卒哭复视事。

全造舟益急，葵复致书史弥远曰：“李全既破盐城，反称陈知县自弃城，盖欲欺朝廷以款讨罪之师，彼得一意修舟楫，造器械，窥伺城邑，或直浮海以捣腹心，此其奸谋，明若观火。葵自闻盐城失守，日夕延颈以俟制帅之设施，今乃闻遣王节入盐城祈哀于逆。葵又闻遣二吏入山阳，请命于贼妇。堂堂制阃，如此举措，岂不堕贼计，貽笑天下、貽笑外夷乎？又闻张国明前此出山阳，已知贼将举盐城之兵，今若听国明言，更从阔略，则自此人心解体，万事涣散，社稷之忧有不可胜讳者。葵非欲张皇生事启衅，李全决非忠臣，非孝子。丞相苟听葵之言，翻然改图，发兵讨叛，则岂独可以强国势安社稷，葵父子世受国

恩，亦庶几万一之报。使丞相不听葵言，不发兵讨贼，则岂特不可以强国势安社稷，而葵亦不知死所，不复可报君相之恩矣。一安一危，一治一乱，系朝廷之讨叛与不讨尔。淮东安则江南安，江南安则社稷安，社稷安则丞相安，丞相安则凡为国之臣子、为丞相之门人弟子莫不安矣。”

又言于朝曰：“葵父子兄弟，世受国恩，每见外夷、盗贼侵侮国家，未尝不为忠愤所激。今大逆不道，藐视朝廷，负君相卵翼之恩，无如李全。前此畔逆未彰，犹可言也，今已破荡城邑，略无忌惮，若朝廷更从隐忍，则将何以为国？欲望特发刚断，名其为贼，即日命将遣师，水陆并进，诛锄此逆，以安社稷，以保生灵。葵虽不才，愿身许朝廷；如或不然，乞将葵早赐处分，以安边鄙，以便国事。”

弥远犹未欲兴讨，参知政事郑清之赞决之。乃加葵直宝章阁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。范刻日约葵，葵帅雄胜、宁淮、武定、强勇步骑万四千，命王鉴、扈斌、胡显等将之，以葵兼参议官。显，颖之兄也，拳力绝人，方在襄阳，每出师必使显及葵各领精锐分道赴战，摧坚陷阵，聚散离合，前无劲敌，以功至检校太尉。

已而，全攻扬州东门，葵亲出搏战。贼将张友呼城门请葵出，及出，全在隔壕立马相劳苦。左右欲射全，葵止之，问全来何为？全曰：“朝廷动见猜疑，今复绝我粮饷，我非背叛，索钱粮耳。”葵曰：“朝廷资汝钱粮，宠汝官职，盖不贲矣。待汝以忠臣孝子，而乃反戈攻陷城邑，朝廷安得不绝汝钱粮。汝云非叛，欺人乎？欺天乎？”切责之言甚多，全无以对，弯弓抽矢向葵而去。于是数战皆捷。四年正月壬寅，遂杀全。事见《全传》。进葵福州观察使、左骁卫上将军，葵辞不受。八月，诏封枢密院稟议，受宝章阁待制、枢密副都承旨，依旧职

仍落起复，寻进兵部侍郎。

六年十一月，诏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，入对，帝曰：“卿父子兄弟，宣力甚多，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，捐身报国，此尤儒臣之所难，朕甚嘉之。”葵顿首谢曰：“臣不佞，忠孝之义，尝奉教于君子，世受国恩，当捐躯以报陛下。”

端平元年，朝议收复三京，葵上疏请出战，乃授权兵部尚书、京河制置使，知应天府、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。时盛暑行师，汴堤破决，水潦泛溢，粮运不继，所复州郡，皆空城，无兵食可因。未几，北兵南下，渡河，发水闸，兵多溺死，遂溃而归。范上表劾葵，诏与全子才各降一秩，授兵部侍郎、淮东制置使，移司泗州。

嘉熙元年，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，依旧制置使。二年，以应援安丰捷，奏拜刑部尚书，进端明殿学士，特予执政恩例，复兼本路屯田使。葵前后留扬八年，垦田治兵，边备益饬。淳祐二年，进大学士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改福州。

三年，葬其母，乞追服终制，不允。葵上疏曰：“移忠为孝，臣子之通谊；教孝求忠，君父之至仁。忠孝一原，并行不悖。故曰忠臣以事其君，孝子以事其亲，其本一也。臣不佞，戒谨持循，惟恐先坠。往岁叨当事任，服在戎行，偕同气以率先，冒万死而不顾，捐躯戡难，效命守封，是以孝事君之充也。陛下昭示显扬，优崇宠数，使为人子者感恩，为人亲者知劝矣。臣昨于草土，被命起家，勉从权制，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也。今释位去官，已追服居庐，乞从彝制。”又不许。再上疏曰：“臣昔者奉诏讨逆，适丁家难，闵然哀疚之中，命以驱驰之事，移孝为忠，所不敢辞。是臣尝先国家之急，而效臣子之义矣。亲恩未报，浸逾一纪，食稻衣锦，俯仰增愧。且臣业已追衰麻之制，伸苦块之哀，负土成坟，倚庐待尽，丧事有进而无退，

固不应数月而除也。”乃命提举洞霄宫，不拜。

淳祐四年，授同知枢密院事。疏奏：“今天下之事，其大者有几？天下之才，其可用者有几？吾从其大者而讲明之，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。有勇略者治兵，有心计者治财，宽厚者任牧养，刚正者持风宪。为官择人，不为人而择官。用之既当，任之既久，然后可以责其成效。”又乞“亟与宰臣讲求规画，凡有关于宗社安危治乱之大计者条具以闻，审其所先后缓急以图筹策，则治功可成，外患不足畏”。又乞“创游击军三万人以防江”。诏从之。十二月，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、督视江、淮、京西、湖北军马，封长沙郡公。寻知建康府、行宫留守、江东安抚使。

九年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封信国公。四上表力辞，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，罢为观文殿学士，充醴泉观使兼侍读，仍奉朝请。寻判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加特进。宝祐二年，宣抚广西。三年，改镇荆湖，城荆门及郢州。改授湖南路安抚使、判潭州，再辞，依旧职醴泉观使。五年，进少保、宁远军节度使，进封魏国公、醴泉观使兼侍读。四辞，免。开庆元年，判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，寻授沿江、江东宣抚使，置司建康府，任责隆兴府、饶州江州徽州两界防拓调遣，时暂兼判建康府、行宫留守，寻授江东西宣抚使，节制调遣饶、信、袁、临江、抚、吉、隆兴官军民兵。访问百姓疾苦，罢行黜陟，并许便宜从事。

景定元年，授两淮宣抚使、判扬州，进封鲁国公，寻奉祠。咸淳元年，加少傅。二年，乞致仕，特授少师、武安军节度使，进封冀国公。舟次小孤山，薨，年八十一。是夕，五洲星陨如箕。赠太傅，谥忠靖。

范字武仲，少从父军中。嘉定十三年，尝与弟葵歼金人于

高头。十四年，出师唐、邓，范与葵监军。孟宗政时知枣阳，惮于供亿，使人问曰：“金人在蕲、黄，而君攻唐、邓，何也？”范曰：“不然，彻襄阳之备以救蕲、黄，则唐、邓必将蹶吾后。且蕲、黄之寇正锐，曷若先捣唐、邓以示有余，唐、邓应我之不暇，则吾圉不守而自固，寇在蕲、黄师日以老，然后回师蹙之，可胜敌而无后患。”又败金人于久长，与弟葵俱授制置安抚司内机，事具《葵传》。

十五年，丁父忧，起复直秘阁、通判扬州。十六年，为军器监丞，以直秘阁知光州。十七年，入为知大宗正丞、刑部侍郎、试将作监兼权知镇江府。进直徽猷阁、知扬州、淮东安抚副使。刘全、王文信二军老幼留扬州，范欲修军政，惧其徒漏泄兵机，乃时馈劳。二家既大喜，范即遗徐晞稷书，令教二人挈家归楚，二人从之，范厚赉以遣。有孙海者，其众亦八百。范并请抽还楚州，又请创马军三千，招游手之强壮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。别籍民为半年兵，春夏在田，秋冬教阅。官免建砦而私不废农。

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范，请合谋讨李全。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：“以义斌蹙全，如山压卵；然必请而后讨者，知有朝廷也。失此不右，而右凶徒，则权纲解纽矣。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，是又唐藩镇之事，非计之得也。莫若移扬州增戍之兵往盱眙，而四总管兵各留半以备金人，余皆起发，择一能将统之，命葵摘淮西精锐万人与会于楚州，出许浦海道，五十艘入淮，以断贼归路，密约义斌自北攻之，事无不济。四总管家位相侔，刘瑄虽能得其欢心，而不能制其死命。如用瑄，须令亲履行阵，指踪四人，不可止坐筹帷幄也。”不报。

范又曰：“国家讨贼则自此中兴，否则自此不振。若朝廷不欲张皇，则范乃提刑，职在捕盗，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

盐贼，范当调时青、张惠两军之半，及其船数百，径薄楚城，以逼贼路，调夏全、范成进之半，据涟、海而守之，又移扬州之戍以戍盱眙。然得亲提精锐雄胜、强勇等就时青于城外，示贼以形势，谕贼以祸福，贼必自降。若犹拒守，则南北军民杂处，必有内应者矣。别约义斌攻之于北，山阳下则进驻涟、海以应之，抚归附家属以离其党，不出半月，此贼必亡。若是，则不调许浦水军，但得赵葵三千人亦足矣。若朝廷惮费，则全有豫买军需钱二十万在真州，且涟、楚积聚，多自足用。”

丞相史弥远报范书，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。范所遣计议官闻之，曰：“但恐祸根转深，不得安靖尔。”各挥涕而归。会全且至，范又献计曰：“抚机不发，事已无及。侯景困丧河南，致毒萧氏；今逆全不得志于义斌，而复虑四总管应之，归据旧巢，其谋必急。然蹙之于丧败之余者易，图之于休息之后者难；矧四总管合谋章露，必难遂已。但事机既变，局面不同。若庙算果定，不欲出教令，但得密易指授，范一切伏藏不动，只约义斌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，则机会在我，而前日之策可用矣。”还报，戒范无出位专兵。

范乃为书谢庙堂，且决之曰：“今上自一人，下至公卿百执事，又下至士民军吏，无不知祸贼之必反。虽先生之心，亦自知其必反也。众人知之则言之，先生知而独不言，不言诚是也。内无卧薪尝胆之志，外无战胜攻取之备，先生隐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，此庙谟所以为高也。然以抚定责之晞稷，而以镇守责之范。责晞稷者函人之事也，责范者矢人之事也。既责范以惟恐不伤人之事，又禁其为伤人之痛，恶其为伤人之言，何哉？其祸贼见范为备，则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，他日必将指范为首祸激变之人，劫朝廷以去范。先生始未之信也，左右曰可，卿大夫曰可，先生必将曰：‘是何惜一赵范而不以纾祸

哉？’必将缚范以授贼，而范遂为宋晁错。虽然，使以范授贼而果足以纾国祸，范死何害哉？谚曰：‘护家之狗，盗贼所恶。’故盗贼见有护家之狗，必将指斥于主人，使先去之，然后肆穿窬之奸而无所忌。然则杀犬固无益于弭盗也。欲望矜怜，别与闲慢差遣。”弥远得书，为之动心。

二年春，奉祠。三年，知安庆府，未行，改知池州，继兼江东提举常平。弥远访将材于葵，葵以范对。进范直敷文阁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。范曰：“弟而荐兄，不顺。”以母老辞。乃上书弥远曰：“淮东之事，日异日新。然有淮则有江，无淮则长江以北，港汊义芦苇之处，敌人皆可潜师以济，江面数千里，何从而防哉。今或谓巽辞厚惠可以啖贼，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计。或谓敛兵退屯可以缓贼，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谋。或欲行清野以婴城，或欲聚乌合而浪战，或以贼词之乍顺乍逆而为喜惧，或以贼兵之乍进乍退而为宽紧，皆失策也。失策则失淮，失淮则失江，而其失有不可胜讳者矣。夫有遏寇之兵，有游击之兵，有讨贼之兵。今宝应之逼山阳，天长之逼盱眙，须各增戍兵万人，遣良将统之，贼来则坚壁以挫其锋，不来则耀武以压其境；而又观衅伺隙，时遣偏师掩其不备，以示敢战，使虽欲深入而畏吾之捣其虚，此遏寇之兵也。盱眙之寇，素无储蓄，金人亦无以养之，不过分兵掳掠而食；当量出精兵，授以勇校，募土豪，出奇设伏以剿杀之，此游击之兵也。惟扬、金陵、合肥，各聚二三万人，人物必精，将校必勇，器械必利，教阅必熟，纪律必严，赏罚必公，其心术念虑必人人思亲其上而死其长；信能行此，半年而可以强国，一年而可讨贼矣。贼既不能深入，掳掠复无所获，而又怀见讨之恐，则必反而求贖于金；金无余力及此，则必怨之怒之，吾于是可以嫁祸于金人矣。或谓扬州不可屯重兵，恐连贼祸，是不然。扬州者，国之

北门，一以统淮，一以蔽江，一以守运河，岂可无备哉。善守者，敌不知所攻。今若设宝应、天长二屯以扼其冲，复重二三帅阍以张吾势，贼将不知所攻，而敢犯我扬州哉？设使贼不知兵势而犯扬州，是送死矣。”朝廷乃召范稟议，复令知池州。

绍定元年，试将作监、知镇江府。三年，丁母忧，求解官，不许。起复直徽猷阁、淮东安抚副使。寻转右文殿修撰，赐章服金带。不得已，卒哭复视事。又为书告庙堂：“请罢调停之议，一请檄沿江制置司，调王明本军驻泰兴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径；一请檄射阳湖人为兵，屯其半高邮以制贼后，屯其半瓜州以扼贼前；一请速调淮西兵合滁阳、六合诸军图救江面。不然，范虽死江皋无益也。”朝旨乃许范刺射阳湖兵毋过二万人，就听节制。

范又遗善湘书，曰：“今日与宗社同休戚者，在内惟丞相，在外惟制使与范及范弟葵耳。贼若得志，此四家必无存理。”于是讨贼之谋遂决，遂戮全。进范兵部侍郎、淮东安抚使兼知扬州兼江淮制置司参谋官，以次复淮东。加吏部侍郎，进工部尚书、沿江制置副使，权移司兼知黄州，寻兼淮西制置副使。未几，为两淮制置使、节制巡边军马，仍兼沿江制置副使。

又进端明殿学士，京河关陕宣抚使、知开封府、东京留守兼江、淮制置使。入洛之师大溃，乃授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。范至，则倚王旻、樊文彬、李伯渊、黄国弼数人为腹心，朝夕酣狎，了无上下之序。民讼边防，一切废弛。属南北军将交争，范失于抚御。于是北军王旻内叛，李伯渊继之，焚襄阳北去；南军大将李虎不救焚，不定变，乃因之劫掠。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，钱粮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，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库，皆为敌有。盖自岳飞收复百三十年，生聚繁庶，城高池深，甲于西陲，一旦灰烬，祸至惨也。言者劾范，降三官落职，

依旧制置使。寻奉祠，以言罢；论者未已，再降两官，送建宁府居住。嘉熙三年，叙复官职，与宫观。四年，知静江府，后卒于家。

谢方叔，字德方，威州人。嘉定十六年进士，历官监察御史。疏奏：“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，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，或者犹恐前习便嬖之人，有以私陛下之听而悦陛下之心，则前日之畏者怠，忧者喜，虑者玩矣。左右前后之人，进忧危恐惧之言者，是纳忠于上也；进燕安逸乐之言者，是不忠于上也。凡有水旱盗贼之奏者，必忠臣也；有谄谀蒙蔽之言者，必佞臣也。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，当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；闻管弦钟鼓之声，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。”又言：“崇俭德以契天理，储人才以供天职，恢远略以需天讨，行仁政以答天意。”帝悦。差知衡州，除宗正少卿，又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

时刘汉弼、杜范、徐元杰相继死，方叔言：“元杰之死，陛下既为命官鞫狱，立赏捕奸，罪人未得，忠冤未伸。陛下苟不始终主持，将恐纪纲扫地，而国无以为国矣。”迁殿中侍御史，进对，言：“操存本于方寸，治乱系于天下。人主宅如法宫蠖濩之邃，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，往往覘上之所好，不过保恩宠、希货利而已。而冥冥之中，或有游扬之说，潜伏而莫之觉。防微杜渐，实以是心主之。”又言：“今日为两淮谋者有五：一曰明间谍，二曰修马政，三曰营山水砦，四曰经理近城之方田，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。”请行限田，请录朱熹门人胡安定、吕焘、蔡模，诏皆从之。

权刑部侍郎兼权给事中，升兼侍讲，正授刑部侍郎，权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。淳祐九年，拜参知政事，封永康郡侯。十一年，特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寻拜左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惠国公。劝帝以爱

身育德。

属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、董宋臣，疏留中不下，大宗正寺丞赵崇璠移书方叔云：“阉寺骄恣特甚，宰执不闻正救，台谏不敢谁何，一新入孤立之察官，乃锐意出身攻之，此岂易得哉？侧耳数日，寂无所闻，公议不责备他人，而责备于宰相。不然，仓卒出御笔，某人授少卿，亦必无可遏之理矣，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。丞相得君最深，名位已极。佞言之胜，宗社赖之；言之不胜，则去。去则诸君必不容不争，是胜亦胜，负亦胜，况未必去耶。”方叔得书，有赧色。

翼日，果得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，而天锡去国。于是太学生池元坚、太常寺丞赵崇洁、左史李昂英皆论击允升、宋臣。而谗者又曰：“天锡之论，方叔意也。”及天锡之去，亦曰：“方叔意也。”方叔上疏自解，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论方叔，罢相。既罢，允升、宋臣犹以为未快，厚赂太学生林自养，上书力诋天锡、方叔，且曰：“乞诛方叔，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，出自独断，于内侍初无预焉。”书既上，学舍恶自养党奸，相与鸣鼓攻之，上书以声其罪。乃授方叔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复以监察御史李衢两劾，褫职罢祠。后依旧职，与祠，起居郎召泽、中书舍人林存劾罢；监察御史章士元请更与降削，窜广南。景定二年，请致仕，乃叙复官职。

度宗即位，方叔以一琴、一鹤、金丹一粒来进。丞相贾似道恐其希望，讽权右司郎官卢越、左司谏赵顺孙、给事中冯梦得、右正言黄镛相继请夺方叔官职封爵，制置使吕文德愿以己官赎其罪。咸淳七年，诏叙复致仕。八年卒。特赠少师，方叔在相位，子弟干政，若谗余玠之类是也。

论曰：乔行简弘深好贤，论事通谏。范钟、游似同在相位，皆谨饬自将，而意见不侔。赵方豫计二子后当若何，而葵、范

所立，皆如所言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。然宋自端平以来，捍御淮、蜀两边者，非葵材馆之士，即其偏裨之将。朝廷倚之，如长城之势。及其筋力既老，而卫国之志不衰，亦曰壮哉！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，晚困于权臣，至以玩好丹剂为人主寿，坐是贬削，有愧金镜多矣！

列传第一百七十七

吴潜 程元凤 江万里 王 龠 章鉴 陈宜中 文天祥

吴潜，字毅夫，宣州宁国人。秘阁修撰柔胜之季子。嘉定十年进士第一，授承事郎、签镇东军节度判官。改签广德军判官。丁父忧，服除，授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，添差通判嘉兴府，权发遣嘉兴府事。转朝散郎、尚书金部员外郎。

绍定四年，迁尚右郎官。都城大火，潜上疏论致灾之由：“愿陛下斋戒修省，恐惧对越，菲衣恶食，必使国人信之，毋徒减膳而已。疏损声色，必使天下孚之，毋徒彻乐而已。阍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，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。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，而必敬必戒，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，而不淫不佚。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，使三军百姓知陛下有忧之之心。然后，明诏二三大臣，和衷竭虑，力改弦辙，收召贤哲，选用忠良。贪残者屏，回邪者斥，怀奸党贼者诛，贾怨误国者黜。毋并进君子、小人以为包荒，毋兼容邪说、正论以为皇极，以培国家一线之脉，以救生民一旦之命。庶几天意可回，天灾可息，弭灾为祥，易乱为治。”

又言：“重地要区，当豫畜人才以备患。论大顺之理，贯通天人，当以此为致治之本。”又贻书丞相史弥远论事：一曰格君心，二曰节奉给，三曰振恤都民，四曰用老成廉洁之人，五曰用良将以御外患，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。授直宝章阁、浙

东提举常平，辞不赴。改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迁太府少卿、淮西总领。

又告执政，论用兵复河南不可轻易，以为：“金人既灭，与北为邻，法当以和为形，以守为实，以战为应。自荆襄首纳空城，合兵攻蔡，兵事一开，调度浸广，百姓狼狽，死者枕藉，使生灵肝脑涂地，得城不过荆榛之区，获俘不过暖昧之骨，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，边臣误国之罪，不待言矣。闻有进恢复之画者，其算可谓俊杰，然取之若易，守之实难。征行之具，何所取资，民穷不堪，激而为变，内郡率为盗贼矣。今日之事，岂容轻议。”自后，兴师入洛，溃败身亡不赀，潜之言率验。迁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、知建康府、江西安抚留守。上疏论保蜀之方，护襄之策，防江之算，备海之宜，进取有甚难者三事。

端平元年，诏求直言，潜所陈九事：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，二曰植国本以广传家之庆，三曰笃人伦以为纲常之宗主，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，五曰广畜人才以待乏绝，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舒，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，八曰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，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。以直论忤时相，罢奉千秋鸿禧祠。改秘阁修撰、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，主管江西安抚司。擢太常少卿，奏造斛斗输诸郡租，宽恤人户，培植根本，凡十五事。

进右文殿修撰、集英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、督府参谋官兼知太平州，五辞不允。又言和战成败大计，宜急救襄阳等事。贻书执政，论京西既失，当招收京淮丁壮为精兵，以保江西。权工部侍郎、知江州，辞不赴。请养宗子以系国本，以镇人心。改权兵部侍郎兼检正。论士大夫私意之敝，以为：“襄、汉溃决，兴、沔破亡，两淮俶扰，三川陷没。欲望陛下念大业将倾，士习已坏，以静专察群情，以刚明消众慝，警于有位，各励至

公。毋以术数相高，而以事功相勉；毋以阴谋相讦，而以识见相先。协谋并智，戮力一心，则危者尚可安，而衰证尚可起也。”又请分路取士，以收淮、襄之人物。

试工部侍郎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改知平江府，条具财计凋敝本末，以宽郡民，与转运使王野争论利害。授宝谟阁待制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改玉隆万寿宫。试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兼知镇江府。言边储防御等十有五事。改宝谟阁直学士，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，权兵部尚书、浙西制置使。申论防拓江海，团结措置等事。

进工部尚书，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，乃论艰屯蹇困之时，非反身修德，无以求亨通之理。乞遴选近族以系人望，而俟太子之生。帝嘉纳。兼侍读经筵，以台臣徐荣叟论列，授宝谟阁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，辞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遂请致仕，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，辞。

丁母忧，服除，转中大夫、试兵部尚书兼侍读，转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改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封金陵郡侯。以亢旱乞罢，免，改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，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。徙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

召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。入对，言：“国家之不能无敝，犹人之不能无病。今日之病，不但仓、扁望之而惊，庸医亦望而惊矣。愿陛下笃任元老，以为医师，博采众益，以为医工。使臣辈得以效牛溲马勃之助，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。”

淳祐十一年，入为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。明年，以水灾乞解机政。以观文殿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又四年，授沿海制置大使，判庆元府。至官，条具军民久远之计，告于政府，奏皆行之。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，代民输帛，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。以久任丐祠，且累章乞

归田里，进封崇国公，判宁国府。还家，以醴泉观使兼侍读，召入对，论畏天命，结民心，进贤才，通下情。帝嘉纳。拜特进、左丞相，进封庆国公。奏：“乞令在朝之臣各陈所见，以决处置之宜。”改封许国公。

大元兵渡江攻鄂州，别将由大理下交址，破广西、湖南诸郡。潜奏：“今鄂渚被兵，湖南扰动，推原祸根，良由近年奸臣儉士设为虚议，迷国误军，其祸一二年而愈酷。附和逢迎，媵媚谄媚，积至于大不靖。臣年将七十，捐躯致命，所不敢辞。所深痛者，臣交任之日，上流之兵已逾黄、汉，广右之兵已蹈宾、柳，谓臣坏天下之事，亦可哀已。”

又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：“盖自近年公道晦蚀，私意横流，仁贤空虚，名节丧败，忠嘉绝响，谗佞成风，天怒而陛下不知，人怨而陛下不察，稔成兵戈之祸，积为宗社之忧。章鉴、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，倾心附丽，躐跻要途。萧泰来等群小噂沓，国事日非，浸淫至于今日。陛下稍垂日月之明，毋使小人翕聚，以貽善类之祸。沈炎实赵与簪之腹心爪牙，而任台臣，甘为之搏击。奸党盘据，血脉贯穿，以欺陛下。致危乱者，皆此等小人为之。”又乞令大全致仕，炎等与祠，高铸羁管州军。不报。

属将立度宗为太子，潜密奏云：“臣无弥远之材，忠王无陛下之福。”帝怒潜，卒以炎论劾落职。命下，中书舍人洪芹缴还词头，不报，谪建昌军，寻徙潮州，责授化州团练使、循州安置。潜预知死日，语人曰：“吾将逝矣，夜必雷风大作。”已而果然，四鼓开霁，撰遗表，作诗颂，端坐而逝。时景定三年五月也。循人闻之，咨嗟悲恸。德祐元年，追复元官，仍还执政恩数。明年，以太府卿柳岳请赠谥，特赠少师。

程元凤，字申甫，徽州人。绍定元年进士，调江陵府教授。

端平元年，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。丁母忧。淳祐元年，迁礼、兵二部架阁，以父老不忍去侧，迁太学正，以祖讳辞，改国子录。父忧，服阕，迁太学博士，改宗学博士。以《诗》、《礼》讲荣王府。旁讽曲谕，随事规正，多所裨益，王亦倾心敬听。轮对，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。理宗览之曰：“有古遗直风。”

六年，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。七年，兼权右司郎官，迁著作郎，仍权右司郎官。轮对，指陈时病尤激切，当国者以为厉己。丐外，知饶州。郡初罹水灾，元凤访民疾苦，夙夜究心，修城堞，置义阡，宽诛求，察诬证。进江、淮、荆、浙、福建、广南都大提点坑冶，仍兼知饶州冶司，岁有冬夏帐银，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斂之不足者。芝生治所，众以治行之致，元凤曰：“五谷熟则民蒙惠，此不足异也。”

召奏事，辞，不允，迁右曹郎官。疏言实学、实政、国本、人才、吏治、生民、财计、兵威八事。寻兼右司郎官，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，老不任事，台官潘凯、吴燧合章论列，清之不悦，改迁之，二人不拜命去。元凤上疏斥清之罪，其言明白正大，凯、燧得召还。有事于明堂，元凤疏言“祈天以实不以文”。又言边备，谓“当申儆军实，以起积玩之势。”及言滥刑之敝。十二年，拜右正言兼侍讲，以祖讳辞。诏权以右补阙系衔。上疏论格心之学，谓“革士大夫之风俗，当革士大夫之心术。”至于文敝、边储、人才、民心、储将帅、救灾异，莫不尽言。

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，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，司业蔡抗又力言之，元凤数其罪劾之。奏上，以晦为大理少卿，抗为宗正少卿。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，以安士心。乃命抗仍兼司业，晦予郡。

升殿中侍御史，仍兼侍讲。京城灾，疏言：“辍土木无益之役，以济暴露之民；移缙流泛滥之恩，以给颠沛之众。务行宽大之政，固结亿兆之心。旁招俊乂，而私昵无滥及之恩；屏去奸私，而贪黷无覆出之患。谨便嬖之防，而不使之弄权；抑恩泽之请，而不至于无节。”言多剴切。

宝祐元年，兼侍读，迁侍御史，言法孝宗八事。荐名士二十余人，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仍兼侍读。亟辞，出关，不允。有事于南郊，元凤为执绥官，答问多所开陈。帝因欲幸西太乙宫，力谏止之。三年，迁权工部尚书，力求补外，特授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蜀境与沅、靖交急，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，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。元凤请下荆南，调兵援蜀，移吕文德上沅、靖。进依前职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进参知政事，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新安郡公。力辞，御笔勉谕，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。疏奏正心、待臣、进贤、爱民、备边、守法、谨微、审令八事。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国史未就，奏转任尤焞领其事，纂修成之。会丁大全谋夺相位，元凤力辞，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又力辞，依前职，提举洞霄宫。

开庆兵兴，上手疏收人心、重赏罚、团结民兵数事。俄起判平江府兼淮、浙发运使。四上章乞免。三年，御笔趣行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。拜特进，依前职。充醴泉观兼侍读。度宗即位，进少保。三年，拜少傅、右丞相兼枢密使，进封吉国公，以言罢，依旧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醴泉观使。乞致仕，不许。四年，罢观使，以守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致仕。卒，遗表闻，帝震悼辍朝，特赠少师。

元凤之在政府也，一契家子求贰令，元凤谢之曰：“除授

须由资。”其人累请不许，乃以先世为言。元凤曰：“先公畴昔相荐者，以某粗知恬退故也。今子所求躐次，岂先大夫意哉？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，某所不敢。”有尝遭元凤论列者，其后见其可用，更荐拔之，每曰：“前日之弹劾，成其才也；今日之擢用，尽其才也。”所著《讷斋文集》若干卷。

江万里，字子远，都昌人。自其父焯始业儒。大父璘，乡称善人，其邻史知县者夸其能杖啐健士，璘俯首不答，归语焯曰：“史祖父故寒士，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，于我心有不释然。审尔，史氏且不昌，汝其戒之。”是夕焯妻陈梦一贵人入其家，曰：“以汝家长有善言，故来。”已而有娠，生万里。少神隽，有锋颖，连举于乡。入太学，有文声。理宗在潜邸，尝书其姓名几研间。以舍选出身，历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，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。召试馆职，累迁著作佐郎、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。知吉州，创白鹭洲书院，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。召为屯田郎官，未行，迁直秘阁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。创宗濂书院。迁考功郎官，命旋寝。久之，以驾部郎官召，迁尚右兼侍讲。

史嵩之罢相，拜监察御史，仍兼侍讲。未几，迁右正言、殿中侍御史，又迁侍御史，未及拜。万里器望清峻，论议风采倾动一时，帝眷注尤厚。尝丐祠、省母疾，不许。属弟万顷奉母归南康，旋以母病闻，万里不俟报驰归，至祁门得讣。而议者谓万里母死，秘不奔丧，反挟妾媵自随，于是侧目万里者，相与腾谤。万里无以自解，坐是闲废者十有二年。后陆德舆尝辨其非辜于帝前。

贾似道宣抚两浙，辟参谋官。及似道同知枢密院，为京湖宣抚大使，以万里带行宝章阁待制，为参谋官。大元兵围鄂，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，万里迁刑部侍郎。似道入相，

万里兼国子祭酒、侍读。入对，迁权吏部尚书，又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。随以言者去官。后以原职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转运使。已而，加资政殿学士，依旧职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

度宗即位，召同知枢密院事，又兼权参知政事，迁参知政事。万里始虽俯仰容默，为似道用，然性峭直，临事不能无言。似道常恶其轻发，故每人不能久在位。似道以去要君，帝初即位，呼为师相，至涕泣拜留之。万里以身掖帝云：“自古无此君臣礼，陛下不可拜，似道不可复言去。”似道不知所为，下殿举笏谢万里曰：“微公，似道几为千古罪人。”然以此益忌之。

帝在讲筵，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，似道不能对，万里常从旁代对。时王夫人颇知书，帝语夫人以为笑。似道闻之，积惭怒，谋逐之。万里四丐祠，不候报出关。加资政殿大学士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不拜，予祠。后二年，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，召拜参知政事，进封南康郡公，既至，拜左丞相兼枢密使。丐祠，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，辞，依旧职，提举洞霄宫。又授知潭州、湖南安抚大使，加特进，寻予祠。时咸淳九年，万里年七十有六矣。

明年，大元兵渡江，万里隐草野间，为游骑所执，大诟，欲自戕，既而脱归。先是，万里闻襄樊失守，凿池芝山后圃，扁其亭曰“止水”，人莫谕其意，及闻警，执门人陈伟器手，曰：“大势不可支，余虽不在位，当与国为存亡。”及饶州城破，军士执万顷，索金银不得，支解之。万里竟赴止水死。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，积尸如叠。翼日，万里尸独浮出水上，从者草敛之。万里无子，以蜀人王櫛子为后，即镐也。事闻，赠太傅、益国公，后加赠太师，谥文忠。万顷历守大郡，为提

举江西常平茶盐，官至正郎。城破时，郴州守赵崇榘寓居城中，亦死之。

王 龠，字仲潜，一字伯晦，绍兴新昌人。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，知常熟县。绍定四年，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。五年，差知滁州。端平元年，知瑞州。嘉熙元年，提辖左藏东西库兼提辖封桩下库。二年，迁籍田令兼督视干办公事。淳祐二年，改监三省枢密院门，乞免所居官，诏从之。四年，再任。五年，迁太府寺丞、秘书丞，户部郎官、淮西总领，主管右曹。六年，为尚书左司员外郎。赐对，乞祠，不许。七年，迁秘书少监，以侍御史周坦言，罢为福建提点刑狱，差知温州。十年，差知宁国府，迁太府卿。

宝祐元年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权兵部侍郎，试司农卿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疏奏：“愿诏大臣相与忧乱而思治，惧危而图安，哀恫警省，修德行政，摧抑群阴之气焰，保护微阳之根本。批札毕杜于私蹊，官赏宏辟于正路。使内治明如天日，外治劲如风霆。则精神运动，阳汇昭苏，世道昌明，物情熙洽。上以迓续天命于谴告之余，下以固结人心于解纽之际。其孰能御之。”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五年，京湖宣抚大使赵葵辟为判官。

开庆元年，召赴行在，授集英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、权吏部侍郎。景定元年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，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。极言正论，太子听而说之，帝闻之甚喜。二年，迁礼部尚书，权吏部尚书，加龙图阁学士、知平江府、淮浙发运使。五年，召赴行在，进端明殿学士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。召赴行在。

咸淳元年二月，拜签书枢密院事；闰月，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二年，以疾乞祠，不许。乞放归田里。帝遣尚医

视之，且赐食，复两乞归，皆不许。二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三年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立皇太子，加食邑，三辞免官，不许。乞奉祠、休假，皆不许。最后乞祠禄，乃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。四辞免，不许。七年，台州言：“乞差 龠充上蔡书院山主，”诏从之。八年，加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宫兼侍读，诏遣刑部郎官董朴起之，四上疏辞免，始从之。十年，乞致仕，不许。十一月，以 龠为左丞相，章鉴为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。寻授 龠特进，加食邑。乞致仕，两乞辞免，皆不许。

德祐元年，两乞改命经筵庶可优闲，再乞以旧职奉京祠侍读，皆不许。右丞相章鉴、参知政事陈宜中奏“谕留 龠以镇人心，以康世道”。从之。 龠两请毋暑省院公牍，不许；又奏：“乞将臣先赐罢斥，臣本志誓死报国，愿假臣以宣抚招讨等职，臣当招募忠义，共图兴复。”鉴、宜中又奏“ 龠单车绝江，已至萧山，乞遣中使趣还治事”。乃授观文殿大学士、浙西江东路宣抚招讨大使，置司在京，以备咨访。乞解大使职名，不许。进少保、左丞相兼枢密使，寻加都督诸路军马。累辞，皆不许。

奏言：“今天下所以大坏至此者，正以一私蟠塞，赏罚无章故也。救之之策，在反其所以坏之之由。大明赏罚，动合乎天，庶几人心兴起，天下事尚可为也。”因言贾似道误国丧师之罪，于是始降诏切责似道不忠不孝。六月庚子朔，日食， 龠奏：“日食不尽仅一分，白昼晦冥者数刻。阴盛阳微，灾异未有大于此者。臣待罪首相，上佐天子理阴阳，下遂万物，外镇诸侯，皆其职也。氛祲充塞而未能消，生民涂炭而未能拯，反复思之，咎实在臣，乞罢黜以答天谴。”答诏不许，第降授金紫光禄大夫而已。辞降官，乞罢斥，又不许。

寻进平章军国重事，辞，不许。或请：“出宜中或梦炎出督吴门，否则臣虽老无能为，若效死封疆，亦不敢辞。”诏三省集议。乞罢平章事，不许。京学生上书诋宜中，宜中亦上疏乞骸骨。初，宜中在相位，政事多不关白 龠，或谓京学之论，实 龠嗾之。

七月壬辰，诏：“给、舍之奏三入， 龠与宜中必难共处，兼 龠近奏乞免平章侍经筵，辞气不平，诚有如人言者矣。”遂罢 龠平章，依前少保、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。 龠为人清修刚劲，似道归天台葬母，过新昌， 龠独不见之。后以元老入相位，值国势危亡之际，天下所属望也，而卒与宜中不协而去云。

章鉴，字公乘，分宁人。以别院省试及第，累官中书舍人、侍左郎官、崇政殿说书，进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咸淳十年，王 龠拜左丞相，鉴拜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。明年，大元兵逼临安，鉴托故径去。遣使亟召还朝，既至，罢相予祠。殿帅韩震之死，鉴与曾渊子明震无他。至是，御史王应麟缴其录黄，谓震有逆谋，鉴与渊子曲庇之。坐是削一官，放归田里。

后有告鉴家匿宝玺者，霜晨，鉴方拥败衾卧，兵士至，大索其室，惟敝篋贮一玉杯，余无一物，人颇叹其清约。鉴在朝日，号宽厚，然与人多许可，士大夫目为“满朝欢”云。

陈宜中，字与权，永嘉人也。少甚贫，而性特俊拔。有贾人推其生时，以为当大贵，以女妻之。既入太学，有文誉。宝祐中，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权幸卢允升、董宋臣，困得宠于理宗，擢为殿中侍御史，在台横甚。宜中与黄镛、刘黻、林测祖、陈宗、曾唯六人上书攻之。大全怒，使监察御史吴衍劾宜中，削其籍，拘管他州。司业率十二斋生，冠带送之桥门之外，大

全益怒，立碑学中，戒诸生亡妄议国政，且令自后有上书者，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。由是，士论翕然称之，号为“六君子”。宜中谪建昌军。

大全既窜，丞相吴潜奏还之。贾似道入相，复为之请，有诏六人皆免省试令赴。景定三年，廷试，而宜中中第二人。六人之中，宜中尤达时务。由绍兴府推官、户部架阁、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，数年迁监察御史。

程元凤再相，似道恐其侵权，欲去之。宜中首劾元凤纵丁大全肆恶，基宗社之祸。命格，除太府卿。宜中亦自请外，为江东提举茶盐常平公事。四年，改浙西提刑。五年，召为崇政殿说书，累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。七年，闽阙帅，以敷文阁待制、知福州。在官得民心，岁余入为刑部尚书。十年，拜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

德祐元年，升同知枢密院事。二月，似道丧师芜湖，乃以宜中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。已而翁应龙自军中归，宜中问似道所在，应龙以不知对。宜中以为似道已死，即上疏乞正似道误国之罪。似道行时，以所亲信韩震总禁兵，人有言震欲以兵劫迁者，宜中召震计事，伏壮士袖铁椎击杀之，以示不党于似道。

时右丞相章鉴宵遁，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。诏以王翥为左丞相，拜宜中特进、右丞相。四月，翥还朝论事，即与宜中不合。台臣孙嵘叟请窜籍潜说友、吴益、李珣，宜中以为“簿录非盛世事，祖宗忠厚，未尝轻用之。珣方召入朝，遽加重刑，恐后无以示信”。翥力争，以为当如嵘叟议。会留梦炎自湖南入朝，翥与宜中俱乞罢政，请以梦炎为相。太皇太后乃以宜中为左丞相，梦炎为右丞相，翥进平章军国重事。

翥拜命，即日僦民居，以丞相府让宜中，宜中上疏，以为“一辞一受，何以解天下之讥”，亦去。遣使数辈遮留之，始至。

时命张世杰等四道进师，二丞相都督军马而不出督。 龠请以一丞相建阊吴门，以护诸将；不然，则已请行。宜中愧，始与梦炎上疏乞行边。事下公卿议不决。七月，世杰等兵果败于焦山。 龠奏言：“事无重于兵，今二相并建都督，庙算指授，臣不得而知。比者，六月出师，诸将无统。臣岂不知吴门距京不远，而必为此请者，盖大敌在境，非陛下自将则大臣开督。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，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？臣既不得其职，又不得其言，乞罢免。”不允。

龠子口乃噉京学生伏阙上书，数宜中过失数十事，其略以为：“赵溍、赵与鉴皆弃城遁，宜中乃借使过之说，以报私恩。令狐概、潜说友皆以城降，乃受其包苴而为之羽翼。文天祥率兵勤王，信谗而沮挠之。似道丧师误国，阳请致罚而阴佑之。大兵薄国门，勤王之师乃留之京城而不遣。宰相当出督，而畏缩犹豫，第令集议而不行。吕师夔狼子野心，而使之通好乞盟。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，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，指授失宜，因以败事。臣恐误国将不止于一似道也。”

书上，宜中竟去，遣使召之不至其后，罢龠，命临安府捕逮京学生。召之亦不至。太皇太后自为书遗其母杨，使勉谕之，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，乃拜醴泉观使。十月壬寅，始造朝，寻为右丞相，然事已去矣。宜中仓皇发京城民为兵，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，人皆以为笑。十一月，遣张全合尹玉、麻士龙兵援常州，玉与士龙皆战死，全不发一矢，奔还。文天祥请诛全，宜中释不问。已而，常州破，兵薄独松关，邻邑望风皆遁。

宜中遣使如军中请和不得，即率群臣入宫请迁都，太皇太后不可。宜中痛哭请之，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，给百官路费银。及暮，宜中不入，太皇太后怒曰：“吾初不欲迁，而大臣数以为请，顾欺我邪？”脱簪珥掷之地，遂闭阁，群臣求内引，

皆不纳。盖宜中实以明日迁，仓卒奏陈失审耳。

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，既而悔之，不果往。伯颜将兵至皋亭山，宜中宵遁，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，遣人召宜中。宜中至温州，而其母死。张世杰舁其棺舟中，遂与俱入闽中。益王立，复以为左丞相。井澳之败，宜中欲奉王走占城，乃先如占城谕意，度事不可为，遂不反。二王累使召之，终不至。至元十九年，大军伐占城，宜中走暹，后没于暹。

宜中为人多术数，少为县学生，其父为吏受赃当黥，宜中上书温守魏克愚请贷之。克愚以为黠吏，卒置之法。其后宜中为浙西提刑，克愚郊迎，宜中报礼不书衔，亦云“部下民陈某”，克愚惶恐不敢受，袖而谢之。宜中阳礼之，而阴掩其过，无所得。其后，克愚发贾德生冒借官木事，忤似道，废罢家居。宜中入，乃极言克愚居乡不法事，似道令章鉴劾之，贬严州。克愚之死，宜中挤之为多。

论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才难，不其然乎？’理宗在位长久，命相实多其人，若吴潜之忠亮刚直，财数人焉。潜论事虽近于讦，度宗之立，谋议及之，潜以正对，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？程元凤谨饬而有余而乏风节，尚为贾似道所瞽。江万里问学德望优于诸臣，不免为似道笼络，晚年微露锋，颖辄见摈斥。士大夫不幸与权奸同朝，自处难矣。似道督视江上之师，以国事付王 㮮、章鉴、陈宜中，盖取其平时素与己者。

㮮、宜中于其既出，稍欲自异，及闻其败，乘势蹙之。既而，二人自为矛盾，宋事至此，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当国者交欢戮力，犹惧不逮，所为若是，何望其能匡济乎。似道诛， 㮮死，鉴遁，宜中走海岛，宋亡。

文天祥，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吉之吉水人也。体貌丰伟，美皙如玉，秀眉而长目，顾盼烨然。自为童子时，见学宫所祠

乡先生欧阳修、杨邦乂、胡铨像，皆谥“忠”，即欣然慕之。曰：“没不俎豆其间，非夫也。”年二十举进士，对策集英殿。时理宗在位久，政理浸怠，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，其言万余，不为稿，一挥而成。帝亲拔为第一。考官王应麟奏曰：“是卷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人贺。”寻丁父忧，归。

开庆初，大元兵伐宋，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，人莫敢议其非者。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，上书“乞斩宋臣，以一人之心”。不报，即自免归。后稍迁至刑部郎官。宋臣复入为都知，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，亦不报。出守瑞州，改江西提刑，迁尚书左司郎官，累为台臣论罢。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。贾似道称病，乞致仕，以要君，有诏不允。天祥当制，语皆讽似道。时内制相承皆呈稿，天祥不呈稿，似道不乐，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。天祥既数斥，援钱若水例致仕，时年三十七。

咸淳九年，起为湖南提刑，因见故相江万里。万里素奇天祥志节，语及国事，愀然曰：“吾老矣，观天时人事当有变，吾阅人多矣，世道之责，其在君乎？君其勉之。”十年，改知赣州。

德祐初，江上报急，诏天下勤王。天祥捧诏涕泣，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峒蛮，使方兴召吉州兵，诸豪杰皆应，有众万人。事闻，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。其友止之，曰：“今大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内地，君以乌合万余赴之，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。”天祥曰：“吾亦知其然也。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，一旦有急，征天下兵，无一人一骑入关者，吾深恨于此，故不自量力，而以身徇之，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。义胜者谋立，人众者功济，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。”

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声伎满前。至是，痛自贬损，

尽以家赀为军费。每与宾佐语及时事，辄流涕，抚几言曰：“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八月，天祥提兵至临安，除知平江府。时以丞相宜中未还朝，不遣。十月，宜中至，始遣之。朝议方擢吕师孟为兵部尚书，封吕文德和义郡王，欲赖以求好。师孟益偃蹇自肆。

天祥陛辞，上疏言：“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，奋发刚断之义少，乞斩师孟衅鼓，以作将士之气。”且言：“宋愆五季之乱，削藩镇，建郡邑，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，然国亦以浸弱。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，至一县则破一县，中原陆沈，痛悔何及。今宜分天下为四镇，建都督统御于其中。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；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；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；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。责长沙取鄂，隆兴取蕲、黄，番阳取江东，扬州取两淮，使其地大力众，足以抗敌。约日齐奋，有进无退，日夜以图之，彼备多力分，疲于奔命，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，如此则敌不难却也。”时议以天祥论阔远，书奏不报。

十月，天祥入平江，大元兵已发金陵入常州矣。天祥遣其将朱华、尹玉、麻士龙与张全援常，至虞桥，士龙战死，朱华以广军战五牧，败绩，玉军亦败，争渡水，挽全军舟，全军断其指，皆溺死，玉以残兵五百人夜战，比旦皆没。全不发一矢，走归。大元兵破常州，入独松关。宜中、梦炎召天祥，弃平江，守余杭。

明年正月，除知临安府。未几，宋降，宜中、世杰皆去。仍除天祥枢密使。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，使如军中请和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。丞相怒拘之，偕左丞相吴坚、右丞相贾余庆、知枢密院事谢堂、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崑，北至镇江。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。

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曰：“两淮兵足以兴复，特二阨小隙，不能合从耳。”天祥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再成曰：“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指挥东诸将，以通、泰兵攻湾头，以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兵攻杨子桥，以扬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师直捣镇江，同日大举。湾头、杨子桥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师之至，攻之即下。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。瓜步既举，以东兵入京口，西兵入金陵，要浙归路，其大帅可坐致也。”天祥大称善，即以书遗二制置，遣使四出约结。

天祥未至时，扬有脱归兵言：“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。”庭芝信之，以为天祥来说降也。使再成亟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相城垒，以制司文示之，闭之门外。久之，复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说降者即杀之。二路分与天祥语，见其忠义，亦不忍杀，以兵二十人道之扬，四鼓抵城下，闻候门者谈，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，众相顾吐舌，乃东入海道，遇兵，伏环堵中得免。然亦饥莫能起，从樵者乞得余糝羹。行入板桥，兵又至，众走伏丛筱中，兵入索之，执杜浒、金应而去。虞候张庆矢中目，身被二创，天祥偶不见获。浒、应解所怀金与卒，获免，募二樵者以羹荷天祥至高邮，泛海至温州。

闻益王未立，乃上表劝进，以观文殿学士、侍读召至福，拜右丞相。寻与宜中等议不合。七月，乃以同都督出江西，遂行，收兵入汀州。十月，遣参谋赵时赏、谘议赵孟深将一军取宁都，参赞吴浚将一军取雩都，刘洙、萧明哲、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。邹沔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，大元兵攻之，沔兵败，同起事者刘钦、鞠华叔、颜斯立、颜起岩皆死。武冈教授罗开礼，起兵复永丰县，已而兵败被执，死于狱。天祥闻开礼死，制服哭之哀。

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元兵入汀州，天祥遂移漳州，乞入卫。时赏、孟滌亦提兵归，独浚兵不至。未几，浚降，来说天祥。天祥缚浚，缢杀之。四月，入梅州，都统王福、钱汉英跋扈，斩以徇。五月，出江西，入会昌。六月，入兴国县。七月，遣参谋张汴、监军赵时赏、赵孟滌等盛兵薄赣城，邹泐以赣诸县兵捣永丰，其副黎贵达以吉诸县兵攻泰和。吉八县复其半，惟赣不下。临洪诸郡，皆送款。潭赵璠、张虎、张唐、熊桂、刘斗元、吴希爽、陈子全、王梦应起兵邵、永间，复数县，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。分宁、武宁、建昌三县豪杰，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。

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赣州，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。天祥不意恒兵猝至，乃引兵走，即邹泐于永丰。泐兵先溃，恒穷追天祥方石岭。巩信拒战，箭被体，死之。至空坑，军士皆溃，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。时赏坐肩舆，后兵问谓谁，时赏曰“我姓文”，众以为天祥，禽之而归，天祥以此得逸去。

孙、彭震龙、张汴死于兵，繆朝宗自缢死。吴文炳、林栋、刘洙皆被执归隆兴。时赏奋骂不屈，有系累至者，辄麾去，云：“小小签厅官耳，执此何为？”由是得脱者甚众。临刑，洙颇自辩，时赏七曰：“死耳，何必然？”于是栋、文炳、萧敬夫、萧焘夫皆不免。

天祥收残兵奔循州，驻南岭。黎贵达潜谋降，执而杀之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进屯丽江浦。六月，入船澳。益王昀，卫王继立。天祥上表自劾，乞入朝，不许。八月，加天祥少保、信国公。军中疫且起，兵士死者数百人。天祥惟一子，与其母皆死。十一月，进屯潮阳县。潮州盗陈懿、刘兴数叛附，为潮人害。天祥攻走懿，执兴诛之。十二月，趋南岭，邹泐、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，再攻懿党，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。

天祥方饭五坡岭，张弘范兵突至，众不及战，皆顿首伏草莽。天祥仓皇出走，千户王惟义前执之。天祥吞脑子，不死。邹泐自颈，众扶入南岭死。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，至是刘子俊、陈龙复、萧明哲、萧资皆死，杜浒被执，以忧死。惟赵孟深遁，张唐、熊桂、吴希奭、陈子全兵败被获，俱死焉。唐，广汉张栻后也。

天祥至潮阳，见弘范，左右命之拜，不拜，弘范遂以客礼见之，与俱入厓山，使为书招张世杰。天祥曰：“吾不能捍父母，乃教人叛父母，可乎？”索之固，乃书所过《零丁洋诗》与之。其末有云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弘范笑而置之。厓山破，军中置酒大会，弘范曰：“国亡，丞相忠孝尽矣，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，将不失为宰相也。”天祥泫然出涕，曰：“国亡不能救，为人臣者死有余罪，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。”弘范义之，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。

天祥在道，不食八日，不死，即复食。至燕，馆人供张甚盛，天祥不寝处，坐达旦。遂移兵马司，设卒以守之。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，王积翁言：“南人无如天祥者。”遂遣积翁谕旨，天祥曰：“国亡，吾分一死矣。倘缘宽假，得以黄冠归故乡，他日以方外备顾问，可也。若遽官之，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，举其平生而尽弃之，将焉用我？”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，留梦炎不可，曰“天祥出，复号召江南，置吾十人于何地！”事遂已。天祥在燕凡三年，上知天祥终不屈也，与宰相议释之，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，不果释。

至元十九年，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，疑有变。未几，中山有狂人自称“宋主”，有兵千人，欲取文丞相。京城亦有匿名书，言某日烧蓑城苇，率两翼兵为乱，丞相可无忧者。时盗新

杀左丞相阿合马，命撤城葦，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，疑丞相者天祥也。召入谕之曰：“汝何愿？”天祥对曰：“天祥受宋恩，为宰相，安事二姓？愿赐之一死足矣。”然犹不忍，遽麾之退。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，从之。俄有诏使止之，天祥死矣。天祥临刑殊从容，谓吏卒曰：“吾事毕矣。”南乡拜而死。数日，其妻欧阳氏收其尸，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带中有赞曰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，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

论曰：自古志士，欲信大义于天下者，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，君子命之曰“仁”，以其合天理之正，即人心之安尔。商之衰，周有代德，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。伯夷、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，三尺童子知其不可。他日，孔子贤之，则曰：“求仁而得仁。”宋至德祐亡矣，文天祥往来兵间，初欲以口舌存之，事既无成，奉两孱王崎岖岭海，以图兴复，兵败身执。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，既壮其节，又惜其才，留之数年，如虎兕在柙，百计驯之，终不可得。观其从容伏质，就死如归，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，可不谓之“仁”哉。宋三百余年，取士之科，莫盛于进士，进士莫盛于伦魁。自天祥死，世之好为高论者，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，岂其然乎！

列传第一百七十八

宣缙 薛极 陈贵谊 曾从龙 郑性之 李鸣复 邹应龙 余天锡 许应龙林略 徐荣叟 别之杰 刘伯正 金渊 李性传 陈鞬崔福附

宣缙，庆元府人。嘉泰三年，太学两优释褐。历官以太学博士召试，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升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、知吉州、福建提点刑狱。迁考功员外郎，又迁秘书少监。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、守起居舍人，为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，编《孝宗宝训》。试吏部侍郎，权兵部尚书。嘉定十四年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明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以资政殿学士奉祠。端平三年召赴阙，升大学士、提举洞霄宫，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。卒，赠少师。诏缙尝预定策，以王尧臣故事赠太师，谥忠靖。

薛极，字会之，常州武进人。以父任调上元主簿。中词科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温州，知广德军。以参知政事楼钥荐，迁大理正、刑部郎官，司封郎中、权右司郎中，迁右司郎中兼提领杂卖场、寄桩库，兼敕令所删修官，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兼删修敕令官。拜司农卿兼权兵部侍郎，寻为真。

嘉定八年，疏奏：“愿陛下深思顾諟之难，益怀兢业之念。勿谓帝德罔愆而怠于进修，勿以天灾代有而应不以实。政纲虽举，必求益其所未至；德泽虽布，必思及其所未周。誓以今日遇灾警惧之心，永为异时暇逸之戒。将见天心昭格，沛然之泽响应于不崇朝之间。”迁权刑部尚书，寻试户部尚书兼权吏部

尚书，遂为真，时暂兼权户部尚书。十五年，特赐同进士出身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绍定元年，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封毗陵郡公。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。端平元年，加少保、和国公，致仕，卒。

陈贵谊，字正甫，福州福清人。庆元五年进士，授瑞州观察推官。丁内外艰，服除，调安远军节度掌书记，辟差四川制置司书写机宜文字。中博学宏词科，授江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。迁太社令。改武学谕、国子录，迁太学博士。

时议更楮币法，贵谊转对言：“人主令行禁止者，以同民之所好恶。楮券之令，乃使奸恶获逞，道路咨怨，非所以祈天永命、固结人心。”因援熙宁新法为辞。又言：“明锐果敢之才，足以集事而失于剽轻；老成宽博之士，足以厚俗而失于循理。孰若举之以众，取之以公。”主更币之法者，乃摘新法等语激怒时相，且谓“贵谊引类植党”，人为危之。

迁太常博士。以兄贵谦兼礼部郎官，引嫌，迁将作监丞兼魏惠宪王府小学教授。转对，谓：“言路虽开，触犯忌讳者指为好名，切劘时政者指为玩令。利害关于天下，是非公于人心。一人言之未已，或至累十数人言之，则又指为朋党。是非易位，忠佞不分。”史弥远益不乐，迁秘书郎，出知江阴军，提举江西常平。召赴行在，未至，授礼部郎官。

属金人大扰淮、蜀，贵谊言：“人才所以立国，今旁蹊曲径，幸门四辟。言路所以通下情，今媵嬖循默，囊括不言。民力已竭，而科敛之外，馈遗以谋进者未已。军中耻言败北，则阵亡者不恤；耻言弃溃，则逃窜者复招。”又言：“婉顺巽从者，是灾殃也，非爱我也，宜屏之外之；矫拂救正者，是药石也，爱我也，宜用之听之。”弥远滋不乐，讽言者论罢，主管

崇禧观。

起知徽州，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权直，兼玉牒所检讨。会有事明堂，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敛掊克之敝，当察州县府库致羨之由。仿成周邦飨必及死王事者之子与汉置羽林孤儿，专取从军死事之后，教以五兵。

理宗即位，以为宗正少卿兼侍讲，兼权直学士院。寻迁起居舍人。宝庆初，诏举贤能才识之士。贵谊乃言曰：“世以容嘿滞固为贤，以苛刻生事为能，以褊狭趣办为才，以轻疏尝试为识。及兹初政，当求忠实正直、奉公爱民、知礼义廉耻而不越防范者，以充中外之选。”又言：“成王之初，元臣故老警以《无逸》者，欲其克寿；勉以敬德者，欲其永命；期以岂弟者，欲其受命之长。则可谓爱君切而虑患深矣。”

迁中书舍人，升兼直学士院。内侍滥受恩赏，辄封还诏书。将郊，贵谊以：“民生实艰，吏员尚众，征敛几于夺取，公费掩为私藏。宜大明黜陟，庶有以见帝于郊。”迁礼部侍郎，仍兼中书舍人、权刑部尚书。升修玉牒官兼侍读。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、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绍定六年冬，上始亲政，进参知政事。上面谕之曰：“顷闻忧国之言，朕所不忘。”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出师汴、洛时，贵谊已移疾，犹上疏力争。五上章乞归，转四官，加邑封，致仕。卒，赠少保、资政殿大学士。

曾从龙，字君锡，左仆射公亮四世从孙。初名一龙，庆元五年，擢进士第一，始赐今名。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。迁兵部员外郎、左司郎中、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。

使金还，转官。疏言：“州郡累月阙守，而以次官权摄者，彼惟其摄事也，自知非久，何暇尽心于民事？狱讼淹延，政令玩弛，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。幸而除授一人，民望其至如渴望

饮，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。且每易一守，供帐借请少不下万缗。郡帑所入，岁有常数，而频年将迎，所费不可胜计。然则轻于易置，公私俱受其病。欲望明诏二三大臣，郡守有阙，即时进拟。其有求避惮行者，悉杜绝其请；其缴劾弹拄者，疾速行之。盖郡计宽则民力裕，利害常相关故也。”又请已振济者免其后。

开禧间丐外，知信州。戍卒行掠境内，从龙置于法，索得妇人衣，命梟于市。召权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谕德。缴还张鑑复官词头，以鑑抑令侄女竭资财结婚苏师旦之子故也。寻兼太子谕德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国子祭酒。为吏部侍郎，仍兼职兼太子右庶子，兼给事中，兼直学士院，权刑部尚书。

嘉定六年秋，阴雨，乞放系囚。进对，言“修德政，蓄人材，饬边备”。帝善其言。七年，知贡举。疏奏：“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，义以观其通经，赋以观其博古，论以观其识，策以观其才。异时谋王断国，皆繇此其选。比来循习成风，文气不振，学不务根柢，辞不尚体要，涉猎未精，议论疏陋，缀缉虽繁，气象萎恭。愿下臣此章，风厉中外，澄源正本，莫甚于斯。”诏从之。

进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、太子宾客，改参知政事。疾胡榘愆壬，排沮正论，陈其罪。榘嗾言者劾罢，以前职提举洞霄宫。起知建宁府。丁内艰，服除，为湖南安抚使。抚安峒獠，威惠并行，兴学养士，湘人纪之石。改知隆兴府，复提举洞霄宫，改万寿观兼侍读，奉朝请。

端平元年，授资政殿大学士、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时有三京之役，极论南兵轻进易退。未几言验。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以枢密院

使督视江淮、荆襄军马。疏言：“边面辽远，声援不接，请并建二阃。”诏许之，专界江淮，以荆襄属魏了翁。朝论边用不给，诏从龙、了翁并领督府。及从龙卒，赠少师。弟用虎、天麟、治凤，皆历显任。

郑性之字信之，初名自诚，后改今名，福州人。嘉定元年，进士第一，历官知赣州，改知隆兴府。后以宝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，进华文阁待制、提举上清太平宫。进敷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。

端平元年，召为吏部侍郎。入对，言：“陛下大开言路，以通壅蔽，心苟爱君，谁不欲言，言不切直，何能感动？譬如积水，久雍一决，其势必盛，其声必激。故言者多则易于取厌，言之激则难于乐受。若少有厌倦，动于词色，则谗谄乘间，或不自知矣。”又言：“愿陛下明诏百辟，涤去旧污，一以清白相师。权之所在，势所必趋，恐惧戒谨，尤防其微，以保终誉。毋招谤议。则朝纲肃而国体尊矣。”又曰：“为君者不以尧、舜自期，则无善治；告君者不陈尧、舜之道，则无远猷。”

擢左谏议大夫，言：“台臣交章互诋，愿陛下监古今天下安危之变，君子小人消长之机，公以处之，乃得其当。况夫听言之道，宜以事观，若言果有关国体，有补治道，有益主德，则言之过激，夫亦何伤。彼虽采名，我实有益。惟虚心纳善，若决江河，则激者自平矣。”

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加观文殿学士，致仕。宝祐二年卒。

李鸣复，字成叔，泸州人。嘉定二年进士。历官权发遣金州兼干办安抚司公事。制置使郑损荐于朝，乞召审察。授司农寺丞，迁驾部员外郎，迁兵部郎中。面对，迁军器少监、大理

少卿，拜侍御史兼侍讲。进对，言：“荆襄制臣有当戒者三：曰去私、禁暴、惩怒。”权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。又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、签书枢密院事。端平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。嘉熙元年，复为参知政事。明年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赐衣带、鞍马。淳祐四年，复为参知政事。未几，出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寻予祠。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，罢宫观，后卒于嘉兴。

邹应龙，字景初。庆元二年进士。历官为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权知赣州，迁江西提点刑狱。寻迁中书舍人兼太子右谕德，复兼太子左庶子、试户部尚书。使金还，为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。迁给事中兼太子詹事。权礼部侍郎兼侍讲。权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迁刑部尚书。乞祠，以敷文阁学士提举安庆府真原万寿宫。以徽猷阁学士起知太平州，以臣僚论罢。以敷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，拜礼部尚书兼侍读。嘉熙元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进资政殿学士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依旧职提举洞霄宫。淳祐四年卒，赠少保。

余天锡，字纯父，庆元府昌国人。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，性谨愿，绝不预外事，弥远器重之。是时弥远在相位久，皇子疆桷恶之，念欲有废置。会沂王宫无后，丞相欲借是阴立为后备。天锡秋告归试于乡，弥远曰：“今沂王无后，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。”

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，舟抵西门，天大雨，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，可避雨，如其言过之。保长知为丞相馆客，具鸡黍甚肃。须臾有二子侍立，全曰：“此吾外孙也。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。”问其姓，长曰赵与莒，次曰与芮。天锡忆弥远所属，其行亦良是，告于弥远，命二子来。保长大喜，鬻田治衣冠，

心以为沂邸后可冀也，集姻党且诧其遇以行。

天锡引见，弥远善相，大奇之。计事泄不便，遽复使归。保长大惭，其乡人亦窃笑之。逾年，弥远忽谓天锡曰：“二子可复来乎？”保长谢不遣。弥远密谕曰：“二子长最贵，宜抚于父家。”遂载与归。天锡母朱为沐浴、教字，礼度益闲习。未几，召入嗣沂王，迄即帝位，是为理宗。

天锡，嘉定十六年举进士，历监慈利县税，籍田令，超授起居舍人。迁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，兼崇政殿说书。迁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。试户部侍郎，权户部尚书，皆兼知临安府。升兼详定敕令官，以宝文阁学士知婺州，仍旧职奉祠。起知宁国府，进华文阁学士、知福州。

召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。疏奏：“臣荷国恩，起家分阃，旋蒙趣觐，躡玷迓联。时权礼部侍郎曹豳实在谏省，盖尝抗疏谓用臣大骤。臣与豳父交最久，相知最深，今观其所论，于君父有陈善之敬，友朋有责善之道。而豳遂迁官，臣竟污要路。豳以不得其言，累疏丐去。夫亟用旧人而遂退二庄士，则将谓之何哉！豳老成之望，直谅多益，置之近班，可以正乃辟，可以仪有位。欲望委曲留行，使之释然无疑，安于就职，则陛下既昭好贤之美，而微臣亦免妨贤之愧。”帝从之。

嘉熙二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，封奉化郡公。授资政殿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以观文殿学士致仕。朱氏亦封周、楚国夫人，寿过九十。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，而天锡卒。赠少师，寻加太师，谥忠惠。

弟天任为兵部尚书。兄弟友爱，方贫时，率更衣以出，终岁同衾。从子晦，历官尚书，出帅全蜀，尝置义壮，以贍宗族；然在蜀以违言论知阆州王惟忠死，士论少之。

许应龙，字恭甫，福州闽县人。五岁通经旨，坐客曰“小儿气食牛”，应龙应声“丈夫才吐凤”为对，四坐嘉叹。入太学，嘉定元年举进士。调汀州教授，差浙东宣抚司掾，差户部架阁。迁籍田令、太学博士。时李全、时青辈归附，应龙入对，有“{++开}蜂是怨，养虎遗患”之说，后皆如所言。迁国子博士、国子丞、宗学博士。

理宗即位，应龙首陈：“正心为治国平天下之纲领。”迁秘书郎兼权尚右郎官，迁著作郎。丐外，知潮州。盗陈三枪起赣州，出没江、闽、广间，势炽甚。而盗钟全相挺为乱，枢密陈韡帅江西任招捕，三路调军，分道追剿。盗逼境上，应龙亟调水军、禁卒、士兵、弓级，分扼要害。明间谍，守关隘，断桥开堑，斩木塞涂。点集民兵，激劝隅总，谕以保乡井、守室庐、全妻子，搜补亲兵，日加训阅。既而横冈、桂屿相继以捷闻。

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由漳趋潮，截赣寇余党。应龙谕敏曰：“兵法攻瑕，今钟寇将穷，陈寇猖獗，若先破钟，则陈不战禽矣。”敏惟命，于是诸寇皆平。方未解严时，有行旅数人，隅总搜其囊中金银，指为贼党。应龙辨其非盗，释之，皆罗拜感泣。始，人疑应龙儒者不闲戎事，及见其区画事宜，分别齐民，静练雍容，莫不叹服。僚属请上功，应龙曰：“守职捍城保民，何功之云？”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，峒獠所聚，丐耕土田不输赋。禁兵与共，应龙平决之，其首感悦，率父老鸣缶击筒，踊跃诣郡谢。去之日，阖郡遮道攀送。

端平初，召为礼部郎官。入对，帝谓应龙曰：“卿治潮有声，与李宗勉治台齐名。”应龙顿首曰：“民无不可化，顾牧民者如何耳。臣治州幸免旷，皆陛下德化所暨，臣非曰能之。”兼荣文恭王府教授，力辞，迁国子司业。祭酒徐侨议学校差

职，欲先誉望。应龙以为不若差以资格，资格一定，则侥幸之门杜而造请之风息。侨以为然。时有凭势干职者，力却之。

兼权直舍人院，迁国子祭酒。摄侍右侍郎兼学士院权直。是日，罢郑清之、乔行简制，应龙所草也。翼日文德殿宣布毕，帝遣中使召应龙谕之曰：“草制甚善。”应龙复谢曰：“臣闻昔人有言，进人若将加诸膝，退人若将坠诸渊。今二相乞罢机政，与陛下体貌大臣之意，两尽其美可也。”帝善之，就令草敕书戒谕诸阍。权吏部侍郎兼侍讲，兼权直学士院。试吏部侍郎，升侍读，权兵部尚书。

时楮币亏甚，行简主行称提之说，州县希旨奉承，贫富猜惧。应龙奏从民便、节用二说，行简然之。兼吏部尚书，迁兵部兼中书舍人。三上章丐外，不允。兼给事中，兼吏部尚书。请外，诏免兼中书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累辞，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。卒年八十有一。赠资政殿学士、银青光禄大夫。应龙不躁不竞，不激不随，不妄荐士，而亦无伤人害物之事。潮州之治，最可纪也。

林略，字孔英，温州永嘉人。庆元五年，举进士。历饶州大宁监教授，辟干办四川茶马司公事。崔与之帅蜀，目之曰“此台阁之瑞也”，荐之。迁武学博士、国子监丞、太常寺丞。奉祠，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。迁右司谏，寻迁左司谏兼侍讲，告于帝曰：“虚心以为从谏之本，从谏以为求治之本。”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，试右谏议大夫。嘉熙三年，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，以言罢，提举洞霄宫。以资政殿学士致仕。淳祐三年八月卒，特赠宣奉大夫。

徐荣叟，字茂翁，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。嘉定七年，举进士。历官通判临安府，迁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，迁秘书郎，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。出为江东提点刑狱，直秘阁、知婺州。

迁著作郎兼礼部郎官，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。召为行在司谏，复兼说书兼侍讲。

嘉熙四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。入对，言：“自楮币不通，物价倍长，而民始怨；自米运多阻，粒食孔艰，而民益怨。此见之京师者然也。外而郡邑，苛征横敛，无所不有，严刑峻罚，靡所不施。和余则科抑以取赢，军需则并缘而规利，逃亡强令代纳，蠲放忍至重催。犯私贩者不问多寡，概遭黥徒；逋官课者不恤有无，动辄监系。囹圄充斥，率是干连；词讼追呼，莫非枝蔓。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？甚者富家巨室，武断乡闾，贵族豪宗，侵牟民庶。茹冤者不敢告，负抑者不得伸，怨气薰蒸，天示之应。此亢阳之所以为沴也。”

迁权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淳祐二年乞归田里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六年，转一官致仕。卒。

别之杰，字宋才，郢州人。嘉定二年进士。历官差充京西安抚司参议官，迁太府寺主簿，又迁将作监丞，差知澧州、知德安府。亲丧，起复，知德安府。加直宝谟阁、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抚副使。进直焕章阁，言亲年八十，乞祠归养，庶几君亲之义两全。从之。以京湖安抚制置使陈咳论罢，以前职主管崇禧观。进直敷文阁、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抚使。起复，知真州，改知江宁府、湖北安抚副使，加兵部郎官，差充督视行府参谋官。迁军器监，加直宝文阁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。加秘阁修撰、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。进宝章阁待制、知太平州。又进宝谟阁学士，依旧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加兵部尚书兼淮西制置使，边事听便行之。加端明殿学士。淳祐二年，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进资政殿学士、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。监察御史蔡次传论罢。七年，拜参知政事。

乞归田里，依前职知绍兴府，复以两浙转运判官翁甫论罢。宝祐元年卒，特赠少师。

刘伯正，字直卿，饶州余干人。父简，为丞相赵汝愚客，尝书庆历四谏奏议授伯正，而伯正以开禧元年举进士。调太平主簿，通判枣阳军，辟荆湖制置司机宜、两浙转运司主管公事。历军器、将作、太府三监主簿，枢密院编修官，兵部郎官，监察御史。有事于明堂，雷电忽至，执事者鲜不离次，伯正立殿下，绅笏俨然，声色不动。帝遂以大任期之。

迁左司谏，疏言：“兵籍浸广，粮饷益艰，请豫备军食。”又言铨选、财计、刑狱之积敝，“乞以愿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图，以勤政之思而严察计吏之法”。又言：“所忧非一，而急务之当虑者有三：曰申饬边备，区处流民，堤防奸盗。”帝皆善其言。升右正言。以华文阁待制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召见，赐金带鞍马。改转运使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。召为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迁吏部侍郎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兼给事中，权刑部尚书兼侍读。

淳祐四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真拜参知政事。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罢，授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监察御史蔡次传言之，降一官，寻复旧官致仕。卒，赠正奉大夫，加少保。时论谓伯正立朝，以静重镇浮，不求名誉，善藏其用云。

金渊，字渊叔，临安府人。嘉定七年进士。历官为太学博士，迁太府寺丞、秘书郎。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。迁秘书丞，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。迁将作少监兼侍右郎官，兼国子司业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崇政殿说书。拜监察御史，论曹豳、项寅孙。兼侍讲，迁礼部侍郎，寻兼国子祭酒。迁吏部侍郎，拜右谏议大夫，改左谏议大夫。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

淳祐四年，知贡举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，罢政予祠。监察御史刘应起言，落职罢祠。十一年，妻盛氏诉于朝，乞曲加贷宥，少叙官职。诏止量移平江府居住。卒。

李性传，字成之，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。嘉定四年举进士。历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。进对：“有崇尚道学之名，未遇其实。”帝曰：“实者何在？”性传对曰：“在陛下格物致知，以为出治之本。”迁武学博士。寻为太常博士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升太常寺丞兼权工部郎中，兼权都官郎官，迁起居舍人兼侍讲。

疏言：“东周以后，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。秦、汉之际，尤为浅促，孝文定为三十六日之制，则视孝惠以前已有加矣。东汉以后又损之为二十七日，谓之以日易月，则薄之至也。千数百年，惟晋武帝、魏孝文为能复古之制，而群臣沮格，未克尽行。惟孝宗通丧三年，近古所独。陛下继之，至性克尽，前烈有光。乞以此疏付之史官，庶几四海闻风，民德归厚。”

迁起居郎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权刑部侍郎，进礼部侍郎。以臣僚言罢。寻以宝章阁待制知饶州，改知宁国府，再知饶州，复以言罢。召为兵部侍郎兼侍讲，兼同修国史，兼实录院同修撰。升兼侍读，权兵部尚书。进读《仁皇训典》，乞读《帝学》，从之。权吏部尚书。臣僚论舜臣立庙封爵事，落职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淳祐四年，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侍读。五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寻同知枢密院事。未几，落职与郡。十二年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宝祐二年，依旧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以观文殿学士致仕。卒，特赠少保。

陈鞬，字子华，福州候官人。父孔硕，为朱熹、吕祖谦门人。鞬让父郊恩与弟轶。登开禧元年进士第，从叶适学。嘉定十四年，贾涉开淮阡，辟京东、河北干官。鞬谓：“山东、河北遗民，宜使归耕其土，给耕牛农具，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。然后三分齐地，张林、李全各处其一，其一以待有功者。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，与节度使，一州者守其土，忠义人尽还北。然后括淮甸闲田，仿韩琦河北义勇法，募民为兵，给田而薄征之，择土豪统率；盐丁又别廩为一军，此第二重藩篱也。”

十五年，淮西告捷，鞬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，使卞整、张惠、李汝舟、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。金将卢鼓捶新胜于潼关，乘锐急战，当持久困之，不过十日必遁，设伏邀击，必可胜。又使时青、夏全候金人深入，以轻兵捣其巢穴，第一策也。其后金人果犯安丰，鞬如盱眙犒师。改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。再如盱眙见刘瑄，调下整、张惠、范成进、夏全诸军应援捣虚，皆行鞬之策，遂有堂门之捷，俘其四驸马者。

迁将作监丞，又迁太府寺丞，差知真州、淮东提点刑狱。加直宝章阁，依旧提点刑狱兼知宝应州。迁宗正寺丞、权工部郎中，改仓部员外郎。入对，言：“臣所陈夏、周、汉、唐数君之事，如布德兆谋、任贤使能、信赏必罚、区处藩镇、不事姑息，规摹莫大于此。”又言：“人主所以御天下者，赏罚而已。”

绍定二年冬，盗起闽中，帅王居安属鞬提举四隅保甲，鞬有亲丧，辞之。转运使陈汶、提举常平史弥忠告急于朝，谓非鞬莫可平。明年，以宝章阁直学士起复，知南剑州，提举汀州、邵武军兵甲公事，福建路兵马钤辖，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

路招捕使。未几，加提点刑狱。鞞籍土民丁壮为一军。沙县紫云台告急。沙县破，贼由间道趋城，忠勇军破之于高桥，贼乃趋邵武，势益炽。时有议当招不当捕者，鞞言：“始者贼仅百计，招而不捕，养之至千，又养之至万，今复养之，将至于无算。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。”诏鞞兼福建路招捕使。

贼急攻汀州，淮西帅曾式中调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、漳间道入汀，击贼于顺昌胜之。六月，兵大合，加福建提点刑狱。七月，鞞亲提兵至沙县、顺昌、将乐、清流、宁化督捕，所至克捷。九月，分兵进讨。十月，进攻五贼营砦，平之。十一月，破潭瓦礫贼起之地，夷其巢穴。十二月，诛汀州叛卒，谕降连城七十有二砦，汀境皆平。四年正月，遣将破下瞿张原砦。二月，躬往邵武督捕余寇，贼首晏彪迎降，鞞以其力屈乃降，卒诛之。进右文殿修撰，依旧提点刑狱、招捕使兼知建宁府。衢州寇汪徐、来二破常山、开化，势张甚。鞞命淮将李大声提兵七百，出贼不意，夜薄其砦，贼出迎战，见算子旗，惊曰：“此陈招捕军也！”皆大哭，急击之，衢寇悉平。

六年，进宝章阁待制、知隆兴府。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，出没江西、广东，所至屠残。鞞遣官吏谕降，贼辄杀之。乃谓盗贼起于贪吏，劾其尤者二人。又谓：“寇盗稽诛，以臣下欺诞、事权涣散所致，若决计荡除，数月可毕。”十一月，诏节制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三路捕寇军马。鞞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、齐敏扼循州，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。十二月，兼知赣州。

端平元年正月，进华文阁待制、江西安抚使。二月至赣，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。齐敏、李大声所至克捷。三月，分兵守大石堡，截贼粮道，遂破松梓山。三枪与余党缢崖而遁。鞞亲督诸将，乘春瘴未生，薄松梓山。贼悉精锐下山迎敌，旗帜服色甚盛。鞞军步骑夹击，又纵火焚之，士皆攀崖上，

贼巢荡为烟埃，贼首张魔王自焚。斩千五百级，禽贼将十二，得所掠妇女、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。三枪中箭，与敏军遇，击败之，贼遁。翼日，追及下黄，又败之。余众尚千余，薙猕略尽。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禽，槛车载三枪等六人，斩隆兴市。

初，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，至是悉平。诏曰：“鞬忠勤体国，计虑精审，身任讨捕之责，江、闽、东广，讫底宁辑。”乃进权工部侍郎，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。未几，为工部侍郎，改江东安抚使、知建康府，兼行宫留守。二年，入奏事，帝称其平寇功，鞬顿首言曰：“臣不佞，徒有孤忠，仗陛下威灵，苟逃旷败耳，何功之有。”迁权工部尚书，又权刑部尚书、沿江制置大使，依旧江东安抚使、知建康府。往来巡视鄂州江面，措置捍御。三年，加宝谟阁学士。十月，诏选猛将精兵，相视缓急，据地利，遏要冲，以伐奸谋。嘉熙元年，进焕章阁学士。四年，拜刑部尚书，辞免。加徽猷阁学士、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使。

淳祐四年，召为兵部尚书，迁礼部尚书兼侍读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七年，知枢密院事、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。九年，以观文殿学士、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，五上章辞，以旧职提举洞霄宫。开庆元年，召赴阙，落致仕，充醴泉观使兼侍读。景定元年，授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。久之，提举佑神观，力请致仕。明年卒，年八十有三。赠少师，谥忠肃。

崔福者，故群盗，尝为官军所捕，会夜大雪，方与婴儿同榻，儿寒啼不止，福不得寐，觉捕者至，因以故衣拥儿口，遂逸去。因隶军籍。初从赵葵，收李全有功，名重江、淮，又累

从鞬捕贼，积功至刺史、大将军。

后从鞬留隆兴。既而鞬移金陵，而福犹在隆兴。属通判与郡僚燕滕王阁，福恚其不见招，道遇民诉冤者，福携其人直至饮所，责以郡官不理民事，麾诸卒尽碎饮具，官吏皆惶恐窜去，莫敢婴其锋。鞬知之，遂檄建康，署为钤辖。福又夺统制官王明鞍马，及迫逐总领所监酒官亲属。鞬戒谕之，不听。

会淮兵有警，步帅王鉴出师，鉴请福行，鞬因厚遣之。福不乐为鉴用，遇敌不击，托以葬女擅归，亦不闻于制置司。鉴怒，遂白其前后过恶，请必正其慢令之罪。会鞬亦厌忌之，遂坐以军法，然后声其罪于朝，且自劾专杀之罪。下诏奖谕，免其罪。

福勇悍善战，颇著威声；其死也，军中惜之。时论以为良将难得，而鞬以私忿杀之。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，杀身之祸，亦有以自取之也。

论曰：宋自嘉定以来，居相位者贤否不同，故执政者各以其气类而用之，因其所就而后世得以考其人焉。宣缜、薛极者，史弥远之腹心也。陈贵谊、曾从龙、郑性之、李性传、刘伯正，皆无所附丽。李鸣复、金渊者，史嵩之之羽翼也。邹应龙无所考见，许应龙治郡见称循良，林略所谓虚心从谏者，有益于人主矣。徐荣叟父子兄弟皆为名臣，陈鞬将帅才也，优于别之杰多矣。

列传第一百七十九

王伯大 郑棗 应子繇 徐清叟 李曾伯 王野 蔡抗
张礪 马天骥朱熠 饶虎臣 戴庆灼 皮龙荣 沈炎

王伯大，字幼学，福州人。嘉定七年进士。历官主管户部架阁，迁国子正、知临江军，岁饥，振荒有法。迁国子监丞、知信阳军，改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。久之，依旧直秘阁、江东提举常平，仍兼知池州。端平三年，召至阙下，迁尚右郎官，寻兼权左司郎官，迁右司郎官、试将作监兼右司郎中，兼提领镇江、建宁府转般仓，兼提领平江府百万仓，兼提领措置官田。进直宝谟阁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。进对，言：

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，日趋日下而不可挽。其始也，搢绅之论，莫不交口诵咏，谓太平之期可矫足而待也；未几，则以治乱安危之制为言矣；又未几，则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乱言矣；又未几，则置危乱不言而直以亡言矣。呜呼，以亡为言，犹知有亡矣，今也置亡而不言矣。人主之患，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；人臣之罪，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。

陛下亲政，五年于兹，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，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？议逸欲之害德，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、周幽之人主；议戚宦近习之挠政，则天下将以朝廷为恭、显、许、史、武、韦、仇、鱼之朝廷；议奸侂佞朋之误国，则天下又将为汉党锢、元祐党籍之君子。数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辙迹，忠臣恳恻而言之，志士愤激而和之。陛下虽日御治

朝，日亲儒者，日修辞饰色，而终莫能弭天下之议。言者执之而不肯置，听者厌之而不惮烦，于是厌转而为疑，疑增而为忿，忿极而为悞，则罪言黜谏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胸中，而凡迁己者皆可逐之人矣。彼中人之性，利害不出于一身，莫不破厓绝角以阿陛下之所好。其稍畏名义者，则包羞闷默而有跋前疐后之忧；若其无所顾恋者，则皆攘袂远引，不愿立于王之朝矣。

陛下试反于身而自省曰：吾之制行，得无有屋漏在上、知之在下者乎？徒见嬖昵之多，选择未已，排当之声，时有流闻，则谓精神之内守，血气之顺轨，未可也。陛下又试于宫闱之内而加省曰：凡吾之左右近属，得无有因微而入，缘形而出，意所狎信不复猜觉者乎？徒见内降干请，数至有司，里言除臣，每实人口，则谓浸润之不行，邪径之已塞，未可也。陛下又试于朝廷政事之间而三省曰：凡吾之诸臣，得无有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，恶直丑正，侧言改度者乎？徒见刚方峭直之士，昔者所进，今不知其亡，柔佞鬬茸之徒，适从何来，而遽集于斯也，则谓举国皆忠臣，圣朝无阙事，未可也。

夫以陛下之好恶用舍，无非有招致人言之道；及人言之来，又复推而不受。不知平日之际遇信任者，肯为陛下分此谤乎？无也。陛下诚能布所失于天下，而不必曲为之回护，凡人言之所不贷者，一朝赫然而尽去之，务使蠹根悉拔，孽种不留，如日月之更，如风雷之迅，则天下之谤，不改而自息矣。陛下何惮何疑而不为此哉！

又极言边事，曲尽事情。

以直宝谟阁知婺州。迁秘书少监，拜司农卿，复为秘书少监，进太常少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。迁起居舍人，升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。臣僚论罢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。起，再知婺州，辞免，复旧祠。

淳祐四年，召至阙，授权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。寻为吏部侍郎仍兼权中书舍人、兼侍读。时暂兼权侍右侍郎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权刑部尚书，寻为真。七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八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以监察御史陈垓论罢，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。宝祐元年，卒。

郑采，不详何郡人。初历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迁著作佐郎兼权侍右郎官，升著作郎兼侍讲。拜右正言，言：“丞相史嵩之以父忧去，遽欲起之，意甚厚也。奈何谤议未息，事关名教，有尼其行。”帝答曰：“卿言虽切事理，进退大臣岂易事也！”

擢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台谏以纠察官邪为职，国之纪纲系焉。比刘汉弼劾奏司农卿谢逵，陛下已行其言矣，未及两月，忽复叙用，何其速也！汉弼虽亡，官不可废。臣非为汉弼惜，为朝廷惜也。”又奏劾王瓚、龚基先、胡清献，镌秩罢祠，皆从之。三人者，不才台谏也。

迁侍御史。疏言：“比年以来，旧章寢废。外而诸阃，不问勋劳之有无，而爵秩皆得以例迁；内而侍从，不问才业之忧劣，而职位皆可以例进。执政之归休田里者，与之贴职可也，而凡补外者，皆授之矣。故自公侯以至节度，有同序补，自书殿以至秘阁，错立周行。名器之轻，莫此为甚。无功者受赏，则何以旌有功之士；有罪者假宠，则何以服无罪之人。矧事变无穷，而名器有限，使名器常重于上，则人心不敢轻视于下，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觊幸于其间，则负慷慨之气、怀功名之愿者，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。”迁左谏议大夫。

淳祐七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。以监察御史陈求鲁论罢。淳祐九年五月，卒。采之居言路，尝按工部侍郎曹鹵、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洪芹，则大伤公论云。

应丕繇，字之道，庆元府昌国人。刻志于学。嘉定十六年，试南省第一，遂举进士，为临江军教授。入为国子学录兼庄文府教授。迁太学博士，又迁秘书郎，请蚤建太子。入对，帝问星变，丕繇请“修实德以答天戒”。帝问州县贪风，丕繇曰：“贪黷由殉色而起。成汤制官刑，儆有位，首及于巫风淫风者，有以也。”帝问藏书，丕繇请“访先儒解经注史”，因及程迥、张根所著书皆有益世教。帝善之。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尚左郎官、兼翰林权直。又迁著作郎，仍兼职，以言罢。

淳祐二年，叙复奉祠。迁宗正寺丞兼权礼部郎官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以言罢。差知台州，召兼礼部郎官、崇政殿说书。迁秘书少监，仍兼职，兼权直学士院。又迁起居舍人、权兵部侍郎，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帝一夕召丕繇草麻，夜四鼓，五制皆就，帝奇其才。迁吏部侍郎仍兼职。进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。

八年，授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九年拜参知政事，封临海郡侯，乞归田里。以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，提举洞霄宫。宝祐三年，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论罢，寻卒。德祐元年，诏复元职致仕。

徐清叟，字直翁，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。嘉定七年进士。历主管户部架阁，迁籍田令。疏言：“迩者江右、闽峤，盗贼窃发，监司帅守，未免少立威名，专行诛戮，此特以权济事而已。而偏州僻垒，习熟见闻，转相仿效，亦皆不俟论报，辄行专杀。欲望明行禁止，一变臣下嗜杀希进之心，以无坠祖宗立国仁厚之意。”迁军器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太后举哀之日，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，令别置大袖一袭。文思院观望，欲如后饰，再造其一以进，诏却之。此真知嫡庶之辨者。请宣付史馆，以垂法后世。”

迁太常博士。入对，疏言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精神少振而气脉未复，条目毕举而纲纪未张，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尽克者，则亦风化之先务，劝戒之大权，与夫选用之要术，犹有阙略而未之讲明者尔。何谓风化之先务？曰原人伦以释群惑者是已。何谓劝戒之大权？曰惜名器以示正义者是已。何谓选用之要术？曰因物望而进人才者是已。”盖欲请复皇子竑王爵，裁抑史弥远恤典，召用真德秀、魏了翁也。

兼崇政殿说书。迁秘书郎，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，迁军器少监，皆兼职依旧。迁将作监，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讲。迁太常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兼侍讲。三疏丐外，给事中洪咨夔、起居舍人吴泳皆抗疏留之。寻权工部侍郎。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，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、广西经略安抚使。迁侍右侍郎、主管云台观。召赴阙，迁户部侍郎，再为侍右侍郎。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温州，改知福建安抚使，改知婺州。以焕章阁直学士差知泉州，辞免。改知袁州，又改知绍兴府、两浙东路安抚使，辞免。改知潭州，寻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。

召赴阙，权兵部尚书兼侍读。淳祐九年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权吏部尚书，迁礼部尚书。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进同知枢密院事，封晋宁郡公。奏修《四朝国史》志传，五上章乞改机政，帝不许。十二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监察御史朱应元论罢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，改洞霄宫，复以监察御史朱熠论罢。久之，以旧职提举洞霄宫。

开庆元年，召赴阙，以旧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。出知泉州，复提举佑神观。景定三年，转两官致仕，卒，赠少师，谥忠简。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风节相尚，而清叟劾罢袁甫，于公论少贬云。

李曾伯，字长孺，覃怀人，后居嘉兴。历官通判濠州，迁

军器监主簿，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机宜文字。迁度支郎官，授左司郎官、淮西总领。寻迁右司郎官，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，兼敕令所删修官。迁太府卿、淮东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，诏军事便宜行之。曾伯疏奏三事：答天心，重地势，协人谋。又言：“边饷贵于广积，将材贵于素储，赏与不可以不精，战士不可以不恤。”又条上：“淮面舟师之所当戒，湖面险阻之所当治。”加华文阁待制，又加宝章阁直学士，进权兵部尚书。

淳祐六年正月朔，日食。曾伯应诏，历陈先朝因天象以谨边备、图帅材，乞早易阍寄，放归田里。又请修浚泗州西城。加焕章阁学士，言者相继论罢。

九年，以旧职知静江府、广西经略安抚使，兼广西转运使。陈守边之宜五事。进徽猷阁学士、京湖安抚制置使、知江陵府，兼湖广总领，兼京湖屯田使，进龙图阁学士。疏言：“襄阳新复之地，城池虽修浚，田野未加辟；室庐虽草创，市井未阜通。请蠲租三年。”诏从之。加端明殿学士兼夔路策应大使。进资政殿学士，制置四川边面，与执政恩例。寻授四川宣抚使，特赐同进士出身。召赴阙，加大学士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辞免，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

起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，兼节制广南，移治静江。开庆元年，进观文殿学士，以谏议大夫沈炎等论罢。景定五年，起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。咸淳元年，殿中侍御史陈宗礼论劾，褫职。德祐元年，追复元官。

曾伯初与贾似道俱为阍帅，边境之事，知无不言。似道卒嫉之，使不竟其用云。

王野，字子文，宝章阁待制介之子也。以父荫补官，登嘉定十二年进士第。仕潭时，帅真德秀一见异之，延致幕下，遂

执弟子礼。德秀欲授以词学，野曰：“所以求学者，义理之奥也。词科惟强记者能之。”德秀益器重之。

绍定初，汀、邵盗作，辟议幕参赞，摄邵武县，后复摄军事。盗起唐石，亲勒兵讨之。后为枢密院编修兼检讨。襄、蜀事急，议遣使讲和，时相依违不决。史嵩之帅武昌，首进和议。野言：“今日之事宜先定规模，并力攻守。”上疏言八事。继为副都承旨，奏请“出师，绝和使，命淮东、西夹攻。不然，利害将深。”理宗深然之，令枢密院下三阃谕旨。嘉熙元年，轮对，采事系安危者四端，而专以司马光仁、明、武推说。复推广前所言八事，以孝宗讲军实激发帝意。

淳祐初，自江西赴阙，奏祈天永命十事。嵩之起复，倾国争之，野上疏乞听终丧，后又言嵩之当显绝而终斥，益严君子小人之限。拜礼部尚书，奏十事，终之曰：“陛下一心，十事之纲领也。”前后奏陈，皆明正剴切，凿凿可行。其为两浙转运判官，以察访使出视江防，首嘉兴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险备具。为江西转运副使、知隆兴府，继有它命，时以米纲不便，就湖口造转般仓，请事毕受代。

知镇江府，兼都大提举浙西兵船。江面几千里，调兵捍御，以守江尤重于淮，瓜洲一渡甚狭，请免镇江水军调发，专一守江，置游兵如吕蒙所言“蒋钦将万人巡江上”，增创水舰，就扬子江习水战，登金山指麾之。是冬，扬子桥有警，急调汤孝信所领游兵救之而退。

淳祐末，迁沿江制置使、江东安抚使、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、行宫留守。巡江，引水军大阅，触舳相衔几三十里。凭高望远，考求山川险厄，谓要务莫如屯田。讲行事宜，修饬行宫诸殿室，推京口法，创游击军万二千，蒙冲万艘，江上晏然。宝祐二年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封吴郡

侯。与宰相不合，言者攻之，以前职主管洞霄宫。卒，赠七官，位特进。

野因德秀知朱熹之学，凡熹门人高弟，必加敬礼。知建宁府，创建安书院，祠熹，以德秀配。有奏议、文集若干卷。野工于诗，书法祖唐欧阳询，署书尤清劲。

蔡抗，字仲节，处士元定之孙。绍定二年进士。其后差主管尚书刑、工部架阁文字。召试馆职，迁秘书省正字。升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，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疏奏：“权奸不可复用，国本不可不早定。”帝善其言。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。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，兼枢密院编修官。寻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检讨官。江东提点刑狱，加直秘阁，特授尚书司封员外郎，进直宝章阁，寻加宝谟阁，移浙东。召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赞读，兼玉牒所检讨官，时暂兼侍立修注官。拜宗正少卿兼国子司业。进直龙图阁、知隆兴府。试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。拜太常少卿，仍兼资善堂翊善。权工部侍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

迁工部侍郎，时暂兼礼部侍郎，兼权吏部尚书。加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差兼同提举编修《经武要略》。同知枢密院事，拜参知政事。落职予祠，起居郎林存请加窜削，从之。未逾年，复端明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乞致仕。转一官，守本官职致仕。卒，谥文简，以犯祖讳，更谥文肃。

张璠，字渭老，福州人。嘉定四年进士。历官辟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，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。迁太常博士、宗正丞兼权兵部郎官。迁国子祭酒，时暂兼权礼部侍郎，寻为真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加集英殿修撰，差知婺州。复为礼部侍郎、权兵部尚书，时暂兼权吏部尚书。以右补阙程元凤论罢。宝祐三年，复权刑部尚书兼侍读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

事，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五年，拜参知政事。进封长乐郡公，转三官，守参知政事致仕。九月，卒。遗表上，赠少师。

马天骥，字德夫，衢州人。绍定二年进士，补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。迁秘书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。迁秘书省校书郎，升著作佐郎。轮对，假司马光五规之名，条上时弊，词旨切直。迁考功郎官，入对，言：“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，一念振刷，犹能转弱为强，陛下有能致之资，乘可为之势，一转移间耳。”

迁秘书监、直秘阁、知吉州。迁宗正少卿，以秘阁修撰知绍兴府，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举常平。权兵部侍郎，授沿海制置使，差知庆元府。改知池州兼江东提举常平。改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。宝祐四年，迁礼部侍郎，兼直学士院，兼侍读，兼国子祭酒。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，封信安郡侯。五年，以殿中侍御史朱熠、右正言戴庆焯、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等论罢，依旧职提举洞霄宫。景定元年，知衢州，以兵部侍郎章鉴论罢。有旨，依旧职予祠。起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，以职事修举，升大学士。改知平江府。又改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提举洞霄宫。褫职罢祠。咸淳三年，追夺执政恩数，送信州居住。四年，放令自便，后卒于家。

朱熠，温州平阳人。端平二年，武举第一。迁阁门舍人，差知沅州，改横州，复为阁门舍人、知雷州。入对，为监察御史陈垓论罢；臣僚复论，降一官。久之，授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，差知兴国军。迁度支郎官，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擢右正言，殿中侍御史兼侍讲，迁侍御史。宝祐六年，迁左谏议大夫。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同知枢密院事。开庆元年，拜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。景定元年，知枢密院事兼

参知政事，兼太子宾客。以旧职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。奉祠。为监察御史胡用虎论罢。久之，监察御史张桂、常茂相继劾，送处州居住。咸淳四年，诏令自便。五年，侍御史章鉴复以为言，驱之还乡，寻卒。熠居言路弹劾最多，一时名士若徐清叟、吕中、尤焞、马廷鸾，亦皆不免云。

饶虎臣，字宗召，宁国人。嘉定七年进士。历官迁将作监主簿，差知徽州。迁秘书郎，升著作郎兼权右司郎官。迁兵部郎官兼权左司郎官，特授左司郎中。迁司农少卿兼左司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迁司农卿、直龙图阁、福建转运判官，浙东提点刑狱。拜太府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。以秘阁修撰、两浙转运使权礼部侍郎，寻为真。时暂兼权侍右侍郎。宝祐六年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暂通摄吏部尚书。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开庆元年，同知枢密院事，兼权参知政事。景定元年，拜参知政事。殿中侍御史何梦然论罢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。梦然再劾之，褫职罢祠。四年，叙复元官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卒。德祐元年，礼部侍郎王应麟、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，守资政殿学士致仕。

戴庆灼，字彦可，温州永嘉人。淳祐十年进士。历官差主管户部架阁文字。召试馆职，迁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。升校书郎，迁右正言、左司谏、殿中侍御史。升侍御史。开庆元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。寻加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未几，守本官致仕。卒，赠特进、资政殿大学士。

皮龙荣，字起霖，一字季远，潭州醴陵人。淳祐四年进士。历官主管吏部架阁文字，迁宗学谕，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资善堂直讲。入对，请“以改过之实，易运化之名，一过改而一善著，百过改而百善融。”迁秘书郎，升著作郎。入对，因及

真德秀、崔与之廉，龙荣曰：“今天下岂无廉者，愿陛下崇奖之以风天下，执赏罚之公以示劝惩。”帝以为然。兼兵部郎官、差知嘉兴府。

召赴阙，迁侍右郎官兼资善堂赞读。又迁吏部员外郎兼直讲。入对，言：“忠王之学，愿陛下身教之于内。”帝嘉纳。迁将作监兼尚右郎官，秘书少监兼吏部郎中，宗正少卿、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，兼给事中，吏部侍郎兼赞读，封醴陵县男。迁集贤殿修撰、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召见，进刑部侍郎，加宝章阁待制、荆湖南路转运使，权刑部尚书兼翊善。景定元年四月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，进封伯。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。二年，拜参知政事，仍兼太子宾客，封寿沙郡公。三年，罢为湖南安抚使，判潭州。四年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以右正言曹孝庆论罢。

咸淳元年，以旧职奉祠。殿中侍御史陈宗礼、监察御史林拾先后论劾，削一官。它日，帝偶问龙荣安在，贾似道恐其召用，阴讽湖南提点刑狱李雷应劾之。雷应至官，谒龙荣，龙荣托故不出；既退，又斥骂之。或以语雷应，不能平，遂疏其罪，又谓“每对人言，有‘吾拥至尊于膝上’之语。”诏徙衡州居住。湖南提刑治衡州，龙荣恐不为雷应所容，未至而歿。

龙荣少有志略，精于《春秋》学，有文集三十卷。性伉直，似道当国，不肯降志。又以度宗旧学，卒为似道所摈。德祐元年，复其官致仕。二年，太府卿柳岳乞加赠谥，未及行而宋亡。

沈炎，字若晦，嘉兴人。宝庆二年进士。调嵯县主簿，广西经略司准备差遣，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。讨郴寇有功，改知金华县，沿江制置司干官。通判和州，沿江制置主管机宜文字。监三省、枢密院门，枢密院编修官。为监察御史、右正言、左司谏、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。景定元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。加端

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。二年，拜同知枢密院事，兼权参知政事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。三年，进大学士，致仕。卒，赠少保。炎居言路，尝按劾福建转运使高斯得、观文殿学士李曾伯、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刘子澄、左丞相吴潜。然论罢右丞相丁大全及其党与，则为公论也。

论曰：王伯大立朝直谅。郑窳、沈炎居言路，不辨君子小人，皆弹拄之，吾不知其何说也。应亻繇清慎没世。徐清叟风采凛乎班行之间。李采伯之治边，短于才者也。王野得名父师，而其学问益光。蔡抗号为君子，史阙其事。若张璠、马天骥、饶虎臣未见卓然有可称道者。戴庆炯、皮龙荣登第皆未久而位至执政，龙荣不附权臣，为所摈斥而死，犹为可取，庆炯无所称述焉。朱熠在台察如狂獠，遇人辄噬之云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

杨栋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陈宗礼 常 家铉翁 李庭芝

杨栋，字元极，眉州青城人。绍定二年进士第二。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。未上，丁母忧。服除，迁荆南制置司，改辟西川，入为太学正。丁父忧，服除，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，迁校书郎、枢密院编修官。入对，言：“飞蝗蔽天，愿陛下始终一德，庶几感格天心，消弭灾咎。”又言：“邇来中外之臣，如主兵理财，听其言无非可用，迹其实类皆欺诬，上下相蒙，无一可信。陛下先之以至诚，而后天下之事可为也。”又言：“祖宗立国，不恃兵财法，惟恃民心固结而已。愿陛下常存忠厚之意，勿用峻急之人。”理宗悦，以臣僚言奉祠。

起知兴化军。孔子之裔有居亓亓头镇者，栋为建庙辟田，训其子弟。迁福建提点刑狱，寻加直秘阁兼权知福州，兼本路安抚使，迁都官郎官，又迁左司郎官，寻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检讨官，除宗正少卿。进对，帝曰：“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？”栋对曰：“臣所学三十年，止此一说。用之事亲取友，用之治凋郡、察冤狱，至为简易。”时有女冠出入宫禁，颇通请谒，外廷多有以为言者。栋上疏曰：“陛下何惜一女冠，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？”帝不谓然。栋曰：“此人密交小人，甚可虑也。”又言：“京、襄、两淮、四川残破郡县之吏，多是兵

将权摄，科取无艺，其民可矜，非陛下哀之，谁实哀之。”帝从之。

迁太常少卿、起居郎，差知滁州，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论罢。起直龙图阁、知建宁府，不拜。提举千秋鸿禧观，迁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、崇政殿说书，继迁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，以集英殿修撰兼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出知太平州，以右补阙萧泰来论罢，依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起知婺州。召奏事，以旧职奉祠。度宗立为太子，帝亲擢栋太子詹事。迁工部侍郎，仍为詹事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兼中书舍人，兼直学士院，权刑部尚书兼国子祭酒，迁礼部尚书，加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拜参知政事。

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，言于朝，乞栋为山主，诏从之。因卜居于台。寻授资政殿学士、知建宁府，不拜。以旧职提举洞霄宫，复依旧职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。以监察御史胡用虎言罢，仍奉祠。加观文殿学士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，又不拜，仍奉祠。乃以资政殿大学士充万寿观使。卒，遗表上，帝辍朝，特赠少保。

栋之学本诸周、程氏，负海内重望。方贾似道入相，登用故老，列之从官，栋亦预焉。及彗星见，栋乃言蚩尤旗，非彗也，故为世所少云。或谓栋姑为是言，阴告于帝，谋逐似道，似道觉之，遂蒙疑而去。所著有《崇道集》、《平舟文集》。

姚希得，字逢原，一字叔刚，潼川人，嘉定十六年进士。授小溪主簿，待次三年，朝夕讨论《六经》、诸子百家之言。调盘石令。会蜀有兵难，军需调度不扰而集，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。改知蒲江县。巨室挟势，邑号难治。希得绥强扶弱，声闻著闻。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，召审察，迁行在都进

奏院，通判太平州，改福州，徒步至候官，吏不知为通判也。

召为国子监丞，迁太府寺丞，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。时帝斥逐权奸，收召名德，举朝相庆。希得以为外观形状，似若清明之朝；内察脉息，有类危亡之证。乃上疏言：“尧、舜、三代之时，无危亡之事，而常喜危亡之言；秦、汉以来，多危亡之事，而常讳危亡之言。夫危亡之事不可有，而危亡之言不可亡。后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，讳言如讳病。”又言：“君子非不收召，而意向犹未调一；小人非不斥逐，而根株犹未痛断。大权若操握，而不能无旁蹊曲径之疑；大势若更张，而未见有长治久安之道。廷臣之所讽谏，封囊之所奏陈，非不激切，而陛下固不之罪，亦不之行。自古甘蹈危亡之机，非独暗主，而明君亦有焉，此臣之所甚惧。朝廷者，万化之所自出也，实根于人君之一心。夫何大明当天，犹有可议者？内小学之建，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储也。然岁月逾迈，未睹施行，人心危疑，无所系属。秦、汉而下，嗣不蚤定，事出仓卒，或宫闱出令，或宦寺主谋，或奸臣首议，此皆足以危人之国也。陛下何惮而不蚤定大计？邸第之盛，人皆知笃于亲爱也。然依冯者众，轻视王法，请托之行，捷于影响。杨干，晋侯弟也，乱行于曲梁，而魏绛戮其仆，晋侯始怒而终悔，晋卒以霸。平原君，赵王弟也，不出租税，而赵奢刑其用事者，赵王贤而用之，赵卒以强。皆足以兴人之国也。陛下何为而不少伸国法？今女冠者流，众所指目；近珰小臣，时窃威福。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，岂不谓之危乎？国有善类，犹人有元气，善类一败一消，元气一病一衰。善类能几，岂堪数消，沙极则国随之矣。陛下明于知人，公于用人，固无权奸再用之意。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，此元祐、绍圣将分之机也。祸根犹伏而未去，不几于安其危乎？”帝改容曰：“朕决不用史嵩之。”

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。李韶以病告，十上疏欲去。希得言：“韶有德望，虽以病告，曷若留奉内祠，侍经幄，亦足为朝廷重。”又言：“财用困竭，民生憔悴，移此不急之费，以实军储，以厚民生，敬天莫大于此，岂在崇大宫宇，庄严设像哉！”又条救钱楮三策，请置惠民局，帝皆以为可行。

进秘书丞，寻迁著作郎，授江西提举常平。役法久坏，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，希得竟罪之。遂提点刑狱，加直秘阁。未几，加度支员外郎，寻直宝章阁，移治赣州。盗有伪号“崔太尉”者，据石壁，连结数郡；刘老龙等聚众焚掠，一方绎骚。希得指授方略，不五旬平之。以直宝谟阁、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。寻授直徽猷阁、知静江府、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。母丧，免。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入对，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辩，且曰：“君子犯颜敢谏，拂陛下之意，退甘家食，此乃为国计，非为身计也。小人自植朋党，挤排正人，甘言佞语，一切顺陛下之意，遂取陛下官爵，此乃为身计，非为国计也。”迁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，兼权刑部侍郎、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时西方用兵，有为嵩之复出计者，谓非此人不能办。帝有意再用，知希得必执之，出旨谕意，希得毅然具疏密奏，不报。又缴邓泳予祠之命。右正言邵泽、监察御史吴衍、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论罢。

久之，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。未几，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，俄加宝谟阁待制，移京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。诏叙复元官。护江陵有功，召为户部侍郎。帝曰：“姚希得才望可为阍帅。”乃进焕章阁待制、知庆元府、沿海制置使，继升敷文阁待制。诏增沿海舟师，希得为之广募水军，造战舰，蓄粮食，蠲米一万二千石、旧逋一百万。去官，库余羨悉以代民

输。召为工部尚书兼侍读。入侍经筵，帝问庆元之政甚悉。以华文阁直学士、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希得按行江上，慰劳士卒，众皆欢说。溧阳饥，发禀劝分，全活者众。创宁江军，自建康、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万余间，屯戍七千余人。帝闻之，一再降诏奖谕。加宝章阁学士，寻加刑部尚书，依旧任兼淮西总领。

景定五年，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。乃言用人才、修政事、治兵甲、惜财用四事。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。公星变，上疏引咎，乞解机务。兼权参知政事。度宗即位，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寻授参知政事。以言罢，授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。起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以疾甚，辞，乃仍旧职奉祠。请致仕，诏不许，力请，以资政殿大学士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依旧潼川郡公致仕。咸淳五年，卒。遗表闻，帝辍朝，赠少保。

希得忠亮平实，清俭自将，好引善类，不要虚誉，盖有诵荐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。广西官署以锦为帘幕，希得曰：“吾起身书生安用此！”命以缁纈易之。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，希得廩之终身，昏丧悉损己力，晚年计口授田，各有差。所著有《续言行录》、《奏稿》、《橘州文集》。

包恢，字宏父，建昌人。自其父扬、世父约、叔父逊从朱熹、陆九渊学。恢少为诸父门人讲《大学》，其言高明，诸父惊焉。嘉定十三年，举进士。调金谿主簿。邵武守王遂辟光泽主簿，平寇乱。建宁守袁甫荐为府学教授，监虎翼军，募土豪讨唐石之寇。授掌故，改沿海制置司干官。会岁饥，盗起金坛、溧阳之间，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。沿江制置使陈鞬辟为机宜，复有平寇功，改知吉州永丰县，未行，差发运干官。福建安抚使陈垿檄平寇，迁武学谕、宗正寺主簿，添差通判台州。徐鹿

卿讨温寇，辟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，议收捕。改通判临安府，迁宗正寺主簿、知台州。有妖僧居山中，号“活佛”，男女争事之，因为奸利，豪贵风靡，恢诛其僧。

进左司郎官，未行，改湖北提点刑狱，未行，移福建兼知建宁。闽俗以九月祠“五王”生日，靡金帛，倾市奉之。恢曰：“彼非犬豕，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，非不祥者乎？而尊畏之若是。”众感悟，为之衰止。兼转运判官，以侍御史周坦论罢。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：“包恢刚正不屈之臣，言者污蔑之耳。”又四年，起为广东转运判官，权经略使，迁侍右郎官，寻为大理少卿，即日除直显文阁、浙西提点刑狱。是时海寇为乱，恢单车就道、调许、溱浦分屯建砦，一旦集诸军讨平之。嘉兴吏因和余受赇百万，恢被旨虑囚，曰：“吾用此消沴气。”乃减死，断其手。

进直龙图阁、权发运，升秘阁修撰，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。沈妖妓于水，化为狐，人皆神之。有母诉子者，年月后状作“疏”字，恢疑之，呼其子至，泣不言。及得其情，母孀居，与僧通，恶其子谏，以不孝坐之，状则僧为之也。因责子侍养跬步不离，僧无由至。母乃托夫讳曰，入寺作佛事，以笼盛衣帛，因纳僧于内以归。恢知之，使人要之，置笼公库，逾旬，吏报笼中臭达于外，恢命沉于江，语其子曰：“为汝除此害矣。”又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敛，家贫不能偿，妇愬于恢，恢怒，买一棺，给其妇卧棺中以试，就掩而葬之。改湖南转运使，罢。

景定初，拜大理卿、枢密都承旨兼侍讲，权礼部侍郎，寻为中书舍人。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，其心如水。权刑部侍郎，进华文阁直学士、知平江府兼发运。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，恢上疏，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，帝览奏惻然，罪任事者，即归民田。召赴阙，辞，改知绍兴，又辞。度宗即位，

召为刑部尚书，进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事，封南城县侯。郊祀礼成，还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。

恢历仕所至，破豪猾，去奸吏，治蛊狱，课盆盐，理银欠，政声赫然。尝因轮对曰：“此臣心恻隐所以深切为陛下告者，陛下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，其闭而食之者曰近习、曰外戚耳。”参知政事董槐见而叹曰：“吾等有惭色矣。”他日讲官因称恢疏剴切，愿容纳。理宗欣然曰：“其言甚直，朕何尝怒直言！”经筵奏对，诚实恳恻，至身心之要，未尝不从容淳至。度宗至比恢为程颢、程颐。恢侍其父疾，涤濯拚除之役不命僮仆。年八十有七，临终，举卢怀慎卧箠穷约事戒诸子敛以深衣，作书别亲戚而后卒，有光陨其地。遗表闻，帝辍朝，赠少保，谥文肃，赙银绢五百。

常挺字方叔，福州人。嘉熙二年进士。历官为太学录，召试馆职，迁秘书省正字兼庄文府教授，升校书郎。轮对，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。改秘书郎兼考功郎官，出知衢州，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疏言边阨三事：曰辟实才，曰奏实功，曰招实兵。朝廷二事：曰选良吏，曰擢正人。又言：“愿陛下深思宏远之规模，奋发清明之志气，立纲陈纪必为万世之法程，昭德塞违以示百官之宪度。”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直舍人院。迁起居郎，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迁工部侍郎、给事中。右谏议大夫陈尧道论罢。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漳州，改知泉州，权兵部尚书兼侍读，权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进《帝学发题》，迁吏部尚书。咸淳三年，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，封合沙郡公，拜参知政事。四年，致仕，寻卒，赠少保。

陈宗礼字立之。少贫力学，袁甫为江东提点刑狱，宗礼往问学焉。淳祐四年，举进士。调邵武军判官，入为国子正，迁

太学博士、国子监丞，转秘书省著作佐郎。入对，言火不循轨。帝以星变为忧，宗礼曰：“上天示戒，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。”又曰：“天下方事于利欲之中，士大夫奔竞趋利，惟至公可以遏之。”兼考功郎官，兼国史实录院校勘，兼景献府教授，升著作郎，迁尚左郎官兼右司。时丁大全擅国柄，以言为讳。宗礼叹曰：“此可一日居乎！”陛对，言：“愿为宗社大计，毋但为仓廩府库之小计；愿得天下四海之心，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；愿寄腹心于忠良，毋但寄耳目于卑近；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，毋但旁蹊曲径类引贪浊。”拜太常少卿，以直宝谟阁、广东提点刑狱进直焕章阁，迁秘书监。以监察御史虞虑言追两官，送永州居住。

景定四年，拜侍御史，直龙图阁、淮西转运判官，迁刑部尚书。以起居舍人曹孝庆言罢。度宗即位，兼侍讲，拜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恭俭之德自上躬始，清白之规自官禁始，左右之言利者必斥，蹊隧之私献者必诛。”以《诗》进讲，因奏：“帝王举动，无微不显，古人所以贵于慎独也。”权礼部侍郎兼给事中。进读《孝宗圣训》，因奏：“安危治乱，常起于一念虑之间，念虑少差，祸乱随见。天下之乱未有不起于微而成于著。”又言：“不以私意害公法，乃国家之福。”帝曰：“孝宗家法，惟赏善罚恶为尤谨。”宗礼言：“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虽尧舜不能治天下，信不可不谨也。”

迁礼部侍郎，寻权礼部尚书，乞奉祠，帝曰：“岂朕不足与有为耶？”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，再辞，依旧职与待次差遣。逾年，依旧职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，加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寻兼权参知政事。疏奏：“国所以立，曰天命人心。因其警而加敬畏，天命未有不可回也；因其未坠而加绥定，人心未尝不可回也。”卒官，遗表上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

盱江郡侯，谥文定。所著有《寄怀斐稿》、《曲辕散木集》、《两朝奏议》、《经筵讲义》、《经史明辨》、《经史管见》、《人物论》。

常楙字长孺，显谟阁直学士同之曾孙。入太学。淳祐七年举进士。调常熟尉。公廉自持，不畏强御，部使者交荐之。调婺州推官。疏决滞讼，以剽繁裁剧称。临安府尹马光祖又荐于朝，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，不受和余事例，戢吏卒苛取。发运使赵与簪兼提点刑狱，属楙检核，雪无锡翟氏冤狱。监江淮茶盐所芜湖局，不受商税赢，光祖益敬之。改知嘉定县。岁大水，劝分和余，按籍均敷。发运使王 龠、提点刑狱孙子秀俱特荐于朝，签书临安府判官，不为权势挠。有为淮东提举常平，辟楙提管，楙知其不可与共事，笑而却之。未几，政府强楙行，遂拂衣去，朝野高之。主管城南厢，听讼严明，豪石益惮之。都城火后，瓦砾充斥，差民船徙运，在籍者百五十家，惟二十有五家应役，余率为势要宦官所庇。楙悉追之，不服者杖其人，械于他所，无不听命。又力拒户部科买。叶梦鼎、陈昉深期奖焉。添差临安通判。朝命鞫封桩库吏范成狱，不肯承庙堂风旨，无辜者悉出之。

知广德军。郡有水灾，发社仓粟以活饥民，官吏难之，楙先发而后请专命之罪，置慈幼局，立先贤祠。故事，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，乃以代属县偿大农纲欠。拜监察御史，知无不言。尝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事，论继皇子竝嗣，触度宗怒，迁司农卿，寻为两浙转运使。禁戢吏奸，不以急符督常赋。海盐岁为咸潮害稼，楙请于朝，捐金发粟，复辍己帑，大加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，名曰海晏塘。是秋，风涛大作，塘不浸者尺许，民得奠居，岁复告稔，邑人德之。

迁户部侍郎。受四方民词，务通下情。兼中书门下省检正

诸房公事，兼刑部侍郎。极论检覆之敝。上进故事，首论雷雪非时之变，帝意不悦。丐祠，不许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。值旱。故事，郡守合得缗钱十五万，悉以为民食、军饷助。蠲苗九万、税十三万、版帐十六万，又蠲新苗二万八千，大宽公私之力。飞蝗几及境，疾风飘入太湖。节浮费，修府库。既代，有送还事例，自给吏卒外，余金万楮，楸悉不受。吏惊曰：“人言常侍郎不爱钱，果然。”改浙东安抚使。值水灾，捐万楮以振之，复请余于朝，得米万石，蠲新苗三万八千。又以诸暨被水尤甚，给二万楮付县折运，民食不至乏绝。民各祀于家。两浙及会稽、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殓者，乃以十万楮置普惠库，取息造棺以给之。寻以刑部侍郎召。申明期赦叙改法，与庙堂争可否，辨伪关狱，救八仓亏欠免死罪，平反天井巷杀人狱，全活者甚众。兼给事中，封还隆国夫人从子黄进观察使录黄。帝怒，似道以御书令委曲书行，楸迄不奉命。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德祐元年，拜吏部尚书，以老病辞，累诏不许，专官趣行甚峻。楸入见，首言“霁川之变，非其本心，置之死，过矣，不与立后，又过矣。巴陵帝王之胄，生不得正命，死不得血食，沉冤幽愤，郁结四五十年之久，不为妖为札于冥冥中者几希。愿陛下勿摇浮议，特发神断，宗社幸甚”。于是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以闻。明堂礼成，进端明殿学士、提领户部财用，特与执政恩数。楸以国步方艰，非臣子贪荣之时，力辞恩数。与庙堂议事不合，以疾谒告。二年春，拜参知政事，为夏士林缴驳，拜疏出关，后六年卒。

家铉翁，眉州人。以荫补官。累官知常州，政誉翕然。迁浙东提点刑狱，入为大理少卿，直华文阁，以秘阁修撰充绍兴府长史，迁枢密都丞旨，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，权户部侍

郎兼知临安府、浙西安抚使，迁户部侍郎，权侍右侍郎，仍兼枢密都丞旨。赐进士出身，拜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大元兵次近郊，丞相吴坚、贾余庆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，铉翁独不署。元帅遣使至，欲加缚，铉翁曰：“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。”坚奉表祈请于大元，以铉翁介之，礼成不得命，留馆中。闻宋亡，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。大元以其节高欲尊官之，以示南服。铉翁义不二君，辞无诡对。宋三宫北还，铉翁再率故臣迎谒，伏地流涕，顿首谢奉使无状，不能感动上衷，无以保存其国。见者莫不叹息。文天祥女弟坐兄故，系奚官，铉翁倾囊中装赎出之，以归其兄璧。

铉翁状貌奇伟，身長七尺，被服俨雅。其学邃于《春秋》，自号则堂，改馆河间，乃以《春秋》教授弟子，数为诸生谈宋故事及宋兴亡之故，或流涕太息。大元成宗皇帝即位，放还，赐号“处士”，锡赀金币，皆辞不受。又数年以寿终。

李庭芝，字祥甫。其先汴人，十二世同居，号“义门李氏”，后徙随之应山县。金亡，襄、汉被兵，又徙随。然特以武显。

庭芝生时，有芝产屋栋，乡人聚观，以为生男祥也，遂以名之。少颖异，日能诵数千言，而智识恒出长老之上。王旻守随，庭芝年十八，告其诸父曰：“王公贪而不恤下，下多怨之，随必乱，请徙家德安以避。”诸父勉强从之，未浹旬，旻果为部曲挟之以叛，随民死者甚众。嘉熙末，江防甚急，庭芝得乡举不行，以策干荆帅孟珙请自效。珙善相人，且夜梦车骑称李尚书谒己，明日庭芝至。珙见其魁伟，顾诸子曰：“吾相人多，无如李生者，其名位当过我。”时四川有警，即以庭芝权施之建始县。庭芝至，训农治兵，选壮士杂官军教之。期年，民皆知战守，善驰逐，无事则植戈而耕，兵至则悉出而战。夔帅下其法于所部行之。淳祐初始去，举进士，中第。辟珙幕中，主

管机宜文字。珙卒，遗表举贾似道自代，而荐庭芝于似道，庭芝感珙知己，扶其柩葬之兴国，即弃官归，为珙行三年丧。

似道镇京湖，起为制置司参议，移镇两淮，与似道议栅清河五河口，增淮南烽百二十。继知濠州，复城荆山以备淮南。皆切中机会。开庆元年，似道宣抚京湖，留庭芝权扬州。寻以大兵在蜀，奏知峡州，以防蜀江口。朝廷以赵与簪为淮南制置，李应庚为参议官。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，大暑中暍死者数万。李璫窥其无谋，夺涟水三城，渡淮夺南城。鄂兵解，庭芝丁母忧去。朝议择守扬者，帝曰：“无如李庭芝。”乃夺情主管两淮制置司事。庭芝再破璫兵，杀璫将厉元帅，夷南城而归。明年，复败璫于乔村，破东海、石圃等城。又明年，璫降，徙三城民于通、泰之间。又破蕲县，杀守将。

庭芝初至扬时，扬新遭火，庐舍尽毁。州赖盐为利，而亭户多亡去，公私萧然。庭芝悉贷民负逋，假钱使为屋，屋成又免其假钱，凡一岁，官民居皆具。凿河四十里入金沙余庆场，以省车运。兼浚他运河，放亭户负盐二百余万。亭民无车运之劳，又得免所负，逃者皆来归，盐利大兴。始，平山堂瞰扬城，大元兵至，则构望楼其上，张车弩以射城中。庭芝乃筑大城包之，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，有诏命为武锐军。又大修学，为诗书、俎豆，与士行习射礼。郡中有水旱，即命发廩，不足则以私财振之。扬民德之如父母。刘槃自淮南入朝，帝问淮事，槃对曰：“李庭芝老成谨重，军民安之。今边尘不惊，百度具举，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。”

咸淳五年，北兵围襄阳急，夏贵入援，大败虎尾州；范文虎总诸兵再入，又败，文虎以轻舫遁，兵乱，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。冬，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。文虎闻庭芝至，贻书似道曰：“吾将兵数万入襄阳，一战可平，但无使听命于

京阃，事成则功归恩相矣。”似道喜，即除文虎福州观察使，其兵从中制之。文虎日携美妾，走马击球军中为乐。庭芝屡欲进兵，曰：“吾取旨未至也。”明年六月，汉水溢，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师，未至鹿门，中道遁去。庭芝数自劾请代，不允，竟失襄阳。陈宜中请诛文虎，似道恇之，止降一官知安庆府，而贬庭芝及部将苏刘义、范友信广南。庭芝罢居京口。

未几，大元兵围扬州，制置印应雷暴死，即起庭芝制置两淮。庭芝请分淮西夏贵，而已得专力淮东，从之。十年，筑清河口，诏以为清河军。十二月，大元兵破鄂，诏天下勤王，庭芝首遣兵为诸道倡。德祐元年春，似道兵溃芜湖，沿江诸郡或降或遁，无一人能守者。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。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，庭芝诛虎，焚其榜。总制张俊出战，持孟之縉书来招降，庭芝焚书，梟俊五人于市。而日调苗再成战其南，许文德战其北，姜才、施忠战其中。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，人人为之死斗。朝廷亦以督府金劳之，加庭芝参知政事。七月，以知枢密院事征入朝，徙夏贵知扬州，贵不至，事遂已。

十月，大元丞相伯颜入临安，留元帅阿术军镇江以遏淮兵。阿术攻扬久不拔，乃筑长围困之。冬，城中食尽，死者满道。明年二月，饥益甚，赴濠水死者日数百，道有死者，众争割啖之立尽。宋亡，谢太后及瀛国公为诏谕之降，庭芝登城曰：“奉诏守城，未闻有诏谕降也。”已而两宫入朝，至瓜州，复诏庭芝曰：“比诏卿纳款，日久未报，岂未悉吾意，尚欲固圉邪？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，卿尚为谁守之？”庭芝不答，命发弩射使者，毙一人，余皆退去。姜才出兵夺两宫，不克，复闭城守。三月，夏贵以淮西降，阿术驱降兵至城下以示之，旌旗蔽野，幕客有以言规庭芝者，庭芝曰：“吾惟一死而已。”阿术使者持诏来招降，庭芝开壁纳使者，斩之，焚诏俾上。已而知

淮安州许文德、知盱眙军张思聪、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。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，粟尽，令官人出粟，粟又尽，令将校出粟，杂牛皮、曲蘖以给之。兵有烹子而食者，犹日出苦战。七月，阿术请赦庭芝焚诏之罪，使之降，有诏从之。庭芝亦不纳。是月，益王遣使以少保、左丞相召庭芝，庭芝以朱焕守扬，与姜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，至泰州，阿术将兵追围之。朱焕既以城降，驱庭芝将士妻子至泰州城下，裨将孙贵、胡惟孝等开门降。庭芝闻变，赴莲池，水浅不得死。被执至扬州，朱焕请曰：“扬自用兵以来，积骸满野，皆庭芝与才所为，不杀之何俟？”于是斩之。死之日，扬之民皆泣下。

有宋应龙者为泰州咨议官，泰守孙良臣之弟舜臣自军中来降，良臣召应龙与计，应龙极陈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，良臣不得已杀之。及泰州降，应龙夫妇自经死。提刑司谏议褚一正置司高邮，督战被创，没水死。知兴化县胡拱辰，城破亦死。

论曰：杨栋学本伊、洛，而尼于权臣，速谤召尤，谁之过欤？姚希得蒿然君子。包恢以严为治，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纵弛待之耶？常挺、陈宗礼咸通济，著声望。常楙晚讼皇子竝事，光明正大，公义炳然。家铉翁义不二君，足为臣轨。李庭芝死于国难，其可悯哉！

列传第一百八十一

林勋 刘才邵 许忻 应孟明 曾三聘 徐侨 度正
程秘 牛大年陈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

林勋，贺州人。政和五年进士，为广州教授。建炎三年八月，献《本政书》十三篇，言：“国家兵农之政，率因唐末之故。今农贫而多失职，兵骄而不可用，是以饥民窜卒，类为盗贼。宜仿古井田之制，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，其有羨田之家，毋得市田，其无田与游惰未作者，皆驱之使为隶农，以耕田之羨者，而杂纽钱谷，以为十一之税。宋二税之数，视唐增至七倍。今本政之制，每十六夫为一井，提封百里，为三千四百井，率税米五万一千斛、钱万二千缗；每井赋二兵、马一匹，率为兵六千八百人、马三千四百匹，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，以给征役。无事则又分为四番，以直官府，以给守卫。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。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，钱三千六百余缗，无事则减四分之三，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。匹妇之贡，绢三尺，绵一两。百里之县，岁收绢四千余匹，绵三千四百斤。非蚕乡则布六尺、麻二两，所收视绢绵率倍之。行之十年，则民之口算，官之酒酤，与凡茶、盐、香、矾之榷，皆可弛以予民。”其说甚备。书奏，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。

其后，勋又献《比较书》二篇，大略谓：“桂州地东西六百里，南北五百里，以古尺计之，为方百里之国四十，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，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，出米二十四

万八千斛，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，禄兵三十万人。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，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，税钱万五千余缗，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，州县官不满百员，官兵五千一百人。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未作之人众，是以地利多遗，财用不足，皆本政不修之故。”朱熹甚爱其书。东阳陈亮曰：“勋为此书，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可谓勤矣。世之为井地之学者，孰有加于勋者乎？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，用于一变之后，成顺致利，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。”

刘才邵，字美中，吉州庐陵人。其上世鸚，太宗召见，未及用而卒。尝愤五季文辞卑弱，仿杨雄《法言》，著《法语》八十一篇行于世。才邵以大观二年上舍释褐，为赣、汝二州教授，复为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。宣和二年，中宏词科，迁司农寺丞。靖康元年，迁校书郎。

高宗即位，以亲老归侍，居闲十年。御史中丞廖刚荐之，召见，迁秘书丞，历驾部员外郎，迁吏部员外郎，典侍右选事。先是，宗室注宫观、岳庙，例须赴部，远者或难于行。才邵言许经所属以闻于部，依条注拟，行之而便。迁军器监，既而迁起居舍人，未几，为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。帝称其能文，时宰忌之，出知漳州。即城东开渠十有四，为闸与斗门以潴汇决，溉田数千亩。民甚德之。两奉祠。绍兴二十五年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寻权吏部尚书。以疾请祠，加显谟阁直学士。卒，赠通奉大夫。才邵气和貌恭，方权臣用事之时，雍容逊避，以保名节。所著《加溪居士集》行世。

许忻，拱州人。宣和三年进士，高宗时，为吏部员外郎，有旨引见。是时，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，忻上疏极论和议不便，曰：

臣两蒙召见，擢置文馆，今兹复降睿旨引对。今见陛下于

多故之时，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，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，故敢竭愚而效忠。臣闻金使之来，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梓宫在远，母后春秋已高，久阙晨昏之奉，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，欲屈己以就和，遣使报聘。兹事体大，固已诏侍从、台谏各具所见闻矣，不知侍从台谏皆以为可乎？抑亦可否杂进，而陛下未有所择乎？抑亦金已恭顺，不复邀我以难行之礼乎？是数者，臣所不得而闻也。请试别白利害，为陛下详陈之。

夫金人始入寇也，固尝云讲和矣。靖康之初，约肃王至大河而返，已而挟之北行，讫无音耗。河朔千里，焚掠无遗，老稚系累而死者亿万计，复破威胜、隆德等州。渊圣皇帝尝降诏书，谓金人渝盟，必不可守。是岁又复深入，朝廷制置失宜，都城遂陷。敌情狡甚，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，止我诸道勤王之师，则又曰讲和矣。乃邀渊圣出郊，次邀徽宗继往，追取宗族，殆无虚日，倾竭府库，靡有子遗，公卿大臣类皆拘执，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。则是金人所谓“讲和”者，果可信乎？

此已然之祸，陛下所亲见。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，遂诱致金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，而陛下遂已屈己从之，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。而彼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而来，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，岂讲和之谓哉？我躬受之，真为臣妾矣。陛下方寝苦枕块，其忍下穹庐之拜乎？臣窃料陛下必不忍为也。万一奉其诏令，则将变置吾之大臣，分部吾之诸将，邀求无厌，靡有穷极。当此之时，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，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，其何以自处乎？况犬羊之群，惊动我陵寝，戕毁我宗庙，劫迁我二帝，据守我祖宗之地，涂炭我祖宗之民，而又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鉴舆不返，遂致万国痛心，是谓不共戴天之仇。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，未尝顷刻而忘图我，岂一王伦能平哉？

方王伦之为此行也，虽闾巷之人，亦知其取笑外夷，为国生事。今无故诱狂敌悖慢如此，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寤，诚可恸哭，使贾谊复生，谓国有人乎哉，无人乎哉？

古之外夷，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、事之以珠玉、事之以犬马者，曷尝有受其诏，惟外夷之欲是从，如今日事哉！脱或包羞忍耻，受其诏谕，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，则徒受莫大之辱，貽万世之讥；纵使如约，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，先拱手而奉外夷矣，祖宗在天之灵，以谓如何？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仇，遂不可复也，岂不能痛哉！陛下其审思之，断非圣心所能安也。自金使入境以来，内外惶惑，倘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，金人之诏为可从，臣恐不惟堕外夷之奸计，而意外之虞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此众所共晓，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？

国家两尝败外夷于淮甸，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，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。军声粗震，国势粗定，故金人因王伦之往复，遣使来尝试朝廷。我若从其所请，正堕计中；不从其欲，且厚携我之金币而去，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！为今之计，独有陛下幡然改虑，布告中外，以收人心，谓祖宗陵寝废祀，徽宗皇帝、显肃皇后梓宫在远，母后、渊圣、宗枝族属未还，故遣使迎请，冀遂南归。今敌之来，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，实王伦卖国之罪，当行诛责，以释天下之疑。然后激厉诸将，谨捍边陲，无堕敌计，进用忠正，黜远奸邪，以振纪纲，以修政事，务为实效，不事虚名，夕虑朝谋，以图兴复，庶乎可矣。

今金使虽已就馆，谓当别议区处之宜。臣闻万人所聚，必有公言。今在廷百执事之臣，与中外一心，皆以金人之诏为不可从，公言如此，陛下独不察乎？若夫谓粘罕之已死，外夷内乱，契丹林牙复立，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，是皆行诈款我师

之计，非臣所敢知也。或者又谓金使在馆，今稍恭顺。如臣之所闻，又何其悖慢于前，而遽设恭顺于后？敌情变诈百出，岂宜惟听其甘言，遂忘备豫之深计，待其祸乱之已至，又无所及？此诚切于事情。今日之举，存亡所系，愚衷感发，不能自己，望鉴其卞卷卞卷之忠，特垂采纳，更与三二大臣熟议其便，无贻异时之悔，社稷天下幸甚。

疏入，不省。后忻托故乞从外补，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。谪居抚州，起知邵阳，卒。

应孟明，字仲实，婺州永康人。少入太学，登隆兴元年进士第。试中教官，调临安府教授，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、乐平县丞。侍御史葛邲、监察御史王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。

轮对，首论：“南北通好，疆场无虞，当选将练兵，常如大敌之在境，而可以一日忽乎？贪残苛酷之吏未去，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？贤士匿于下僚，忠言壅于上闻，无乃众正之门未尽开，而兼听之意未尽乎？君臣之间，戒惧而不自持，勤劳而不自宁，进君子，退小人，以民隐为忧，以边陲为警，则政治自修，纪纲自张矣。”孝宗曰：“朕早夜戒惧，无顷刻忘，退朝之暇，亦无它好，正恐临朝或稍晏，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。”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，荐举徇私情之禁，帝嘉奖久之。它日，宰相进拟，帝出片纸于掌中，书二人姓名，曰：“卿何故不及此？”其一则孟明也。乃拜大理寺丞。

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，有司诬以杀人，逮系几三百家。孟明察其冤，白于长官，释之。出为福建提举常平，陛辞，帝曰：“朕知卿爱百姓，恶赃吏，事有不利于民，宜悉意以闻。”因问当世人才，孟明对曰：“有才而不学，则流为刻薄，惟上之教化明，取舍正，使回心向道，则成就必倍于人。”帝曰：“诚为人上者之责。”孟明至部，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。帝

一日御经筵，因论监司按察，顾谓讲读官曰：“朕近日得数人，应孟明，其最也。”寻除浙东提点刑狱，以乡部引嫌，改使江东。

会广西谋帅，帝谓辅臣曰：“朕熟思之，无易应孟明者。”即以手笔赐孟明曰：“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，卿到任，自可详究事实。”进直秘阁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。初，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，客户无多，折阅逃避，遂抑配于民。行之六年，公私交病，追逮禁锢，民不聊生。孟明条具驿奏除其弊，诏从之。禁卒朱兴结集党侣，弄兵雷、化间，声势渐长，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。

光宗即位，迁浙西提点刑狱，寻召为吏部员外郎，改左司，迁右司，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宁宗即位，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。庆元初，权吏部侍郎，卒。

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，官职未尝幸迁。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，俾诬赵汝愚，孟明不答，士论以此重之。

曾三聘，字无逸，临江新淦人。乾道二年进士。调赣州司户参军，累迁军器监主簿。有旨造划车弩，三聘谓：“划车弩六人挽之，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。今所用克敌弓较之，工费不及十之三，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，利害晓然。”乃不果造。

光宗不朝重华宫，中外疑惧，三聘以书抵丞相留正。正未及言，会以它事不合求去。三聘谓：“丞相今泯默而退耶，亦将取今日所难言者别白言之而后退？凡今阙庭之内，闺门衽席之间，父子夫妇之际，群臣莫敢深言者，避嫌远罪耳。丞相身退计决，言之何嫌乎？”迁秘书郎。帝欲幸玉津园，三聘上疏言：“今人心既离，大乱将作，小大之臣震怖请命，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闻知，万一敌人谍知，驰一介之使，问安北宫，不

知何以答之？奸宄窥间，传一纸之檄，指斥乘舆，不知何以御之？望亟备法驾朝谒，不然，臣实未知死所也。”

孝宗病革，复上疏言：“道路流言，汹汹日甚，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，托忠愤以行诈，假曲直以动众，至此而后悔之，则恐无及矣。”帝意为动。及孝宗崩，帝疾不能执丧，朝论益震汹，三聘谓今日事势，莫若建储。或戒之曰：“前日台谏诸公谓汝夺其职，今复有疏耶？”三聘曰：“此何时而可避烦言也。”

宁宗立，兼考功郎，后知郢州。会韩侂胄为相，指三聘为故相赵汝愚腹心，坐追两官。久之，复元官与祠。差知郴州，改提点广西、湖北刑狱，皆辞不赴。侂胄诛，诸贤遭窜斥者相继召用，三聘禄不及，终不自言。嘉熙间，三聘已卒，有旨特赠三官，直龙图阁，赐谥忠节。

徐侨，字崇甫，婺州义乌人。蚤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邾。淳熙十四年，举进士。调上饶主簿，始登朱熹之门，熹称其明白刚直，命以“毅”名斋。入为秘书省正字、校书郎兼吴、益王府教授。直宝谟阁、江东提点刑狱，以讎丞相史弥远劾罢。宝庆初，葛洪、乔行简代为请祠，迄不受禄。绍定中，告老，得请。

端平初，与诸贤俱被召，迁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。趣入觐，手疏数千言，皆感愤剴切，上劄主阙，下逮群臣，分别黑白，无所回隐。帝数慰谕之，顾见其衣履垢敝，愀然谓曰：“卿可谓清贫。”侨对曰：“臣不贫，陛下乃贫耳。”帝曰：“朕何为贫？”侨曰：“陛下国本未建，疆宇日蹙；权幸用事，将帅非材；旱蝗相仍，盗贼并起；经用无艺，帑藏空虚；民困于横敛，军怨于掊克；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，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：臣不贫，陛下乃贫耳。”又言：“今女谒、阍宦相为囊橐，诞

为二竖，以处国膏肓，而执政大臣又无和、缓之术，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，世有扁鹊，将望见而却走矣。”时贵妃阎氏方有宠，而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，故侨论及之。帝为之感动改容，咨嗟太息。明日，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，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，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，而赐侨金帛甚厚。侨固辞不受。

侍讲，开陈友爱大义，用是复皇子竑爵，请从祀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，以赵汝愚侑食宁宗，帝皆如其请。金使至，侨以无国书宜馆之于外，如叔向辞郑故事，迂丞相意，力丐休致，帝谕留甚勤。迁工部侍郎，辞益坚，遂命以内祠侍读，不得已就职。遇事尽言。以疾申前请，乃以宝谟阁待制奉祠。卒，谥文清。

侨尝言：“比年熹之书满天下，不过割裂掇拾，以为进取之资，求其专精笃实，能得其所言者盖鲜。”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。奏对之言，剖析理欲，因致劝惩。弘益为多。若其守官居家，清苦刻厉之操，人所难能也。

度正字周卿，合州人。绍熙元年进士。历官为国子监丞。时士大夫无贤愚，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，正独上疏极言之，且献毙全之策有三，其言鲠亮激切。

迁军器少监。轮对，言：“陛下推行圣学，当自正家始。”进太常少卿。适太庙灾，为二说以献，其一则用朱熹之议，其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熹之议：“自西徂东为一列，每室之后为一室，以藏祧庙之主。如僖祖庙以次祧主则藏之，昭居左，穆居右，后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庙，昭之祧主藏太宗庙。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昭之祧主则藏之。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，后世穆之祧主则藏之。室之前为两室；三年祫享，则帷帐幕之通为一室，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，合食其上。往者此

庙为一室，凡遇禘享合祭于室，名为合享，而实未尝合享。合增此三室，后有藏祧主之所，前有祖宗合食之地，于本朝之制初无更革，而颇已得三年大禘之义。”

迁权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迁礼部侍郎，转一官，守礼部侍郎致仕。卒，赠四官，赙银绢三百。所著有《性善堂文集》。

程秘，字怀古，徽州休宁人。绍熙四年进士。授昌化主簿，调建康府教授，改知富阳县，迁主管官告院。历宗正寺主簿、枢密院编修官，权右司郎官、秘书监丞，江东转运判官。陛辞，宁宗谓宰臣曰：“程秘岂可容其补外？”遂复旧职。

迁浙西提举常平，又迁秘书丞，升秘书省著作郎，寻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。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权直舍人院，迁起居舍人，兼职依旧。权吏部侍郎，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权中书舍人。迁礼部侍郎仍兼侍读，权刑部尚书，封休宁县男。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权吏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兼修玉牒官，进封子。五上疏丐祠，以焕章阁学士、知建宁府，授福建路招捕使。以旧职提举玉隆万寿宫，进封伯。进敷文阁学士、知宁国府，改知赣州，皆不赴。进封新安郡侯，加宝文阁学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再奉祠，又加龙图阁学士。以端明殿学士致仕，卒，年七十有九，赠特进、少师。

秘十岁咏冰，语出惊人。直学士院时，宁宗崩，丞相史弥远夜召秘，举家大惊。

秘妻丞相王淮女也，泣涕，疑有不测，使人矚之，知弥远出迎，而后收涕。弥远与秘同入禁中草矫诏，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。初许秘政府，杨皇后緘金一囊赐秘，秘受之不辞，归视之，其直不赀。弥远以是衔之，卒不与共政云。

牛大年，字隆叟，扬州人。庆元二年进士。历官将作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人主所当先者，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焉。夫以人主居富贵崇高之位，重而承宗社之托，尊而为臣辟之戴，一指意而众莫敢违，一动作而人孰敢议，然而天心靡常，则可畏也。”又言：“今日士气亦久靡矣，宜体立国之意以振起之。夫有扶持作兴之意，而后缙绅无贪名嗜利之习；无贪名嗜利之习，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。国家之休戚，在士大夫之风俗，而风俗之善恶在朝廷。惟陛下为之振起，机括一运，天下转移，而风俗易矣。”

迁军器监主簿、大宗正丞、四川提举茶马兼权总领、知黎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、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，加直宝章阁，为工部郎官。入对，请惩贪吏。迁侍左郎中，进直华文阁、浙东提点刑狱，迁守秘书少监、宗正少卿，升秘书监，迁起居舍人，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卒，特赠四官。大年清操凛然，所至以廉洁自将。

陈仲微，字致广，瑞州高安人。其先居江州，旌表义门。嘉泰二年，举进士。调莆田尉，会守令阙，通判又罢软不任，台阃委以县事。时岁凶，部卒并饥民作乱，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。籍闭茭，抑强余一境以肃。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，久不决，仲微按法曰：“曲在浮屠。”它日沿檄过寺，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，旦暮祝诅，然莫省为仲微也。仲微见之曰：“吾何心哉？吾何心哉？”质明，首僧无疾而死。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牋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逾年，其家负县租，竟逮其奴。寓公有怨言，仲微还其牋，緘封如故，其人惭谢，终其任不敢挠以私。

迁海盐丞。邻邑有疑狱十年，郡命仲微按之，一问立决。改知崇阳县，寝食公署旁，日与父老樵竖相尔汝，下情毕达，

吏无所措手。通判黄州，职兼饷馈，以身律下，随事检柅，军兴赖以不乏。制置使上其最，辞曰：“职分也，何最之有？”复通判江州，迁干办诸司审计事，知赣州、江西提点刑狱，迁丞相贾似道，监察御史舒有开言罢。久之，起知惠州，迁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。轮对，言：“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，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；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，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。”似道怒，又讽言者罢夺其官。久之，叙复。

时国势危甚，仲微上封事，其略曰：“误襄者，老将也。夫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阍、疲将、孩兵也，君相当分受其责，以谢先皇帝在天之灵。天子若曰罪在朕躬，大臣直言咎在臣等，宣布十年养安之往繆，深惩六年玩寇之昨非，救过未形，固已无极，追悔既往，尚愈于迷。或谓覆护之意多，克责之辞少；或谓陛下乏哭师之誓，师相饰分过之言，甚非所以慰恤死义，祈天悔祸之道也。往往代言乏知体之士，翹馆鲜有识之人，吮旨茹柔，积习成痼，君道相业，两有所亏。方今何时，而在廷无谋国之臣，在边无折冲之帅。监之先朝宣和未乱之前、靖康既败之后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，朱轮华毂，俯首吐心，奴颜婢膝，即今日奉贼称臣之人也；强力敏事，捷疾快意，即今日畔君卖国之人也。为国者亦何便于若人哉！迷国者进悒忧之欺以逢其君，托国者护耻败之局而莫敢议，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。臣尝思之，今之所少不止于兵。阍外之事，将军制之，而一级半阶，率从中出，斗粟尺布，退有后忧，平素无权，缓急有责，或请建督，或请行边，或请京城，创闻骇听。因诸阍有辞于缓急之时，故庙堂不得不掩恶于败阙之后，有谋莫展，有败无诛，上下包羞，噤无敢议。是以下至器仗甲马，衰飒靡亾京，不足以肃军容；壁垒堡栅，折樊驾漏，不足以当冲突之骑。号为帅阍，名存实亡也。城而无兵，以城与敌；兵不知战，

以将与敌；将不知兵，以国与敌。光景蹙近目睫矣！惟君相幡然改悟，天下事尚可为也。转败为成，在君相一念间耳。”乃出仲微江东提点刑狱。

德祐元年，迁秘书监，寻拜右正言、左司谏、殿中侍御史。益王即位海上，拜吏部尚书、给事中。厓山兵败，走安南。越四年卒，年七十有二。

其子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，乡导我师南征。安南王愤，伐仲微墓，斧其棺。

仲微天稟笃实，虽生长富贵，而恶衣菲食，自同窳人。故能涵饫《六经》，精研理致，于诸子百家、天文、地理、医药、卜筮、释老之学，靡不搜猎云。

梁成大，字谦之，福州人。开禧元年进士。素苟贱亡耻，作县满秩，谄事史弥远家千万听，听言真德秀当击，成大曰：“某若入台，必能辨此事。”听为达其语。通判扬州，寻迁宗正寺簿。

宝庆元年冬，转对，首言：“大佞似忠，大辨若讷，或好名以自鬻，或立异以自诡，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，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。言若忠鯁，心实回邪，一不察焉，薰莠同器，泾、渭杂流矣。言不达变，谋不中机，或巧辨以为能，或诡讪以市直，或设奇险之说以馘众听，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。所行非所言，所守非所学，一不辨焉，枘凿不侔，矛盾相激矣。”

越六日，拜监察御史。寻奏：“魏了翁已从追窜，人犹以为罪大罚轻。真德秀狂僭悖缪，不减了翁，相羊家食，宜削秩贬窜，一等施行。”章既上，不下者两月，或传德秀有衡阳之命，时宰于帝前及之。帝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。”遂止镌三秩。明年三月，又奏杨长孺寝新命，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，胡梦昱移钦州编管。是冬，拜右正言。绍定元年，进左司谏。四年

正月，迁宗正少卿。五年二月，权刑部侍郎，明年十月，帝夜降旨黜之，提举千秋鸿禧观。莫泽时兼给事中，急于别异，上疏驳之，遂寝祠命。端平初，洪咨夔、吴泳交章论驳，镌两秩。泳复上疏，送泉州居住。会王遂论亦上，再镌秩，徙潮州。

成大天资暴狠，心术嶮戏，凡可贼忠害良者，率多攘臂为之。四方赂遗，列置堂庑，宾至则导之使观，欲其效尤也。尤嗜豪夺，冒占宇文氏赐第。既殡归，讼之者不下百数。窜之日，朝命毁其庐，虽小人如李知孝亦曰：“所不堪者，他日与成大同传耳。”

李知孝，字孝章，参知政事光之孙。嘉定四年进士。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，不以为耻。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，拜监察御史。

宝庆元年八月，上疏：“士大夫汲汲好名，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，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。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，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，姑为激怒之辞，退俟斥逐之命。始则慷慨而激烈，终则恳切而求去，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，此臣之所未解。”盖阴诋真德秀等。又奏洪咨夔镌三秩、放罢，胡梦昱追毁、除名、勒停，羁管象州。知孝犹语魏了翁曰：“此所论咨夔等，乃府第付出全文。”其情状变诈如此。

越月，复言：“近年以来，诸老凋零，后学晚出，不见前辈，不闻义理，不讲纲常，识见卑陋，议论偏跛，更唱迭和，蛊惑人心，此风披扇，为害实深。乞下臣章，风厉内外，各务靖共，以杜乱萌。”拜右正言。又言：“德秀节改圣语，缪誉牒示，导信邪说，簧鼓同流，其或再有妄言，当追削流窜，以正典刑。”疏既上，遂镂榜播告天下。又言：“趣召之人，率皆迟回，久而不至，以要君为高致，以共命为常流，可行而固不行，不疾而称有疾，比比皆是，相扇成风，欲求难进易退之

名，殊失尊君亲上之义。愿将趣召之人计其程途，限以时日，使之造朝；其有衰病者，早与改命。”时召傅伯成、杨简、刘宰等皆不至，故知孝诋之。又奏张忠恕落职、镌秩、罢郡。

知孝拜殿中侍御史，升侍御史。绍定元年，迁右司谏，进右谏议大夫。五年，迁工部尚书兼侍读。越月，进兵部。明年，理宗亲政，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，后省驳之，令提举嵩山崇福宫。端平初，监察御史洪咨夔、权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论驳，镌秩罢祠。泳复封驳，继送婺州居住。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论之，再镌秩，徙瑞州。

知孝起自名家，苟于仕进，领袖庶顽，怀谖迷国，排斥诸贤殆尽。时乘小舆，谒醉从官之家，侵欲敛积，不知纪极。绍定末，犹自乞为中丞，世指知孝及梁成大、莫泽为三凶。卒以贬死，天下快之。

论曰：读《本政书》，然后知林勋之于井地，可谓密矣。刘才邵能全名节于权奸之时。许忻之论和议，最为忠恳，卒以是去国，尤足悲夫。应孟明、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，孔子所谓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徐侨之清节，度正之淳敏，牛大年之廉正，陈仲微之忠实，然皆不至于大用，非可惜哉！若乃程秘之窃取富贵，梁成大、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犬，遗臭万年者也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二

吴泳 徐范 李韶 王迈 史弥巩 陈埧 子蒙 赵与簪
李大同 黄庶 杨大异

吴泳，字叔永，潼川人。嘉定二年进士，历官为军器少监，行太府寺丞，行校书郎，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，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升著作郎，时暂兼权直舍人院。

轮对，言：“愿陛下养心，以清明约己，以恭俭进德，以刚毅发强，毋以旨酒违善言，毋以嬖御嫉壮士，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。杜渐防微，澄源正本，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。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，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，移所用心力以恤罢民，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，则不惟可以消弭灾变，攘除奸凶，殄灭寇贼，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。”

他日入对，又言：“诵往哲之遗言，进谋国之上策，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。然所谓内修者，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。袞职之阙，所当修也；官师之旷，所当修也；出令之所弗清，所当修也；本兵之地弗严，所当修也；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，所当修也；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，所当修也。陛下退修于其上，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，朝廷既正，人心既附，然后申警国人，精讨军实，合内修外攘为一事，神州赤县，皆在吾指顾中矣。”

火灾，应诏上封曰：“京城之灾，京城之所见也。四方有败，陛下亦得而见之乎？夫惨莫惨于兵也，而连年不戢，则甚

于火矣。酷莫酷于吏也，而频岁横征，则猛于火矣。闽之民困于盗，浙之民困于水，蜀之民困于兵。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，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。譬彼坏木，疾用无枝，而内涸之形见矣。”

迁秘书少监，兼权中书舍人，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，兼直学士院。疏言：“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，以为天运将变矣，世道将降矣，国论将更矣，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。执持初意，封植正论，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？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，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，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，经术通明使道训典，文雅丽则使作训辞，秉节坚厉使备风宪，奉法循理使居牧守，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，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，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，言论闳爽者不置之于外服，随才器使，各尽其分，则短长小大，安有不适用者哉！”又言谨政体、正道揆、厉臣节、综军务四事。

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进宝章阁学士，差知温州。赴官，道间闻温州饥，至处州，乞蠲租科降，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，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，秋苗二万八千有奇，病者复与之药。事闻，赐衣带鞍马。改知泉州，以言罢。所著有《鹤林集》。

徐范，字彝父，福州候官人。少孤，刻苦授徒以养母。与兄同举于乡，入太学，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。

丞相赵汝愚去位，祭酒李祥、博士杨简论救之，俱被斥逐。同舍生议叩阁上书，书已具，有闽士亦署名，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，闽士怖，请削名，范之友亦劝止之。范慨然曰：“业已书名矣，尚何变？”书奏，侂胄果大怒，谓其扇摇国是，各送五百里编管。范谪临海，与兄归同往，禁锢十余年。

登嘉定元年进士第。授清江县尉，辟江、淮制置司准备差遣。属边事纷纠，营砦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涅，汹汹相惊。一

夕，秉烛招刺千余人，踊跃争奋。差主管户部架阁，改太学录，迁国子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时平，不急之务、无用之官，犹当痛加裁节，矧多事之秋，所贵全万民之命，纾一时之急，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！愿惩既往之失，废无用之文，一意养民，以培国本。”

丐外，添差通判泽州。湖湘大旱，振救多所裨益。知邵武军，寻召赴行在，言：“功利不若道德，刑罚不若恩厚，杂伯不若纯王，异端不若儒术，谀佞不若直谏，便嬖不若正人，奢侈不若诗书，盘游不若节俭，玩好不若宵衣旰食，穷黷不若偃兵息民。是非两立，明白易见。几微之际，大体所关。积习不移，治道舛矣。”迁国子监丞，徙太常丞，权都官郎官，改秘书丞、著作郎、起居郎、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以朝奉大夫致仕。卒，赠朝请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李韶，字元善，弥逊之曾孙也。父文饶，为台州司理参军，每谓人曰：“吾司臬多阴德，后有兴者。”韶五岁，能赋梅花。嘉定四年，与其兄宁同举进士。调南雄州教授。校文广州，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，韶却之。调庆元。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，韶不与。袁燮求学官射圃益其居，亦不与，燮以此更敬韶。

以廉勤荐，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，迁太学正，改太学博士。上封事谏济王竝狱，且以书晓弥远，言甚恳到。又救太学生宁式，迁学官。丐外，添差通判泉州。郡守游九功素清严，独异顾韶。改知道州。葺周惇颐故居，录其子孙于学宫，且周其家。绍定四年，行都灾，韶应诏言事。提举福建市舶。会星变，又应诏言事。入为国子监丞，改知泉州兼市舶。

端平元年，召。明年，转太府寺丞，迁都官郎官，迁尚左郎官。未几，拜右正言。奏乞以国事、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

之、乔行简各任责。论汰兵、节财及襄、蜀边防。又论史嵩之、王遂和战异议，迄无成功，请出遂于要藩，易嵩之于边面，使各尽其才。史宅之将守袁州，韶率同列一再劾之。俱不报。乞解言职，拜殿中侍御史，辞，不允。奏曰：“顷同臣居言职者四人，未逾月徐清叟去，未三月杜范、吴昌裔免，独臣尚就列。清叟昨言‘三渐’，臣继其说，李宗勉又继之，陛下初不加怒，而清叟竟去，犹曰清叟倡之也。今臣与范、昌裔言，未尝不相表里，二臣出台，臣独留，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？抑先去二臣以警臣，使知择而后言邪？清叟所言‘三渐’，臣犹以为未甚切。今国柄有陵夷之渐，士气有委靡之渐，主势有孤立之渐，宗社有阽危之渐，上下偷安，以人言为讳，此意不改，其祸岂直三渐而已。”

时魏了翁罢督予祠，韶讼曰：“了翁刻志问学，几四十年，忠言谏论，载在国史，去就出处，具有本末。端平收召，论事益切。去年督府之遣，体统不一，识者逆知其无功。了翁迫于君命，黽勉驱驰，未有大阙，襄州变出肘腋，未可以为了翁罪。枢庭之召，未几改镇，改镇未久，有旨予祠。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，焯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？愿亟召还，处以台辅。”又劾奏陈洵益刑余腐夫，粗通文墨，扫除贱隶，窃弄威权，乞予洵益外祠。劾女冠吴知古在宫掖招权纳贿，宜出之禁庭。帝怒，韶还笏殿陛乞归。会祀明堂，雷电，免二相，韶权工部侍郎、正言，迁起居舍人。复疏洵益、知古，不报。辞新命，不许。应诏上封事，几数千言。帝谕左右曰：“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。”凡三辞不获，以生死祈哀乞去。帝蹙额谓韶曰：“曲为朕留。”退，复累疏乞补外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号称廉平。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，韶疏极言其敝。

嘉熙二年，召。明年，上疏乞寝召命云：

端平以来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敌兵岁至，和不可，战不能，楮券日轻，民生流离，物价踊贵，遂至事无可为。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，九重菲衣恶食，卧薪尝胆，使上下改虑易听，然后可图。今二患益深，虽欲效忠，他莫有以为说。此其不敢进者一。

史宅之，故相子，予郡，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，故尝论列至再。今圣断赫然，用舍由己，人才一变矣。环视前日在廷之臣，流落摈弃，臣虽欲贪进，未知所以处其身。此其不敢进者二。

始臣为郎，蜀受兵方亟，庙堂已遣小使至，特起嵩之于家，而言者攻击不已。臣妄论以为讲和固非策，而首兵亦岂能无罪。故居言路，首乞出高论者付以兵事，使稍知敌情者尝试其说于阃外。不知事势推移，遂竟罢废，而款敌无功者，白麻扬廷矣。或者将议臣前日有所附会。此臣重不敢进者三。

又臣昨弹内侍女冠，不行，退惟圣主高明，必不容其干政。然未几首相去位，臣亦出台，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，故决意丐外。今臣言迄不行，苟贪君命，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，今何所见而来。此臣重不敢进者四。

四年，诏趣赴阙，辞，迁户部侍郎，再辞，不许。五年，改礼部侍郎，辞，诏不允，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。嵩之遣人谓诏曰：“毋言济邸、宫媪、国本。”韶不答。上疏曰：“臣生长淳熙初，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，吏治修举。事变少异，政归私门，绍定之末，元气索矣。端平更化，陛下初意岂不甚美。国事日坏，其人或罢或死，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。考论至是，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？《左氏》载史墨言：‘鲁公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。’盖言所由来者渐矣。陛下临御日久，宜深思熟念，威福自己，谁得而盗之哉？舍此不为，

悠悠玩卜妻，乃几于《左氏》所谓‘世从其失者。’盖以世卿风嵩之也。疏出，嵩之不悦，曰：“治《春秋》人下语毒”当是时，杜范亦在列，二人廉直，中外称为“李、杜”。

兼侍讲，累辞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辞，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三辞，不许。淳祐二年，疏言：“道揆之地，爱善类不胜于爱爵禄，畏公议不胜于畏权势。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，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，恐不能周天下之虑。故以之用人，则能用其所知，岂能用其所不知；以之守法，则能守其所不与，必不能守于其所欲与。”又及济王、国本、宫媪。三上疏乞归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，辞，乞畀祠，不许。既归，三辞，仍旧职提举鸿庆宫。

淳祐五年，韶被召，再辞，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。迁礼部侍郎，三辞，迁权礼部尚书，复三辞，不许。入见，疏曰：“陛下改畀正权，并进时望，天下孰不延颈以觐大治。臣窃窥之，恐犹前日也。君子小人，伦类不同。惟不计近功，不急小利，然后君子有以自见；不恶闻过，不讳尽言，然后小人无以自托。不然，治乱安危，反覆手尔。”

又曰：“陛下所谋者嫔妃近习，所信者贵戚近亲。按《政和令》：‘诸国戚、命妇若女冠、尼，不因大礼等辄求入内者，许台谏觉察弹奏。’乞申严禁廷之籍，以绝天下之谤。世臣贵戚，牵联并进，何示人以不广也。借曰以才选，他时万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进，将何以抑之耶！”

又曰：“今土地日蹙者未反，人民丧败者未复，兵财止有此数，旦旦而理之，不过椎剥州县，朘削里闾。就使韩、白复生，桑、孔继出，能为陛下强兵理财，何补治乱安危之数，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。况议论纷然，贤者不过苟容而去，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，忠言至计之不行，浅功末利之是计，此君子

小人进退机括所系，何不思之甚也！”

又曰：“闻之道路，德音每下，昆虫草木咸被润泽，恩独不及于一枯槁。威断出，自公卿大夫莫敢后先，令独不行于一老嫗。小大之臣积劳受爵，皆得以延于世，而国储君副，社稷所赖以灵长，独不蚤计而豫定。”又疏乞还，不许。兼侍读，三辞，不许。又三疏乞归。

时游似以人望用，然有牵制之者，韶奏云：“人主职论一相而已，非其人不以轻授。始而授之，如不得已，既乃疑之，反使不得有所为，是岂专任责成之体哉！所言之事不必听，所用之人不必从，疑畏忧沮，而权去之矣。”擢翰林学士兼知制诰、兼侍读，不拜，诏不许，又三辞，不许。

嵩之服除，有乡用之意，殿中侍御史章琰、正言李昂英、监察御史黄师雍论列嵩之甚峻，诏落职予祠。韶同从官抗疏曰：“臣等谨按《春秋》桓公五年书：‘蔡人、卫人、陈人从王伐郑。’春秋之初，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。二百四十二年之经，未有云‘王伐国’者，而书‘王’书‘伐’，以见郑之无王，而天王所当声罪以致讨。未有书诸侯从王以伐者，而书三国从王伐郑，又见诸侯莫从王以伐罪，而三国之微者独至，不足伸天王之义，初不闻以其尝为王卿士而薄其伐。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，其过不专在上，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，皆《春秋》所不赦。乞断以《春秋》之义，亟赐裁处。”诏嵩之勒令致仕。既而嵩之进观文殿大学士，韶上疏争之甚力。未几，琰、昂英他有所论列，并罢言职。韶复上疏留之。

七年，韶十上疏丐去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。时直学士院应卨、中书舍人赵汝腾拜疏留韶内祠，未报。韶陛辞，疏甚剴切，其略曰：“彼此相视，莫行其志，而

剴裁庶政，品量人物，相与运于冥冥之中者，不得不他有

人焉。是中书之手可束，而台谏之口可钤，朝廷之事所当力为，不可枚举，皆莫有任其责者，甚非所以示四方、一体统。”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即出国门，力辞，道次三衢，诏趣受命，再辞，仍奉祠玉隆。

八年，被召，辞，不许。再辞，仍旧职奉祠万寿兼侍读，令守臣以礼趣行。又辞，不许。九年，仍奉祠玉隆。十一年，祠满再任。卒，年七十五。韶忠厚纯实，平粹简淡，不溺于声色货利，默坐一室，门无杂宾云。

王迈字贯之，兴化军仙游人。嘉定十年进士，为潭州观察推官。丁内艰，调浙西安抚司干官。考廷试，详定官王元春欲私所亲置高第，迈显撻其缪，元春怒，嗾谏官李知孝诬迈在殿庐语声高，免官。

调南外睦宗院教授。真德秀方守福州，迈竭忠以裨郡政。赴都堂审察，丞相郑清之曰：“学官掌故，不足浼吾贯之。”俄召试学士院，策以楮币，迈援据古今，考究本末，谓：“国贫楮多，弊始于兵。乾、淳初行楮币，止二千万，时南北方休息也。开禧兵兴，增至一亿四千万矣。绍定有事山东，增至二亿九千万矣。议者徒患楮穷，而弗惩兵祸，姑以今之尺籍校之，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。用寡谋之人，试直突之说，能发而不能收，能取而不能守。今无他策，核军实，窒边衅，救楮币第一义也。”又言：“修内司营缮广，内帑宣索多，厚施缁黄，滥予嫔御，若此未尝裁撙，徒闻有括田、榷盐之议者。向使二事可行，故相行之久矣。更化伊始，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？”又因楮以及时事，言：“君子之类虽进，而其道未行；小人之迹虽屏，而其心未服。”真德秀病危，闻迈所对，善之。

帝再相乔行简，或传史嵩之复用，迈上封事曰：“天下之

相，不与天下共谋之，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。且旧相奸儉刻薄，天下所知，复用，则君子空于一网矣。”又言吴知古、陈洵益挠政。轮对，言：“君不可欺天，臣不可欺君，厚权臣而薄同气，为欺天之著。”迈由疏远见帝，空臆无隐，帝为改容。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，魏了翁侍经筵，为帝言惜其去，改通判漳州。禋祀雷雨，迈应诏言：“天与宁考之怒久矣。曲糞致疾，妖冶伐性，初秋逾旬，旷不视事，道路忧疑，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。隐、刺覆绝，攸、熹尊宠，纲沦法斲，上行下效，京卒外兵，狂悖迭起，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。陛下不是之思，方用汉灾异免三公故事，环顾在廷，莫知所付。遥相崔与之，臣恐与之不至，政柄他有所属，此世道否泰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也。”于是台官李大同言迈交结德秀、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誉，削一秩免。蒋岷劾迈前疏妄论伦纪，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，削二秩。久之，复通判赣州，改福州、建康府、信州，皆不行。淳祐改元，通判吉州。右正言江万里袖疏榻前曰：“迈之才可惜，不即召，将有老不及之叹。”帝以为然。有尼之者，遂止。

知邵武军。在郡，诏以亢旱求言，迈驿奏七事，而以彻龙翔宫、立济王后为先。时郑清之再相，以左司郎官召，力辞。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，亦辞，改侍右郎官，谏官焦炳炎论罢。予祠，卒，赠司农少卿。

迈以学问词章发身，尤练世务。易祓戒潭人曰：“此君不可犯。”夺势家冒占田数百亩以还民。李宗勉尝论迈，然迈评近世宰辅，至宗勉，必曰“贤相”。徐清叟与迈有违言，迈晚应诏，谓清叟有人望可用。世服其公云。

史弥巩，字南叔，弥远从弟也。好学强记。绍熙四年，入太学，升上舍。时弥远柄国，寄理不获试，淹抑十载。嘉定十

年，始登进士第。

时李 开鄂阍，知弥巩持论不阿，辟咨幕府事。寿昌戍卒失律，欲尽诛其乱者，乃请诛倡者一人，军心感服。改知溧水县，首严庠序之教。端平初，入监都进奏院。转对，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，护蜀保江之奏。嘉熙元年，都城火，弥巩应诏上书，谓修省之未至者有五。又曰：“天伦之变，世孰无之。陛下友爱之心亦每发见。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，谓雪川之变非济邨之本心，济邨之死非陛下之本心，其言深有以契圣心耳，矧以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兄，乃使不能安其体魄于地下，岂不干和气，召灾异乎？蒙蔽把握，良有以也。”

出提点江东刑狱。岁大旱，饶、信、南康三郡大侵，谓振荒在得人，俾厘户为五，甲乙以等第赇，丙为自给，丁余而戊济，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。徽之休宁有淮民三十余辈，操戈劫人财，逮捕，法曹以不伤人论罪。弥巩曰：“持兵为盗，贷之，是滋盗也。”推情重者僇数人，一道以宁。饶州兵籍溢数，供亿不继，请汰冗兵。令下，营门大噪。乃呼诸校谓曰：“汰不当，许自陈，敢哗者斩。”咸叩头请罪，诸营帖然，稟给亦大省。召为司封郎中，以兄子嵩之入相，引嫌丐祠，遂以直华文阁知婺州。时年已七十，丐祠，提举崇禧观。里居绝口不道时事。卒，年八十。真德秀尝曰：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，未仕则为其寄理，已仕则为其排摈，皜然不污有如此。

五子，长肯之，终刑部郎官，能之、有之、胄之俱进士。肯之子蒙卿，咸淳元年进士，调江阴军教授，蚤受业色川阳恪，为学淹博，著书立言，一以朱熹为法。

陈垞，字和仲，庆元府鄞人。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，死，钥哭之。垞才四岁，出揖如成人。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，垞应声曰：“金桃。”问何所据？对以杜诗“鸚鵡啄金桃。”

钥竦然曰：“亡友不死矣。”长受《周官》于刘著，顷刻数千百言辄就。试江东转运司第一，试礼部复为第一。

嘉定十年，登进士第。调黄州教授。丧父毁瘠，考古礼制时祭、仪制、祭器行之。忽叹曰：“俗学不足学。”乃师事杨简，攻苦食淡，昼夜不怠。免丧，史弥远当国，谓之曰：“省元魁数千人，状元魁百人，而恩数逾等，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，当自君始。”坝谢曰：“庙堂之议甚盛，举自坝始，得无嫌乎？”径部注处州教授以去，士论高之。

理宗即位，诏求言，坝上封事曰：“上有忧危之心，下有安泰之象，世道之所由隆。上有安泰之心，下有忧危之象，世道之所由污。故为天下而忧，则乐随之。以天下为乐，则忧随之。有天下者，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。今日之敝，莫大于人心之不合，纪纲之不振，风俗之不淳，国敝人偷而不可救。愿陛下养之以正，励之以实，莅之以明，断之以武。”而坝直声始著于天下。与郡守高似孙不合，去，归奉其母。召为太学录，逾年始至。转对，言：“天道无亲，民心难保。日月逾迈，事会莫留。始之锐，久则怠。始之明，久则昏。垂拱仰成，盛心也，不可因以负有为之志。遵养时晦，至德也，不可因以失乘时之机。”上嘉纳之。迁太学博士，主宗正寺簿。都城火，坝步往玉牒所，尽藏玉牒于石室。诏迁官，不受。应诏言应上天非常之怒者，当有非常之举动，历陈致灾之由。又有吴潜、汪泰亨上弥远书，乞正冯楫、王虎不尽力救火之罪，及行知临安府林介、两浙转运使赵汝惮之罚。人皆壮之。

迁太常博士，独为袁燮议谥，余皆阁笔，因叹曰：“幽、厉虽百世不改，谥有美恶，岂谥墓比哉？”会朱端常子乞谥，坝曰：“端常居台谏则逐善类，为藩牧则务刻剥，宜得恶谥，以戒后来。”乃谥曰荣愿。议出，宰相而下皆肃然改容。考功

郎陈耆覆议，合宦者陈洵益欲改，损终不答。

李全在楚州有异志，损以书告弥远：“痛加警悔，以回群心。蚤正典刑，以肃权纲。大明黜陟，以饬政体。”不纳。未几，贾贵妃入内，损又言：“乞去君侧之蛊媚，以正主德；从天下之公论，以新庶政。”弥远召损问之曰：“吾甥殆好名邪？”损曰：“好名，孟子所不取也。夫求士于三代之上，惟恐其好名；求士于三代之下，惟恐其不好名耳。”力丐去，添差通判嘉兴府。弥远卒，召为枢密院编修官。入对，首言：“天下之安危在宰相。南渡以来，屡失机会。秦桧死，所任不过万俟卨、沈该耳。侂胄死，所任史弥远耳。此今日所当谨也。”次言：“内廷当严宦官之禁，外廷当严台谏之选。”于是洵益阴中之，监察御史王定劾损，出知常州，改衢州。

寇卜日发溱坑，遵江山县而东。损获谍者，即遣人致牛酒谕之曰：“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，不事耒耜而弄甲兵，今享汝牛酒，冀汝改业，否则杀无赦。”于是自首者日以百数，献器械者重酬之，遂以溃散。改提点都大坑冶，徙福建转运判官。侍御史蒋岷常与论《中庸》，不合，又劾之。主管崇道观。逾年，迁浙西提点刑狱。岁旱，盗起，捕斩之，盗惧徙去。安吉州俞垓与丞相李宗勉连姻，恃势黩货，损亲按临之。弓手戴福以获潘丙功为副尉，宗勉倚之为腹心，盗横贪害，损至，福闻风而去。贻书宗勉曰：“损治福，所以报丞相也。传间实走丞相，贤辅弼不宜有此。”宗勉答书曰：“福罪恶贯盈，非君不能治。宗勉虽不才，不敢庇奸凶。惟君留意。”及获福豫章，众皆欲杀之，损曰：“若是则刑滥矣。”乃加墨徇于市，囚之圜土。以吏部侍郎召，及为国子司业，诸生咸相庆，以为得师。

未几，兼玉牒检讨、国史编修、实录修撰，乃辞兼史馆。历陈境土之蹙，民生之艰，国计之匮，“既无经理图回之素，

惟有感动转移之策，必有为之本者，本者何？复此心之妙耳”。又言：“履泰安而逸乐者，有习安致危之理。因艰危而克惧者，有虑危图安之机。明用舍以振纪纲，躬节俭以汰冗滥，屏奸妄以厉将士，抑贵近以宽棗，结乡社以防窃发，黜增创以培根本。今任用混穀，薰莸同器，遂使贤者耻与同群。”谏议大夫金渊见之，怒。顷乞补外，不许，又辞免和余转官赏，亦不许。知温州，未上，以言罢。

顷家居，时自娱于泉石，四方学者踵至。轻财急义，明白洞达，一言之出，终身可复。忽卧疾，戒其子抽架上书占之，得《吕祖谦文集》，其《墓志》曰：“祖谦生于丁巳岁，没于辛丑岁。”顷曰：“异哉！我生于庆元丁巳，今岁在辛丑，于是一甲矣。吾死矣夫！”

子蒙，年十八，上书万言论国事。吴子良奇之，妻以女。为太府寺主簿。入对，极言贾似道为相时国政阙失，文多不录。为淮东总领，似道诬以贪污，贬建昌军簿，录其家，惟青毡耳。德祐初，礼部侍郎李珣乞放便，以刑部侍郎召，不赴，卒。

赵与簪，字德渊，太祖十世孙。居湖州。嘉定十三年进士。历官差主管官告院，迁将作监主簿，差知嘉兴府，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，寻为都官郎官，加直宝章阁、两浙转运判官。进焕章阁、知庆元府，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，拜司农少卿，仍兼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。迁浙西提点刑狱，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，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，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，权兵部侍郎，迁户部侍郎，权户部尚书，时暂兼吏部尚书，寻为真，兼户部尚书，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，加端明殿学士、提领户部财用，皆依旧兼知临安府。与执政恩泽，加资政殿大学士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；知平江府兼淮、浙发运使，时暂兼权浙

西提点刑狱；授沿江制置使，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，节制和州、无为军、安庆府三郡屯田使；时暂兼权扬州、两淮安抚制置使，改兼知扬州，寻兼知镇江府，兼淮东总领，提举洞霄宫；复为淮、浙发运使，差知平江府，特转两官致仕。景定元年八月，卒，特赠少师。与簪所至急于财利，几于聚敛之臣矣。

李大同，字从仲，婺州东阳人。嘉定十六年进士。历官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，拜右正言兼侍讲。疏言：“赵、冀分野，乃有荧惑犯填星之变，则我师之出，岂无当长虑而却顾者。故臣愿陛下勿以星文为小异而或加忽。一话一语，一政一事，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灾变。至于进兵攻讨，尤切谨重。”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侍讲，兼权侍立修注官，迁起居郎，拜殿中侍御史，权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选吏部侍郎，进工部尚书，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乞致仕，不许，后卒于家。

黄庙，字子耕，隆兴分宁人。尝从郭雍、朱熹学，熹深期之，而庙亦以道自任，反复论辨，必无所疑然后止。举太学进士，为瑞昌主簿，监文思院，知卢阳县，五溪獠犷悍，庙为诗谕之，獠感悦，有公事莫敢违。

通判处州，经、总制有额无钱，俗号殿最纲，庙会十年中成赋酌取之，阁免逋负，钱额钧等，独以最闻。主管官告院、大理寺簿、军器监丞，岁余三迁，庙乃不乐。间行西湖，慨然曰：“我昔在南、北山，一水一石，无不自题品，今无复情味，何邪？”

丐外，知台州。谢良佐子孙居台者既播越流落，庙求之民间，收而教之。勤苦夙夜，先劝后禁，讼牒销缩，郡称平治。为济菜仓，为抵当库，葬民之栖寄暴露者为棺千五百，置养济

院，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，皆自有子本钱，使不废。故叶适谓庶条目建置，忧民如家。迁袁州，哭从弟哀甚，得疾卒。所著有《复斋集》。

杨大异，字同伯，唐天平节度使汉公之后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，因家焉。祥事亲孝，亲亡哀毁，泣尽继以血，庐墓终身，有白芝、白乌、白兔之瑞。事闻于朝，褒封至孝公，赐名木植墓道，以旌其孝。大异从胡宏受《春秋》大义。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。授衡阳主簿，有惠政。经龙泉尉，摄邑令。适岁饥，提刑司遣吏和余米二万石于邑，米价顿增，民乏食，大异即以提刑司所余者如价发糶，民甚德之。提刑赵与簪大怒，摭其罪弗得，坐以方命，移安远尉。

邑有峒寇扰民，官兵致讨，积年弗获，檄大异往治之。大异以一仆负告身自随，肩舆入贼峒，传呼尉至，贼露刃成列以待，徐谕以祸福，皆伏地叩头，愿改过自新。留告身为质，偕其渠魁数辈出降。以赏迁吉州户曹，改广西经干，复以弭盗赏，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北兵入成都，大异从制置使丁黼巷战，兵败，身被数创死，阖门皆遇难。诘旦，其部曲窃往瘞之，大异复苏，负以逃，获免。进朝奉郎，宰石门县，就除通判溧阳，摄州事，皆有惠政。去官之日，老弱攀号留之，大异易服潜去。擢知登闻鼓院，迁大理寺丞，平反冤狱者七。召对，极言时政得失，迁宰相意，出知澧州。理宗曰：“是四川死节更生者杨大异耶？论事剴切，有用之材也。何遽出之？”对曰：“是人尤长于治民。”命予节兼庾事，进直秘阁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。

时常平司逋负山积，械系追索，奸蠹百出。大异与之约，悉纵遣之，负者如期毕输，吏无所容其奸。访张九龄曲江故宅，建相江书院，以祀九龄。改提点广西刑狱兼漕、庾二司，所至

奸吏屏息，寇盗绝迹。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，必奏行之。复建宣成书院祀张栻、吕祖谦。广海幅员数千里，道不拾遗，报政为最。未六十即丐致仕，不允，章四上，除秘阁修撰、太中大夫，提举崇禧观、醴陵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赐紫金鱼袋。归里第，与居民无异，学者从之，讲肄谆谆，相与发明经旨，条析理学。食祠禄者二十四年，卒，年八十二。子霆、霖。霆在《忠义传》。

论曰：正论之在天下，未尝亡也。徐范之于韩侂胄，吴泳、李韶、王迈之于史氏，皆能无所回挠，正色直言。至于史弥巩则弥远之弟，陈垓其甥也，不以私亲而废天下之公论。抑孟子所谓“寡助之至”者欤？赵与簪扬历最久，甘为聚敛之臣。李大同以乡人乔行简为相，荐起之。黄庙出仕，以恤民尊贤为急，可谓知本。大异节义如此，宜其善政之著称于世也。